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九十期合刊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外 一 四 分

十 九 年 六 月 出 版

本 期 特 價 大 洋 四 角

810.5
987
2

金屋月刊第九,十期合刊目次

本刊第一次徵稿選外佳作

小青虫.....	吳文珊
傻王償了抬筆的好夢.....	陳薇芬
拒.....	徐睡麟
抽象觀念與具象觀念.....	再生
二種的藝術.....	再生
詩二首.....	志摩
黑暗.....	開瑜
春滿哥哥.....	薔薇
藍玻璃瓶.....	雪清
做壽.....	滕固
春天帶了來的.....	克標
George Moore.....	洵美
姊妹.....	洵美
文學之社會學的評判.....	若渠
兩種的小說.....	克標
隨筆.....	豈凡
關於屨樓.....	克標
介紹批評學討論	
魯男子.....	文
小家之伍.....	文
金屋郵箱.....	
看了威尼市商人.....	浩文
法蘭西通信.....	光燾

金屋談話



636862

小 青 蟲

(一)

這是一個夏天的晚上，夜神把他的黑色之帷障沒了天光，地上惟有油燈如豌豆大的火光燦爛着，除此之外完全爲黑色的領土，還有一明一滅的螢光來往於黑暗中，這是夏夜之女神螢小姐在游玩；一陣陣的涼風，張開着牠的鉅翅，扇動着正才跳舞的花姐妹們的衣裳，在樹枝之琴弦上瑟瑟的彈出和歌，搖曳着促織的哀鳴，與小女男孩子的樂聲，他解除了人們的酷暑，消去了人們的惱煩，恢復了人們的疲勞，這是惠風之仙女散佈着她的慈惠。

雲姑玩着她的遊戲，把星星的光收入了她的袋裏。

這時全世界的人們都在這樣詩意蔥蘢的境地下，小女孩子放出那天真的聲音，唱着兒歌，他們當油火蟲遠遠地飛來的時候，舉起他們可愛的聲音，誘惑着螢小姐。

油火蟲，夜夜紅，
你裏娘在（讀來）裏，
你裏爺在裏；
三條麻繩綁在裏：
有銅錢，贖則去，
無銅錢，掉在裏！

油火蟲，夜夜紅，
擁來擁去捉青蟲；
青蟲捉勿着，
野菱觸則脚；
到河裏去汰汰脚，
蜿鋒觸則脚；
到陰溝去汰汰脚，

瓦片觸則脚：

到湯灌裏去汰汰脚，

斷筷觸則脚，

到帳子上去揩揩脚：

針子觸則脚：

到衣裳上去揩揩脚：

老鼠咬則脚；

油火螢，

痛不痛？

不要啾啾的哭，

只要下次不去捉青蟲！

『啊，可愛的歌聲！』第一隻青蟲從樂聲的醉倒裏醒來，而不禁叫了出來。

『啊，可愛的歌聲！』一羣青蟲附和着說。

他們的性靈，在漸低的尾聲裏活躍，有的一同唱了起來，有的一同跳起舞來，有的凝靜的聽着，有的在悲那將消失的聲音，有的伸了一個懶腰而親切的瞅着，有的淡淡的微笑着，有的輕輕的細語着，有的猜想着唱歌的仙

子，有的學着唱了起來。

『你們知道唱的是什麼人？』第二隻青虫說。

『啊，那邊的促織哥也在奏樂呢！』第三隻又說了。

『啊，那邊的蟋蟀哥也在奏樂呀！』第四隻說。

『啊，真是一片樂場了！』第五隻又說。

第二隻青虫，發了問而沒有得人的回答，他就再發了一次問。

『不知道。』

『我知道的！』一隻從青草尖上跳出的頑皮青虫說了，『我知道的！』

『請說吧，那是什麼人！』

『爲什麼你們不知道呢？』他又說了：『那是一個音樂的藝術家呀！』

『那個不知呢，——不是音樂家，難道能奏出這樣好聽的歌調！你聽，促織哥的歌聲是何等美妙，但是那裏有這悠揚可聽！』第一隻自作聰明的青虫，喊了出來，其實他是從他說了以後，才知道是藝術家所唱的。

『那麼是那個藝術家呢，』第四隻問了，『那個音樂

的藝術家是誰呢?』

一個都不應，那頑皮虫也沒有口開，他們暫時靜默於思索之中。

『大家不知道吧，——我想可以去問促織哥的，因為他們都是藝術家，大概總能夠知道的吧。』第四隻青虫說。

『這個辦法很好，促織哥一定知道的。』

於是牠們推第四隻青虫為代表，到促織那兒去問，因為他們對於藝術家的感情很好，想請他來做他們的導師。

『促織哥的家是在向日葵頂的第一葉下嗎?』

『是的。你好好的去吧，祝你平安!』他們答臨行時的第四隻青虫的問。

『謝謝你們，一定會平安的，請不必顧慮。』

他於是張開他弱小的翅葉，輕輕的飛去。他在黑暗中衝了許久時間，向着他的目的進行。但是他不十分知道究竟要這樣走去，所以很走了些白路，很覺得些疲倦，一方又覺得旅途的寂寞，他後悔沒有邀二三個同伴。

他便停息在南瓜花上，想息一息再走；他想祇要繼續

不絕的努力，總會達到他的目的。

他隱隱約約的一星星的火光，爛燦在他的前途的黑暗裏，他快樂得跳起來，旅途的寂寞減去了一半。他細細辨認而知道那是螢小姐在飛來，他興奮的喊道：

『螢姐姐，晚安！你到那裏去？』

『喂，你是青虫弟弟嗎！——我很好的，我是在玩。』

他遠遠的答應小青虫。

螢小姐窈窕的飛來，嗡嗡地唱着歌，顯然是很快樂。

『你在這裏想做什麼——要到那裏去嗎？』她說。

『是的，要到促織哥家裏去問——方才那唱歌的藝術家是什麼人，』

『真的要去問嗎？』帶着神秘的色彩的眼瞟着他，

『真的！』

螢小姐飛到了南瓜花的雌蕊上立着，一陣微風吹得她動了幾下；一陣兒歌聲又悠悠的在空氣中輕揚着。

『走近些來呀，我來同你說，』用她圓圓而黃黃的親切的眼睛瞅着小青虫。用極低而極和暖的戰顫的聲音說着，而把頭向四邊看了一下，好像有什麼不可爲人看

見的秘密將隱藏。

『走近些來呀，我來同你說。』

小青虫用他細而長的後腿，用力一跳，他因為過於興奮了，所以跳得過凶而一頭衝在她的懷裏，她乘勢把她纖纖的玉臂抱住了他，但是她沒有站得住而一交跌了下去，還把他抱得緊緊的。

她沒有覺得什麼痛楚，因為這件事過於甜密了。她也不顧到他的痛楚，而連連的吻了他幾百吻，後來喘不過氣來才止。

小青虫從醉鄉回來了，拿他青小的親熱而怨怒的眼光望了望她而說道：

『姐姐，請你告訴我——那個藝術家，並且你要對我說什麼？』

『你一定要問那藝術家嗎——我不願意告訴你。』她的聲音戰顫得利害，這上面有極強的電力，她用地紅而熱的臉倒在他的肩頭上，好像一無氣力的樣子。

『親愛的姐姐，請你告訴我吧！——你為什麼不願意呢，』他帶着哀求的聲調。

『你何必一定要問他呢，我不也是藝術家？我要對你說的，就是我也是藝術家。我的歌唱得多麼高妙，春天的黃鶯姐也不能及上，我的腰多麼窈窕，蜜蜂妹妹的也及不上，我的舞多麼輕飄，蝴蝶兒也沒有我敏捷；我鮮紅的嘴唇多麼美，紅極的山茶花也不能及我，我纖纖的細手多麼白，喜馬拉耶山頂上的雪也不能及上，弟弟，我有這一切，難道不值得你的愛嗎？並且我又是一個藝術家！你何必一定要問她呢，你何必一定要問她呢！我還有細膩得飄不上白羽的紅而白的肉，梅花的紅梨花的白，那裏及得上；那裏及得上？還有我日一樣熱的情，月一樣潔的心，可以貢獻給你，你何必問她呢，何必問她呢，我有這麼多的一切，不值得你的愛嗎，你何必問她呢，你何必問她呢，並且我也是藝術家！』

一種熱力，把他們的一切都引出而到了一個本體的世界裏。

他無力的含着熱淚傾聽着，隨後無力的投入了她的懷裏，又去輕輕的快快的吻着他胸部，她用力的把他抱緊而胸貼着胸，心對着心，嘴唇連着嘴唇，鼻子碰得鼻子，

緊閉着毛松松的細眼，停止了起伏的呼吸，好像受了催眠一樣。

他們經過了一次極長久的擁抱而漸漸地從催眠下蘇醒了回來：他們用星鬆的眼，互相望了一下，一朵紅霞從靈魂的最深處浮到了蒼白的臉上，於是她們各人便把手無意的一鬆，而這最神聖的擁抱爲這一種羞澀分了開來。

她恍惚的記起那方才所說的話，而羞澀的把手抱了頭而再投入他的懷裏。

『姐姐，我爲什麼不愛你呢，』他說了，胸裏所積滿的情水這時不能自持的泛濫了。

——姐姐。我爲什麼不愛你呢，我怎麼會不愛你呢，什麼人能夠使我不愛你呢，你像蒸籠裏的沸水一樣熱激的溫懷，怎麼會使我不愛呢，寒帶的居民怎麼不想不愛到那溫帶的陽光裏去呢；你的情眼，包着宇宙的精英的情眼，我爲什麼不會動心，我怎麼會抵抗她的引力呢，我爲什麼不愛你呢；你紅的嘴唇，比太陽還紅的嘴唇，比沸血還紅的嘴唇，我爲什麼不把我的一切去禮拜他呢；你圓圓的乳房，嫩嫩的乳房，我爲什麼不把牠當饅頭這樣的

囑呢，我爲什麼不把我最聖潔的靈魂當墓墳一樣葬進去呢：你白而紅的臉，蘋果的嫩那裏及得上，早霞的鮮明那裏可以比較，我爲什麼不把一切去敬愛他呢，我爲什麼要顧惜我的熱血呢；姐姐，我讚美你的一切，我愛你的一切。

他全然脫離了罪惡的理智而任神聖的熱情無涯際的迸發，他倆的心房幾乎突出了胸腔，現在從最高的度跳躍而一無氣力的靜止了。

他們的一切無意間爲熱情溶化爲一，他們到了本體的世界裏面。

他們現在的一切是聖神的純潔的光明的偉大的活潑的，是足當全宇宙的詩人們讚美的。

(二)

當小青虫遇到螢小姐的時候，他便不想照以前的計劃而去問促織了，他認爲可以省掉那必須走的路途，而可以在這時而達到他的目的了。並且當他受了她熱烈的激

動以後，差不多放棄了他的目的。

這差不多是我們的時代一樣，他們不走過那革命所必然的暴動的大道，而用了他們和暖的妥協辦法，他以為是可以抄近路的。

『姐姐，請你告訴我，那個藝術家究竟是誰呢？我是受了我兄弟們的委託的！』

小青虫在這消魂的生活下，還回憶起他的使命，所以好像不得不問的問了一下。

『你要離開我嗎？你仍舊要回到你的虫羣裏去嗎？你竟不想這樣的生活下去嗎？弟弟，你要離開我嗎？弟弟你知道嗎，我將同你去游歷，蔚藍的天幕上的白金的宮，黑暗地層裏的漆黑的地獄，碧海深處的水晶的龍宮，你可以見到那披髮的銀色的人魚，用碧綠的小眼瞅你，還可以見到海龍王的三個如花如玉的女兒，她們會笑嘻嘻的迎接你上座；我們還可以到一片銀色的雪地裏去，看見那黑色的大熊慢慢地走着，也可以到一片黃色的沙漠上去，見到極高的駱駝，極自由的奔跑，可以到一片綠色的森林裏，可以見到極自由的飛鳴的看不

到的大小鳥，與很敏活奔跑的小鹿，弟弟，你要去嗎，我都可以去，弟弟，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呢，爲什麼還要記得那藝術家呢！』

她用她極流俐的話音，很熱烈的說着，一聲聲的打動了他的心，本來他所要求的欲望也不過如此。所以當他不自主的投入了她的懷裏，早已不想離開她了，完全放棄了他重大的目的，完全爲她的誘惑所征服了。

現在她們正才游地層裏的地獄。

(三)

現在的一切同從前沒有什麼二樣，但是黑暗則比較更加的利害；因爲他是經過了極光明極有希望的時期，而一跌跌倒於地獄的。

這時的乘涼人都去睡了，所以兒歌今天再不能聽到，那小小的豌豆大的油燈火也息了，螢小姐的光明一點早已帶到他們所游的地獄裏去了。

雲姑仍舊玩着她的把戲。不放一個星星從她袋裏漏

走。

世界現在完全是黑的領土。

空氣完全是死的，沉靜得不起一息的動搖，萬類俱絕，一切都可怕；雖有一二促織與蟋蟀的鳴聲，和豎人毛髮的鬼叫，稍稍輕揚着空氣，也不過如臨死人的一聲長嘆與淒切的悲慘的墓墳中的聲息吧了。

『唉，悲慘呀，寂寞呀，冷靜呀，怎不令我小小的心中感到絕望的悲哀嗎？——我的歌聲，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不再來溫暖我將冷的心呀，我的螢光呀，你到那裏去了嗎，你已經消滅了嗎，你爲什麼不滴一滴安慰泉於我將枯的靈魂池裏呀！油燈火呀，你到了那裏去了，乘涼的人呀，你到了那裏去了嗎？你們爲什麼要這樣的作弄我呀，爲什麼要使我欲暖不得的心冷，欲潤不得的靈魂枯呀！』

光明呀，你幾時來呀，兒歌呀！你幾時飄浪於空際呀！我苦悶呀！我不能再生活於這種死的空氣裏了呀！』

這是第四隻青虫的嘆息，在虫羣裏，他們尊稱之爲詩人。

這詩人攔住了虫羣的心旌，把他們於同情中搖震着，那詩人的悲哀分散於個個們心中，這時的空氣中多了一陣死人之嘆息聲。

『他這時不來，大概已經失敗了！恐怕沒有回來的希望了，再也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的代表呀，你受到的什麼險呀！』

他們熱烈的盼望他們的代表回來，而可以得到良善的導師而向光明的大道走去；他們這時固然感覺到黑暗的苦痛而一方也掛念着他們的代表的命運。

『是的，我們可憐的代表呀，你不能回來了嗎。』

『唉，大概沒有希望了！』

這時一條螻蛄走了出來。向小青虫們大聲的說：

『你們要你們的代表回來嗎？你們要得到良善的導師嗎？你們要希望你們的事的成就嗎？朋友，你們的一切現在都成了水泡而碎了！你們的代表被誘於螢小姐，現在正才游地獄！』

『朋友，你們不是想找到光明？你們不是想離開這黑暗嗎？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們應走的路嗎？你們不是很苦』

悶嗎？朋友，來！跟我來！我將解除你們的痛苦，我將指導你們的路，我將使你們離開黑暗，我將使你們得到光明？來，跟我來吧！』

『朋友，』青虫們齊聲的說，『感謝你的好意，請你走自己的路吧，我們所走的路，我們會去尋，你所指點的是你的，不能適用於我們的，朋友，謝謝你！我們方暫還感覺到要導師，但是，現在我們覺得都要靠我們自己，我們不願所走的路要這樣，我們只願向我們的目的進行。到末一天，總會得到我們的路，得到我們的光明！』

『朋友呀，』螻蛄說，『你們這樣的做不是很疲倦的嗎！不是沒有把握的嗎？你們跟我來，來呀，我指導你們應走的路吧！』

『朋友，請你走吧，我們的光明，不想得之於平易中，平易中不能得到的！』

『朋友，請你走吧；我們知道要在極端的疲勞中，才有真正的光明得到！』

螻蛄踉蹌的走了。

『我們起來吧，向前進攻呀；我們以前的一切都沒

有希望的，光明的來，在我們最末的一日，在我們自身的努力中；我們現在應走的路，就是犧牲我們自己！兄弟們，起來吧！向前進攻吧！』

這是第八隻青虫的叫聲。

『是的，應該向前進攻！我們不能就此死在苦悶之下，就應該起來直追我們的光明！並且光明的獲得，我們祇要信仰牠是可以於最末的一天得到，而不可數那犧牲的大小。』

這是第九隻的叫聲，

於是他們向四方走去，不顧手折足斷在黑暗中亂衝；他們這時感到戰爭與犧牲的快樂，當他們的鮮血迸發出來的時候，他們便快樂的跳着喊着，因為他們好像在血的背面看到了光明：並且他們深知血液是培光明之花的，

這時的夜已深了，一滴滴露水好像水晶球一樣的掛在草尖，他們中的一羣發現了，他們快樂得叫起來，用力的直撲過去。

『啊，消滅了！』

當他們撲到的時候，那滴露水拋了下來，他們不禁這

樣的喊出來。

當他們沒有撲到的時候，他們的凶勢不能收回，而他們的頭觸在石上，而望見了一點火星，這是因為神經碰昏的緣故。

『喇！』

一根火柴光隨了這一聲而燭來，他們快樂的喊道：

『光明再生了：』

但是，他們又為光明所騙了，一聲嘆息聲輕擊着死的空氣。

他們留意細覓那大地的各處，熱烈的掃尋那光明，他們從沒有留意過天上的星星燦爛的光芒正才用冷眼窺探而輕蔑的嘲笑他們的沒有發現他們的存在，和已經悄然地從雲姑的袋裏的出來。

一切的昆虫都很驚駭他們的舉動，他們都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的痴狂，他們都很驚異的問他們的緣故，他們不答，也從來不問，因為他們下了決心要自己是發現光明的緣故。

這時他們莽衝到湖旁，他們看見了一無風波而極平

靜的水上的倒影着的星光，並且不是一個而是無數的星光都在燦耀。他們喜歡得狂亂的撲去，那湖面上驟然多了許多浮屍，這時來了一陣微風把他們推到浮蘋的近處，還有些沒有死的青虫便慢慢的帶了一身的水爬到蘋上。

滿身上的水反射着星星的光芒，他們快樂到狂喊了起來，忘了他們的苦悶和方才所遭的災難。

『啊，現在我們全身是光明呀！』

他們以為這就是最後的獲得了，但是當他們想振翅高歌的時候，才知道有一種黏質困着他們的身體，差不多竟不如在黑暗中的自由了。

『啊，錯了！這不是光明！你們看上面天上。真真的光明在叫我們呀！』

第十隻青虫，因仰首長嘆而不意發現了星光，他自然很興奮的叫了起來，這給與青虫們一種新的活力。

於是他們向上飛，極力的飛，雖則牠們離光明還是那麼的遠，但是他們好像已經得到光明的一樣喜歡。

雖則他們於極端的快樂中忘掉疲倦，但是牢遠的星光究竟幾時可以趕到？他們總於疲勞中跌了下來。

這是一個黎明前的偉大的一瞬間的事。

偉大雅麗的朝霞；滿佈於東方，微笑的望着朝露下
的因疲勞過度而不動的青虫的身體。

他們於陽光下醒來，那第一隻青虫叫了出來，

【我們在光明的領土裏了！】

文珊於1929.8.8日燈下作畢，

一萬二千萬

美國哥爾德著 凌黛譯

實價五角

此書為美國民衆雜誌編輯者，Michael Gold 搜集其一生得意的短篇小說集。哥爾德是美國偉大的普魯文學者。他是用英文寫文學底最新的形式，所謂民衆說白 Mass Recitation 的第一人。民衆說白在蘇俄很流行；它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譯者凌黛君居美有年，深悉彼邦風土情形，譯筆高妙，自不在話下。

圍着棺的人們

日本近代傑作劇集 田漢譯

實價二角五分

文學是什麼，是不是祇要喊幾聲口號便可算是文學？假使所謂無產文學的要求是這般的淺薄，那麼牠的價值便也可想而知了。爲要使人對於真正的無產文學，不要因了中國一般冒牌的東西而發生誤會，田先生便爲我們譯出了這兩篇東西。要讀到真正的無產文學的作品，愛田先生的瀟灑的譯作的，請來買罷。

傻王償了「抬筆」的好夢

陳 薇 芬

感謝李財主，竟成全傻王償了「抬筆」的好夢，真不枉傻王替他做了大半生的牛馬。

比他底弟弟大兩歲的傻王，自從十數年前的那一次鄉裏鬧饑饉，他底父母雙雙的餓死後，他和他底五歲的弟弟，即蒙李財主收養住了。

李財主真慷慨，不忍目覩傻王底雙親底骸骨暴露，雇了兩名粗丁，還施了兩大捆稻草，把他倆葬在鄉頭義塚山裏，只將死者所遺下的一堵破草屋收為堆柴草的房子，權作葬資的抵償，而埋葬所花者當然不止此數，但李財主為

着慈善好施分上，只得自認賠墊，好在又多積得一分陰德在。

從此李財主家又多添了兩口會說話的牲畜了，每天李財主媽預備餵牲口的糠飯和豆渣等等的糧料，得多預備傻王兄弟底兩份，而且傻王兄弟偶有懶怠或不馴順時，又累李財主要抬高嗓子喝罵，有時罵得不順利時，竟害李財主咳嗽得鬚鬚上滿掛鼻涕。李財主媽雖然知道較經濟些，只一聲也不聲地施展伊那從做養媳掃起二十餘年來養牲畜中所訓練來的鞭笞本領儘抽，抽，抽，結果所花去的氣力，比李財主的喝罵還要大。

傻王兄弟白天吃得筋骨嶙峋，打得皮肉發癢後，到晚上，就在牛欄或豬圈邊的夢裏，去稟告他底已死的父母親。讓死者知道他們底遺孤已得所托，好安心在天國享樂，以償牧師們在生前所許給他倆的一生安貧守苦的報酬的願望。

特被謔爲『傻』的傻王，仗著比他底兄弟小王還優過幾分的得天獨厚的幸福，飽吃財主媽的藤鞭的機會自己也特別來得多；不但『罵』在他底耳朵裏早已不發生梅

當的感應了。即晚近來『鞭打』的痛苦，於他也似乎是超感覺以上的了。白天是新汗蓋過舊汗，新的鞭痕蓋上舊的鞭痕，晚上是摸索父母親的夢。這些這些都是一塊塊的大石頭。緊接地填着伊底童年的生命。人們都看傻王兄弟好像——簡直是與他們不想同的；傻王自己也曉得自己較人們有些異樣。

近代的心理學的許多名詞，在傻王都用不著，他底遲鈍的神經，只覺得與一塊塊的大石頭頻相接觸和碰撞，從不起甚變化和流動。有之，他只覺得在混鈍黑魘的周圍，有一塊比石頭較溫軟的『甚麼』，那便是長年和他在一起吃飯和睡覺的小王了。所以在夏夜毒蚊臭蟲和他開玩笑的草場上，他自起又疲倦又睡不著際而聽到小王熟睡的鼾息時，這于他可以叫做『喜悅』或『安慰』罷。又主人有時打小王打得滿地亂滾，他掩著面不忍看而又不得不看，這於他也可權叫做『痛苦』罷！

一個緊嵌在傻王底健忘的記憶裏的故事：

纔九歲便圓頂闊肚的深有乃父的小主人，今年上學念書了，這幾天來常常拉著一條好似樹枝般的甚麼，在那

白而薄的說在傻王口裏狠陌生的所謂『紙上』亂塗。一會便拉向傻王兄弟誇耀道：

『這是我畫的……這是人……這是牛……』等到傻王兄弟注意觀看時，他又收起來了。

這狠足使傻王覺得有趣，但却不能使小王滿意，他想：『這是牛，牛怎麼沒有角，人又怎麼一脚長，一脚短呢？想是五星屯的那個跛三罷，但跛三也不會頭比肚子還大！』

想解決這些疑問鼓導來小王底摸仿和創作的興趣，于是他嘗於在山坡放牛時偷空（因為主人以為放牛時，牛在草地上吃草，只須眼睛看顧著便行，這樣未免獨厚于眼睛而獨薄於手，還須帶些適宜於手的工作給手做，才不至對不住手，所有這個『空』還待『偷』。）拆下樹枝，用瓦礫磨尖牠底末端，在沙坡上模仿著小主人底樣子也欹着頭畫起來。結果使小王狠滿意，狂喜地招呼傻王來看。因為山坡上不但有有角的牛而人不會大頭和跛子，而且有小主人底紙上所沒有的樹哪山哪房子哪。從此，小主人再把那些甚麼名詞都不配稱呼的東西向他誇耀時。他

便驕傲地說：

「哼，你別——」

但沒有出口，只冷冷地向他底哥哥一笑。

小王在山坡上有「空」皆「偷」地儘畫，他覺得成日價的勞動的疲倦和受打罵的悲哀。儘隨著他那從少來久被錮塞而驟得啓發的靈機，由他底腕下經過禿枝而走到沙坡上了。夜夜的夢裏的父親的臉常是笑着，——但是用那執在小主人手裏的叫做筆，而在白而薄的紙上畫，到底是甚麼味道呢？這使小王深深地煩悶著，甚至有幾次畫興勃發時，突感著甚麼般廢然擲枝，

這天，小主人上學去了，小王同他底哥哥扛了一担柴草堆在灶下後。返身出外，只見下午的太陽佔領了大半個廳堂，四下無人，小王不禁怦怦然心動，忙招呼住優王，悄悄走近小主人書棹，好像自己怕聽自己底動作的聲音般開起抽屜，這是筆，這是紙，優王正抖擻著急待禁止時，先而來的是一股尖脆的唱聲：

「小王不要弄壞我底——筆！」

說時遲，那時快小王忙擲下筆就跑。小王回頭一看，

臺階上跌倒一個額角鮮血如注的孩子，他呆住了，僂王呢，只覺得尖脆的唱聲裏的最後一字的『筆』在他耳際裏轟鳴不住。

從此僂王才稀識了『筆』這一個抽象名詞。但如其問僂王具體的『筆』到底是怎樣？在視覺上只是一條長而圓末端尖的罷了，在觸覺上是硬的或軟的，那可敬謝不敏了。只是當他偶然記起『筆』時，輒不敢深入地想，因為緊跟而來的，便是一個血肉斑爛傷痕狼藉的兄弟。

太陽出，太陽落，一工一工（僂王不大明瞭甚麼叫做『一天』）地流過了……才欣幸著嚴冷的北風已漸和暖了，而多蚊的酷暑又接踵而來了……這樣地大約有好幾度了。

一晚，僂王在夢裏，猛覺得有一層層的一塊塊的灰色的黃色的龐大而沉重的東西壓住他底胸膛，他底意識介于半醒半睡的境界中，但手足癱軟，鼻子和渾身的毛管好像都被甚麼東西塞住一般，呼吸不通，要喊也喊不出聲來。這于他已是常有的經驗，他朦朧中曉得又夢魘了，忙用盡渾身的氣力去掙扎，昏昏中只見他底母親底苦笑的

臉，主人底猶笑的臉，認識的旁人們底冷笑的臉，一個個在他底眼簾裏掩映而過，好容易冷汗迸發如注，給他掙扎醒了。接著一陣茫無涯際的空虛尖峭地襲來，他毛髮悚然。習慣地思着直覺所詔示急待乞援于弟弟，伸長手摸到的只是剛才給自己踢開的稻草，而且草窩也沒有往常那麼溫暖，他驚得跳起身來，慌慌忙忙地四下摸索和張望，那裏有他底弟弟？只繁星燦燦，有若發怔的眼睛，甲蟲若斷若續地在唧唧在啾啾，濃重的草香露味，醒釀著鮮幽的夏夜的原野的氣息。

他搓揉了一會睡眼，定神一記，才起記原來兄弟於今天下午給過路的軍隊拉去當夫了。他自己幸好跑得快，躲得密，今夜才還能在這裏睡覺，次早，他那一束做枕頭的稻草濕透了，許是露重罷。

僅有的溫軟東西也抽去了，從此後只是一色的冷酷而沈硬的東西，填滿求他底低廉的生命裏，而不念舊惡的李財主和財主媽，也忘記了小王摔傷他底兒子的天大罪過，其悲哀正不下於去夏農事方忙時死了一條耕牛。

只有鋤頭是優王天天相廝守的唯一伴侶，久而久之，

竟似乎就是他底身體底某部份。……

八九年來三四千工的血汗，把李財主底腰包增加了若干重量，而僂王自己也長成一個道道地地的漢子，他便畢業了廝養奴的年限，而榮昇為雇農了，于是除了三餐吃飽飯之外，到年底尚領得幾個袁頭過新年。

僂王除了生長之鄉的幾十村以外的世界到底是甚麼樣子，他在做夢裏也不會想到。只從他底主人和與主人同樣闊的人們，有時帶著誇耀向鄉裏人們說『我今天又進城了，』的口吻裏，才曉得還有『城裏』這個地方，所以他底兄弟現在那兒去了？所去的地方和他底父母親所去的地方是否相同？他可不知道了。他底簡單的生活裏，除却耕作，拉矢，吃飯，睡覺外，較有詩意的，就是時或懷念他底弟弟，

他不曉得人世間尚有享樂和玩耍的這麼一回事。人們所以還記得他還理到他的，僅僅為着他尚有勞力，他仗著他底不惜廉價拍賣的勞力，三餐粗糲是有得吃，而年終所得的幾個袁頭，他倒無從開銷了，他特地托進城的人買一塊紅布，細細地包好裹緊，密密地藏草縫裏，到了

晚上睡不著時，便取出在月光下慢慢地數，有時數得短了一兩塊，嚇得他跳起四處找討，有時數得多起來，又害他空歡喜了一場。臨末總重數到不長也不短為止；便一塊塊取來翻覆賞玩，直到困倦飛上目睫時，方才收起，這一夜睡得特別甯貼。

優王昇了雇農以後的生活，雖然仍是一塊塊的石頭緊接着填，但却沒有那麼冷硬，雖不溫軟，却較柔韌些……

晚近優王不知怎的，竟有些變十餘年來的常態了。身體上的某部份，却無端起了或種的變化，這常使優王在工作際灣著腰或蹲下身者好一會？呆望着鄉裏幾個年青農婦的背影，雌腫的臀腿，蠕蠕而動，強裂的火燄欲迸的優王底兩道眼光，好像要直穿進伊們底褲襠裏去。

優王似乎誰在他心頭上劃了一道裂痕般，感著茫茫的空虛；又好像誰掩住了他底鼻息般，感著難挨的苦悶，本來他一早起就是種田，不是到太陽下山，他是不肯休息了。晚近來他竟感得空前的疲倦和懶怠，討厭工作，他常常在工作中忽然停鋤，閉緊目扶著鋤柄似欲假寐，昏憊中

只覺得隔了一層的太陽在幻著紅，黑，紫，綠，黃……等的更疊替換的色彩。又常常無端地把鋤頭亂鋤野草和田土，好像同牠有甚麼仇恨般。他也曉得罵人了，但人，他倒自知不配，最終是暫屈倒霉的耕牛，做他『罵』的對象，晚上睡不著時玩袁頭也不足以消遣和安慰了，于是在他底生命史中發現了一個奇蹟——吃旱煙。

太陽像火針般炙刺著優王底背脊，時候已是中午，他有些餓了，停了鋤，取起旱煙管抽着，預備回去燒飯吃，極目遠處一個全身穿綠衣的人漸走漸近，是本鄉的郵差。他與優王是最無緣的，所以優王不曾注意到他。冷不防他走近時却轉向優王道：

『優王，這裏有你底信！』

優王楞住了，不知所措地捧著信，記起有話要問郵差時，而他已不知那裏去了。直覺告訴他以這是兄弟底信，但怎是好呢？他捧在手裏翻來覆去，只見黑綠綠的一點點一條條跳上他底眼睛，他底眼睛弄得有點昏暈了，臨末，只得將去煩小主人讀。

湊巧小主人千日不進城，萬日不進城，偏在優王收

到兄弟底信這個黃道吉日進城。弄得優王搔頭抓耳，不知怎樣是好。好難爲他竟想出一條妙計，他匆匆地向鄉頭跑。

一堵半傾的老屋，門前竹簾掛得密不通風，好像恐怕屋內迂腐的氣走去般。吳半仙兩手捧著信緊湊著他底近視眼，他底看信的方法大不平常，他不是把視線向紙上流動循視，而是把信紙上下移動以就他底不出一寸的視線，這麼一來，鼻頭已在紙上擦得嗤嗤價響。

吳半仙搖頭擺尾地讀着：

『……我自被抓去當夫後，十年來的生活極其痛苦，有時甚至做過叫化子……半生的痛苦生活，使我覺得除革命外別無出路，我現在已是革命軍的一個兵士了，我現在正爲着救我們兄弟和許多和我們兄弟同樣受苦的同胞而轉戰千里……父母親死得真可憐，現在寄上二十元款，是我歷年來的積蓄，可在父母親的葬地，胡亂做個墓，就立個石碑，只要日後有標識就行；……李財主是吸我們兄弟底血的仇人，你最好能另尋生路，不要替他做工，看我們總有日打倒他……這封信是勞一位

待我們弟兄極好的連指導員寫的，所以不能多談……』

虧吳半仙讀得涎珠四濺，而這許多陌生的名詞和語句，把慢王弄得昏頭昏腦，但他絕對信賴兄弟，兄弟所說的話，總是對的，好的，所以他也不求甚解了。

『哼，你兄弟也謀反去了，那樣的鬼頭鬼相，十年前我就看得出有反相，果然不出我所料，慢王，革命就是謀反，你知道不？』

吳半仙重重呼出一口旱煙，煙紋在他底臉際繚繞，平添幾分神秘，他繼續往下批評：

『收留你兄弟撫養至大的恩人，倒說要打倒他，……但虧他倒狠有孝心，還記得父母……』吳半仙一褒一貶地批評着，顯然是少年時熟讀春秋的心得。

『要寫回信不？』

『要！』

『說甚麼話？』

『……——』

『好，等我替你想些話答覆他！』吳半仙神通果代，不但會替人寫信，而且會替人出意思，』

『…………款已收到…………父母親墓當即趕做……』

傻王接了吳半仙寫好的信，向腰包裏取出十九個銅子要遞給吳半仙，只見吳半仙把近視睜得足足有二條線寬，『哼』地一聲，嚇得傻王收手不迭，忙把腰包裏剩下的九個銅子添上給他，一起也有二十餘個銅版了？

『哼，虧你拉得出，差得多呢！寫一封信二角小洋，讀一封一角，那是沒有寄款的，你這有錢的信也是二角，一共四角，一個大短不得！』

『這麼貴呀！』傻王伸出半屯舌頭來，對著吳半仙底鉄生生的臉，他可沒勇氣爭了，只得又向腰包裏取出一個草紙包，解了一重又一重，四角小洋才出現。

『你們會拉筆的人真好得多，這一會工夫就賺四角錢，這於我可要做兩天工，』傻王艷羨着：

『哼，我就真倒霉了來這鄉下開算命館，如果科舉沒有廢，仗著我這一枝筆，真不難進學中舉。那將也像現在城裏穿大褂子的老爺們一樣，只要把「筆」輕輕搖一搖，就有整千整萬的袁頭滾進來。』

傻王聽得出神，忙注神端相半仙案頭的「筆」喇。還

了得，「筆」端原來還有軟軟的毛，一向傻王以為「筆」，不過比兄弟底樹枝光整一些的竹截罷了。今天才看得清楚，當下禁不住要去拉牠，吳半仙忙喝道：

「動不得，動不得，拉「筆」你休看得太易，雖只是這小小的，「比較你們底鋤頭還重百倍」不信，你看你們種田人，有幾個拉得筆動。」

——「只要把「筆」輕輕一搖，便有整千整萬的袁頭滾進來」筆比鋤頭還重過百倍呀，「歸途，傻王儘自揣摩，儘自研究，若干年前這個撈什子的「筆」曾給傻王以一個絕大的刺激，迄今尚深深潛伏在他底下意識裏；現在給吳半仙更誇大地一挑撥，舊的刺激和上新的驚奇便溶釀成傻王對於筆的一個不可捉摸而渴欲一探其究竟的神秘觀念。這個神秘觀念，甚至超過晚近所憧憬的性的渴慕，和十年沒通音訊的弟弟而驟得其信的喜悅，而在傻王底神經中佔了最高的地位。

傻王底與其說思想，勿寧說直覺的思想居然也曉找得事實做根據，而下了結論：

——是的，他們城裏來的穿大褂子的老爺們，不是

除了拉「筆」之外，別的甚麼也不會動一動麼，而他們有那麼多的袁頭。可見『只要把「筆」輕輕一搖，即有整千整萬的袁頭滾進來』這個話是確實的。而我們種田的人又那一個會拉「筆」，會拉「筆」，可見「筆」的確比鋤頭重過百倍呀！

由斷定拉「筆」的人必具有莫大的神通，和「筆」實是，實是一種神秘不可摸的寶貝，這個結論，引起了優王一種狂熱的渴摯的願望：

——幾時也得把「筆」拉一拉，不，抬一抬，扛一扛，看我到底能不能移得動牠，優王想到「筆」如果拉不動而需要個伙伴扛時：又惦憶起他底兄弟了，以前他同他底兄弟扛東西是多麼對手！

優王回去時，他底少主人早已得了消息（現在李財主家的事，多半是少主人主持了，）叫住他問道：

『優王，你底兄弟有信來，並且還罵我，是不是，』

優王找不出答應的語話，幸好少主人繼續着。

『並且還寄了錢——二十元！給你雙親做墓，是不是。』

『是！』傻王囁嚅着：

『替你雙親做墓，這原是你兄弟底一點孝心，但據我意思，死人底事總不及生人底事要緊，與其替你雙親做墓，勿寧替你自己娶老婆，並且墓不是隨便可以動的，當初我老爺替你父母親埋葬時，就看出那塊地是好風水，所以你兄弟今日能夠吃糧當老將，如果你隨意把牠亂動，破了風水，那你們兄弟倒要交倒運了……還是娶老婆……』

『娶老婆』在傻王底心頭似乎閃電般一閃，小主人油滑地笑一笑，又往下說：

『現在你底兄弟既寄錢回來，而你自己克勤克儉了許多年，諒必也有多寡私蓄，但是說到娶老婆尚是不夠用，差得多，但不夠雖是不夠，打算總要打算的，傻王，要打算，是不是？』

隱約的紅光躍躍于傻王底黝黑的臉上，少主人又肯定地往下說！

『傻王，總是要打算的，我說的話總不至騙你，在我家裏這許多年了，我總要替你打算，傻王，你倘長此一

世做雇農 是永遠休想娶老婆的，現在你兄弟既寄了二十元錢來，你只須再湊一半，我那一條背上有白斑的牛便可賣給你。那條牛不過老些，耕田是狠有力氣的，你既在，儂王。你既在我家裏這許多，只隨便算這一些做意思，說不到賣，盲盲 虎虎地牽去用罷！然後就可以在我那裏領五畝田耕，像你這麼能幹，又有牛幫助，一定那夠耕得五畝田，那只要勤勤懇懇地兩年，管保你能夠成家立業，那時等我替你做媒，找一個好婆子罷！』

儂王底方寸心房剛在跳躍不止際，瞥見少主人額角的一塊少時跌傷的疤痕，登時他底心房搜地着了一鞭，他底兄弟底話又記些起來了？……但隨即給少主人的嘹亮而嚴重的強奸式的斷語打破了：

『我替你打算總沒有錯，好，現在郵政局裏支匯票多麼麻煩，你也不曉得支，索性等我替你支罷：匯票你就把給我，只要再把三十元來，那條背上有白斑的水牛你即便牽去，三里屯那五畝田，便可領去耕，那幾畝田是極好的，每年總可收大數十石，但我只要你繳二十石就行，你在我家這許多年了，誰要你繳租，盲盲虎虎地做點意思

罷：』

優王就這樣地做了擁有一條耕牛的自耕農，
秋收才竣，家家倉裏貯滿了新割的粟稻，金風爽爽，
田野間時可聽到休耕的青年男婦相唱酬的醇摯戀歌，整
個鄉村沒在喜悅的雰圍氣之中——優王償他底『抬筆』
的宿願的機會也到了：

【立賣契佃戶優王，承耕地李某某田五畝，因本季秋
收，不能如額繳租……願將所有耕牛一條，償給田主作
抵……兩相情願……恐口說無憑，特立據一紙作證

某年某月某日： 立契據優王，

代筆吳半仙，

吳半仙莊莊嚴嚴地念完，只見少財主那有疤痕的眉
頭一竊，高聲喝道：

【優王畫押！】

優王猶如戰線上的兵士聽了長官底『衝鋒』的口令
般，用了渾身氣力把筆重重地向上一抬？

……!!!!!!……

拒

徐 睡 麟

十年不通音問的你，在漢英死了纔兩個月，你就曉得了我們的地址，就會寫了信來，我很爲奇怪。你那信雖是幾句簡單的話，也使我非常感動。接到你信這一天，便哭了一晚，祥媽以爲我想漢英，只是流着淚殷殷的勸，棠兒這是呆呆的流着淚守着我。我們夜飯也沒有吃，就到房內睡了，棠兒也一聲不響的睡到床的裏邊。

已往每夜睡在床上，總是追想漢英的一切，偶一合眼，又是漢英在床上呻吟，時常一夜哭幾次，起初祥媽常

夜內起來看我，近來習慣了，不叫她，她也不來了。

那一夜只是回想着十年前我們三人同在 X 埠的情形，那一年是狠可紀念也很可咀咒的一年，不意我們的命運就在這一年牢牢的註定。

那年暑假離開 X 埠，秋天就與漢英結婚。算到現在，整整十個年頭，棠兒是在結婚後第三年春天生的，他現在已經八歲。我們這十年之內，遷徙了好幾處地方，從來沒有與你通信；我對於你的消息，雖是很留心的注意，除了報紙看見你書籍出版的廣告外，什麼也不曉得。

記得在 X 埠最後的一次，我把與漢英的關係全老實的告訴你。你曾說：『你如果不願意和我在一起，我軀殼離開你，靈魂決不離開你。』

我當初聽了這話，以為是一時的興奮語，想不到真的始終沒有把我趕出你記憶之外。其他還說了許多感情的話，我當時委實很感動，只是回復你：

『容我再考慮。』

『無論你作如何的取決。一定要允許我與你再見一次；其他且不論，以我忠實的友情，也不應拒絕我吧，』你

會這樣的要求我。

我曾慨然的告訴你。可是事有湊巧：當我要見你的時候，你正離開 x 埠；你回到 x 埠，我又離開了；我們再會的機會，就這樣的錯過。雖然我心內記念你，不過我也有幾分不願意再見你。你所以要求我再會一次，也不過是希圖挽救於萬一。但是我考慮的結果，仍是決定隨漢英一世。如果見了面，你仍是失望；那時大家一定很難堪，我也料到你一定有許許多多的話，我恐怕也受不了；所以就忍着心不很慎重的，讓這個機會錯過。我離開 x 埠以後，曾幾次動念，想寫封信告訴你，我所以決定了漢英的理由；不過始終沒有敢，覺得你過於難堪了。我本想將我們的友情仍然繼續着，又恐怕事實不可能，也許你那時候正在恨着我。我與漢英結婚以後，曾幾次同漢英說起要寫信給你的意思，他狠表示贊同。可是一再因循，始終未能實現，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怕你正在恨着我，之後又因生活的逼迫，及時日的遷徙，遂老實把他攔起來，現在回想起來，我決定以後沒有給你一個信，真是我無可救換的罪過。

我當日所以決定了漢英，決定離開你，我的理由很簡單：論你同漢英與我的友情，實在分不出個輕重來，兩人可算同占有我靈魂的一角。論行踪，你比漢英勤；論態度，你比漢英熱，你那時也許以為我脫不了你的範圍。那時漢英對於我，在結婚後他告訴我，他最初並沒有一定要獲得我的野心；他以為戀愛也要有相當物質的條件。那時他的經濟情形，與你過分相差，以常情而論，我也應當是你的。

我最後為什麼決定離開你的呢，就由於你的物質條件過於完備。還記得你那時對於旁人的驕慣炫赫嗎？社會上有種傳統的觀念；以為天下的女人，全是勢利的，全是嫌窮愛富的。尤其是號稱知識階級的女學生，他們的生活理想，只是一個衮衣玉食的少奶奶。我有幾分是反抗這種傳統觀念的，所以決定離開你。

一方面我曾替你們兩個人想：以你那樣的經濟情形，你對於人的熱烈的感情，你的能力，學問，丰彩總還不錯，很值得許多少女的瘋魔。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女人，你遇到的機會，比漢英要多。漢英那時的經濟情形比你

差，人也比你冷靜，他要得到我這樣一個平凡的女人，這種機會他比你少。一方面我也想到，以他這樣的學問能力也不會把我餓死，而且我也不是非靠人不能生活的；所以我決幫助他一世。那個時候，如果不是有他支配着我，我也許是你的。

唉！誰想到現在的結果：他因為這世界，因為這社會，因為我，竟在兩個月以前離開了我，也離開了這世界，使我落了這麼一個大的空虛。不過我一點不懊悔，過去十年的生活雖然很辛苦，却也很滿足；所以我絲毫不懊悔。而且是我自己決定的，並且事前我也有幾分料到的。

當我離開 x 埠以後，到家鄉沒有幾天，我們婚事，已經通過，我已經得到我母親的允許，漢英也得到他叔父的允許，相約遲兩年結婚。不意在我們婚約已成之後，親友間一種謠傳，說漢英有肺病，並且說得很確鑿。我母親聽了這個消息，狠有悔意，同我自己說過幾次，教我自己打聽清楚。她說的話狠有理，至今這個印象，仍深深的留在我腦筋內，她說：

『芸！這是你自己終身的問題：現在尚未證實這個消

息是否的確。即使他的確有肺病，看他現在的身體很強壯，連忙發生什麼不幸，以我現在這風燭草霜的年紀，也不會教我親眼看見。不過你父親在世，養了五胎，最後只存了你一個，他是何等的喜歡。誰知到你兩歲的時候，他得了那個惡病，不久就與世長辭了。我好容易千辛萬苦纔把你領到這麼大，我自己已經是薄命，嫁個丈夫半途而廢：所以希望你不能再像我這樣薄命，能嫁個人白頭到老。其實你父親並沒有肺病，結果也是不得到頭：漢英究竟有沒有肺病，現在雖不能斷定，但是我聽了這個消息，怎麼能不擔心呢。』

她說的時候並流下許多的淚，我那時完全是受着主觀的支配，只是回她：『你不要擔心，我曉得他是不會有肺病的。』她只是狠慘然的首肯我這話，說：『但願這樣才好呢。』之後她就沒有說什麼。剛好第三天，漢英到我家來，我乘我母親不在面前的時候，狠不在意的，就把外間的謠言，及我母親前天說的話告訴他。他隨即很坦率的告訴我，說他曾經吐過兩次血，究竟是不是肺病，却沒有經醫生診斷過。停了一會，他又似慨嘆而似興奮的說：

「能遇到現在已經狠僥倖，——像我境遇這樣壞的人能長壽，那境遇好的人，不是要脫殼了嗎。」接着狠平常的一笑。

他的年歲雖沒有老：因為飽經憂患的關係，他的世故却很深；所以在他的面孔上不輕易看得出嚴重的表情。在這一次說話的前後，全是很輕鬆而不介意的樣子；臨走之前，還同我母親說了許多家常瑣屑。他走後，我只是隱微間覺得他是感覺着不快。

我那時只是一味沈浸在主觀的理想內，深深的同情着他壞的境遇；雖是他親口告訴我，說他是吐過兩次血，這個足以證明親友間的謠傳，不是無因。但是我總把這病，推諉在他的環境上；他的環境如果得了改善，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於是狠急切的想替他改善環境，這個意思的結果，就是很快的和他結婚，好親切的照應他，看護他，即使有什麼隱患，也可以徐圖醫治的。這是和他說話後一夜的思想。

第二天下午，他來一封信，我的心立即就跳動起來，覺得要有什麼不幸發生。我與他家相隔，十分鐘就可以

跑到，爲什麼要寫信呢，一定有了什麼不好當面說的話。隨即拿到房間內去看，原信很短，大意是：

芸！從我們會見的機會多起來以後，不久就覺得我們快要到危險的境地。在這個迷惘的時期當中，常被那決不定的苦惱所襲擊；就是究竟是接受你這顆心，還是不接受你這顆心。有許多時候，會很堅決的決定，並且自己替自己罰誓，還想了許多很有力很委婉並且不見痕跡亦不傷感情的話，準備見面的時候對你說。可是每次所準備的話，到見了你的時候，就很快的深深的躲到記憶的角落裏去，再沒有勇氣浮到意識裏來。只是應付着你當時的話，只顧不教你站時失望，還想等着機會再說。

因循再因循，也曾經有過許多機會，只是我自己不能主宰我自己，遂牢牢的將我們兩個靈魂縛在一起。當我每次與你分手的時候，常自己責罵自己懦弱，並決定下次無論如何決定提出，免得自誤誤人。終久我是完全屈服，同羔羊一樣，絕對是受了你這牧者支配。但是我到現在，我仍然是時常悔恨着自己的孟浪，不應該使這件事同磐石一樣的固定下來。

我已往曾經幾次狠機巧狠敏捷的逃過許多的情網，不知爲什麼見了你就這樣的變化了。我已往所以拒絕女人的愛，並不是謬許自己是太上無情；因爲我曉得我自己的弱點，是不應該享受沁人心肺也磨人志氣的熱戀。

第一：我這不安分的習慣，將來絕對料不到是什麼結果；最低的程度，必是四方流浪。爲免除自己受牽制起見，是不應該與任何人發生較深的關係。第二：是我身體由苦役而來的隱患，亦由不自愛的原故，受了很大的戕賊，已後也不見得爲愛惜身體，就能使他復原；因爲世上比我苦的人，還多着呢，

我現在的身體，仍算是狠強壯；因爲隱患所追迫，常恐怕不能幫助實現我自己的願望。我一個人的時候，無論在什麼時死了，絕對沒有一點留念。如果我們兩年後的計劃實現，一定要增多我許多的顧慮。所以我現在請求你，赦免我這個可憐的靈魂，你彷彿高潔的聖母，赦免無知的動物一樣的赦免他吧。

我崇拜你是上天聖潔的母親，我雖然離開你的懷裏，決計仍裏着我生命的餘燄，在世間爲你服勞；裏着上帝

的聖意，爲人類造福，無論什麼時候結束了我的生命，我感謝你給我生活史上一段的滿足。 —漢英—

我讀了他這信，同發了狂一樣。隨卽在他的信封上寫了幾個字，教我的老媽子，把他找到我家內來。——因爲他家人多不好講話——不到二十分鐘，我在門口望了六七趟；他果然穿着昨日的夏布長衫，晒着灸人的驕陽，隨着老媽子來了。

進了門，老媽子跑得熱騰騰的，到房內去拭汗。他頭上也是浸浸的，我見了他，急得什麼是的，不曉得要他什麼樣纔好。他望着我只是淡淡的一笑，我被他笑得從腳板底一直冷到背脊。他狠乖巧的問了我一聲：

『後院子內，今天有風嗎。』

我狠機械的點了一點頭，他就搖着摺扇向後院內走，我也機械的跟他到了後院。院內西樓後壁，有四棵滿張着碧綠透明葉子的桐樹，綠蔭了半院，樹下躺着一塊長方的青石，這是我們歷來午後納涼談天的地方。他進了院，將長衫脫了，望草地上一擲，自己不住搖着扇子低着頭望青石上一坐；我也機械的坐在他的旁邊，很急迫的向他追

問：

「什麼——你懊悔了嗎？」

他朝我望了一眼，又低下頭去，很頹唐的嘆了一口氣。

「我現在矛盾的思想多！」

「呀……」

「你以為我現在才矛盾嗎？——我以前就是矛盾！」

我心內只感覺萬分的空虛，也不暇深想他這話的意思，只仍追迫的問：

「做人的勇氣又喪失了嗎？」

他受了冤枉似的，停了扇子，直起腰來向我搖頭的說：

「不！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這個勇氣還是有的——」

「別人這種勇氣是不應該有的！」我截住他的話這樣說：

他很受感動，深深的嘆了口氣，很局促的準預站起來，我把他一拉，回復坐下來。

「你錯了，我們的事，是這樣輕鬆的可以解決的嗎？」

「……我現在還是錯，還是矛盾，如果你允許了我書信上的意思，我又不知要苦悶到什麼程度！不過我怎麼肯忍心這樣犧牲你呢。」

「……………」

經過這一次變化，遂決計變更兩年後的主張，到秋天就結了婚。這一年在家鄉做一年事，第二年在海濱商埠一年，第三年又回到故鄉；因為懷着棠兒，又看我的母親；春天棠兒產，冬天我母親又下世，我家的房子，就改了一所女子小學，並且以母親的名字做校名，藉以紀念她，漢英慈善的叔父第二年死的，苦役他未成年的身體的嬸母，與他那市僧的堂兄弟，又不甚相得；我們在家鄉遂沒有什麼掛念，開始向遠的地方流浪：內中在南洋四年，回到北方二年，去年回到南方來，他的咯血病自結婚以後，時好時壞，從未脫體，他的身體，從南洋回來，就日漸衰頹：雖然回到南方來，可是終久不得復原，日與藥物相周旋，仍是日益加重，延至今年七月，他竟離開這世界。

我們這十年間的生活：狠和平，也狠緊張；狠辛苦。也狠滿足。經濟的收入也狠豐富，如果當初把生活費以外的錢儲蓄起來，現在狠是一筆大款項，只是漢英隨時隨地的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從來沒有存積過。去年病倒的時候，反四處寫信向人借錢，也沒有受過什麼大的窘迫。

他未死的前幾天，曾有幾句話。——他平素常有這些達觀的話，不過最後這幾句話，使我更外記得牢固些。他閉着失了神的雙目，狠安靜的躺着。他說：

『死是人生之路的最了的一站，不常有而終於必有一的一件尋常事。我現在病得這樣，我的生命就這樣的結束了呢？還是再有幾年掙扎呢？現在仍是料不定。如果隔幾天會好昵的？那只有自己失笑沒有什麼樣，到似乎要寫遺囑的樣子。如果隔幾天就結束了我的生命呢，那麼不得不乘我腦經尚在清明的時候，把幾句要說的話說了：免得彌留的時候，使自己難堪。』

他停了一停，表示他氣力不繼。我到了那幾天，夜內常有許多惡夢，也恐怕他的生命不久要結束了。只是忍

着自己的感情，靜靜的聽他說：

『現在想起來，最初還是怪我有意犧牲你；如果我的生命就此結束，不是照了我所料的結果了嗎！這個舊話，現在也不必多說，現在所要說的，第一：就是我死後你自身的問題，我教你立即離開我這裏與教你永遠不許離開這裏，同是侵犯你的自由。我希望你仍然像十年前那樣勇敢的自決，你想什麼樣，就什麼樣，絕不要有所顧忌。第二：是棠兒，無論你已後什麼樣，不要教他離開你，我看他的身體性格，也許將來有點作爲的。不過這還是我沾滯的地方，他雖然是我生的，我死了，除給他一個姓以外，還有什麼關係呢？』

他這許多話，分幾氣才講完了：我聽了真是同刀洞穿了我的心胸差不多，眼淚同開了口的水管一樣的止不住，比我母親死的時候哭得傷心。他那深陷的眼眶裏，也潮濕了發光，發出那悲咽的聲音勸着我，他說：

『你不要呆，我們已往的關係，彷彿是互相拿繩子把互相綁住，互相也準備給互相綁，所以才得互相結合起來的。如果任何一個人死了，這個相互的關係就算消失了，

我往日綑着你的繩子現在朽爛了，你要綑的東西也消滅了，這個關係還能算存在嗎。』

我聽了這話，格外哭得利害，他被我哭得不耐煩，激怒而又悔恨的呵責我：

『你現在忍不住一分感情嗎！……假說你在我已前死，我也不見得就爲你守着一輩子。……早曉得你哭得這樣，我這許多的話也不應該說。……這樣你還怕要想到我話的反面去。』

我哭了半天，他斷斷續續的說了許多話，每一個字，都同針一般的刺到我心上的深處。如果在平常說，並不覺得什麼，不過在這黯然無人的房內，他又不住的呻吟，躺在昏暗的床上，不是藥爐上有點沸水的聲音，破着這死一樣寂靜的空氣，房間內同古墓差不多，一點生氣都沒有。我腦海內也模糊的不斷的湧映着無數的慘影，鬱着滿肚子同靈魂被撕碎一樣的哀悲，久經等着機會發洩的眼淚，同決了堤的水一樣，只是越流越泛濫。他看我越哭越傷心，真是激怒，連連拍着床沿，喊着我的名字：

『芸！芸！ 只顧你哭，你不顧到我嗎？……』

芸！……芸！……」

祥媽也張慌的跑到樓上，棠兒也喪着臉跟着她來，只是頻頻的問：

『什麼！什麼！』

及至看見漢英現着淚痕而帶着怒氣的臉，懷疑我們吵嘴。

『先生已經病得這樣，你還同他說什麼？』

漢英搶着回她。

『不！她聽不得一二句話 就這樣……』

棠兒流着淚抱着我的頭，頻頻的搖着。

『媽！媽！你不要哭吧！你不要哭吧！爸爸發氣 媽！媽！』

……

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最末的幾天，我問對於朋友，可有什麼話要說？

他說：

『近處的朋友，他們來看我的時候，差不多的話，已經同他們講過。遠處的朋友，自有近處的朋友告訴他們，

我如果死了，你可寫封信把小山，告訴他這消息，大概
他會來的。』

我萬分的忍着自己的感情，問他對於我與棠兒，還
有什麼話說。

『有話也不說了。……』

我伏到他的枕旁，靠近他的臉。

『我現在明白了，你有話說吧，我決不哭。』

止不住的眼淚，已流了他一臉，他臉上現了一線的苦
笑，隨就沈默了。

『我使你半途落空，將來不要再加重我的罪過啊。』

他的意思仍是要我已後的生活自決，我的神經只一
怔，硬忍着，免得他過分傷心，假着他的臉流了好一會
淚，他反抽咽了半天，最後振出一句聽不清楚的話，大概
是表示他對不起我的意思。

第二天就不能講話了，我隨就寫封信把他的小山；這
是他最愛的一個學生，離此不狠遠，小山竟在第三天夜內
趕來，與他的先生作最後的訣別。漢英在最後的幾點鐘，
只是流淚。淚乾了，一會，就斷了最後的呼吸。

.....

小山在此一星期，料理着他的身後，並同我計劃刊行他的遺文；他因為職務的關係，先離開這裏，準備隔幾天再來。並且邀我們母子能同他家合住，他的夫人，也狠希望能合住，並說他的夫人聽說漢英要死，曾哭了一夜，因為小孩子同職務的關係，未能全來。

他死了這一向，還算不狠寂寞，來了許多的朋友，到現在還紛紛的有信來唁吊，十之四五是我不認識不知名的人。這許多信之內，只是你這封信，引起我的感想最深。十年前要遺忘而遺忘不了的舊夢，被你這短短的幾句話，完全的整個的又喚回了。這封信如在漢英在的時候來，我可沒有什麼感想，在他死後你來這封信，言語雖然狠簡單，意思也同那許多的信一樣的單純，但是我現在這過敏的神經，不能不想到許多意外的事。

細玩你來信，好像你還沒有結婚。你信中並沒有提到十年前的事情，只是末了署名上用了，「你十年前的舊友」這幾個字。我記得那時你會有一句話：「你不允許我，我一輩子總不結婚。」我被你糾纏不過，曾有一句憤氣的

話：「除非陳漢英死了！」唉！你果真還沒有結婚嗎？果真在漢英才死你就來了嗎，不過我還相信你不是這樣忍心的人。

你來信又說，你現在與已前完全變成兩個人了，性情變成孤僻冷靜。這也許是你至今未結婚的原因。不過我不相信這十年之內，交游不狠偏狹的你，竟然未能遇到一個可以相處的女性。你雖然不會說是因為我而耽誤，你素以為腦筋不狠簡單的我，怎麼會糊塗得這樣呢！

你來信原沒有提到一個字，如果我這個推側錯了，反是侮辱了你一切的善意，請你原諒我現在思想的失常，現在既是想到這個地方，也不得不把我對於這個事情的整個的想像告訴你，至於你一切的善意，我毫不內疚的領受你，本來我自己承認我的靈魂是有你的一角，這個你也許是承認的，你願意我們再恢復以前的友情，這個我是可以承認的，但須有附帶的條件，朋友以外的事，不獨我自己喪失了這個資格，也不允許你還有得到我的權利：你要我的靈魂，我是可以給你；你要我失了靈魂的死軀殼，我也可以給你；你要我現在尚延着殘喘的人，那我可是

不能，今生今世總不能。

我所以要拒絕你尙沒有表示以前的意思，有三個原因。第一：自漢英死後，我已喪失了生活的勇氣；當你我認識的時候，你不是總說我狠果決嗎？我那時也自以爲果決。可是隨漢英十年，在他未死以前，也還誤會着我還狠果決。誰知他一死，纔發現我自己的弱點；已前許多事情，均經漢英的決斷，雖然他是決斷的我的意見，或者是稍爲修改，或者是步驟變換，大致決不會錯，漢英也承認過我這個。現在這個最後的決斷者，已經離開我了，明知是不會錯的事，也再三再四的猶疑，像失了舵的船，再不能安定的進行，也再沒有到岸的機會。就是到實在不能生活的時候，只有實行我最後的意志，現在尙能延喘於人世，只是爲我還有未了的責任；這個責任果否能羈絆住的生命，現在是不能決。

第二個原因；爲我的棠兒。——漢英身後唯一的棠兒，他的性情，體格，與天資，雖然不能盡量如意，比較普通小孩，總算是優秀的，將來也許有點作爲。他的爸爸雖不是什麼赫赫的偉人，却不能說是在社會上一點地

位沒有的人，尤其是教育界，提起來總曉得有個陳漢英。——這就是漢英給他兒子的遺產——將來也有人曉得這是陳漢英的兒子，我因為我的兒子，不忍他將來有兩個爸爸的名義。

第三個原因；我已經衰老，老到你所不能想像的程度了，已經喪失了再做人婦的資格。當年攝魂的雙目，現在已變成蒙滿塵塵的暗珠；當年烏雲般的鴉髻，現在已變成握不盈把的褐絲；當年清婉的聲音，現在已變成斷了股的琴絃；當年豐潤的面頰，現在已變成委塵褪色的殘花。當年臨風玉立的身軀，現在已變成皮縐骨立的衣架；並且腦力退化，感覺失常，拂逆稍深，即會哭暈，總之：當年你所傾倒我的處女風姿，現在已完全消失干淨。

我這些話，你或許不相信，怎麼彈指間的十年，竟會老到這個地步嗎？是的！老到這個地步了，委實是老了。不過你如果看見我，也許還能滿你的意；因為你縈懷着十多年的夢想，決不會嫌我老。不過我委實是老了，尤其是那看不見摸不着的心，是老得不堪了。你當年看見的是天真活潑的處女，現在已經是飽經世患的婦人哪。

你或是譏笑我，芸也變成個守節撫孤的人嗎？芸也有了社會傳統的未亡人的觀念嗎？不！芸不是這樣的人！芸沒有盲目的守節觀念，也不是片面的貞操觀念，也不是漢英所說想到反面去。是我良心的主張，是漢英人格的反應，是我們倆感情的白熱，不是普通社會一種強迫的無味犧牲。

世上的事情，本不可假設的：假設我是跟着你十年，我相信，不會老到這個田地；假設漢英不是與我結婚，與一個有資產的女子結婚，也許他現在不會死；不過世上的事情是不可以假設的呀？

你不是說要來看我嗎？這個我也拒絕你，你如果不得我的允許，就經直的跑來，你走我前門進來，我就走後門出去，我決計不見你；老實說：我現在是坐在漢英遺容面前寫的信，我心內却是狠堅決；我如果看見你，我相信，你還是十年前那樣少年，你的聲音，笑貌，還是十年前那樣動人，也許我會輾倒在你的懷裏，而且你現在是改了統袴的氣質，又有了值得崇拜的地位的人，所以我不敢見你。你如果一定要見我，我有個附帶的條件，就是你須與

一個女子結了婚。否則，我決不敢見你。

我現在只有三十四歲，這是你曉得的，年紀並不算老，如果不是喪失生活的勇氣，雖然是衰頹，却還有再做一度婦人的資格。在尋常的婦人，正是受着男性追逐的時候，正是他丈夫最熱愛而最可怕的時候，同午心內的太陽，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可是在這喪失了勇氣的我，已視為隔了世的夢想，只剩了羨慕他人的興趣哪。

好友：不久我要回到我的故鄉，我那母親的小學，已經有信來，他們曉得我的漢英死了，教我回去辦理那所學校。我母子經濟的問題，一時不至於受窘；萬一有必要的時候，我一定狠老實的請你幫助，如果我的病到了程度的時候，或者我實行我最後意志的時，我一定請你來看我最後的呼吸。

吾友：你光榮愉快的前途，再不要因為我而耽誤吧，你恕我已前的罪過吧，你為圖謀我們有重新把關的機會，你趕快結婚吧。

蜃 樓

章克標著 實價六角

虛無漂渺的仙境，偏是遍在人間，只要你有本領去發見。我們的蜃樓的作者，就是貢獻出這仙境來的，他的寫述是這樣的周到，令你看了，會覺得如同身臨其境，因為你也是入了仙境了。但作者的追求是無終的，他並不能滿足一切目前的事跡，所以全書中又泛溢一層向上的情味，也有不滿足於現狀的哀愁。現實的幻滅與理想的不可靠，成了全書的根本的悲調，這是歡樂中含有悲哀，甜味中微着苦澀的朱古律糖。

戀 愛 四 象

章克標著 實價六角

世界上再沒有比戀愛的變幻更厲害的了；誰的戀愛都有他們相同的地方，誰的戀愛都有他們相異的地方。這一集子，除了戀愛四象正篇以外，也都是來表現那種變幻的。已戀愛過的，未戀愛過的，以及將戀愛的你們都能在這裏面找見你們的靈魂。

抽象觀念與具象觀念

再 生

主觀主義的藝術，不是觀照，而在現實所不能充滿的世界，揭起自我欲情的觀念（理念），由向着那裏的遏不住的思慕而起訴嘆哀怒絕叫的藝術，所以他們的世界，不是現在實有（sein）的，而是在該有（sollen）的地方。

那麼，這個該有的世界又是什麼呢？那即是主觀所揭出的觀念，由各個人的氣質，個性，境遇，思想，而內容各各不同。而各個主觀的文學者，由各個的特殊觀念，構想出各自的夢，與 Utopia 而創造善的世界。但在此

idea 之中，概念定義得很明白，極抽象的觀念有，而反對的概念不很分明某種縹渺的象徵的具象的觀念也有。

第一，先把概念頂分明的東西說來，凡是所謂主義即是。稱爲主義的，不論是什麼主義，觀念是由抽象的思想，把主張由定義地規定了，所以在一切 idea 之中，這是頂分明的。但藝術的本質，原來是具象的東西，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故如後所述，大抵藝術上所揭的，idea，不是如主義之類，而是比較在概念上是漠然的因而在具象上是比較實質的與別種稍異的觀念。這且以後再說，現在先解釋主義。

主義，有種種的主義，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國粹主義，享樂主義，本能主義，自然主義，Dadaism, Nihilism 等，是數說不定的，但有主義之名的一切，是各個人所揭出 idea，在主觀是意想着該有的世界的。各個主義者，是要由此以指導，改造世界。故一切主義，不論何種主義，本來不能不是理想的東西，但世上有反對‘理想的東西，的反理想主義的主義，即如現實主義，無理想主義，或虛無主義之類。

這是怎樣的矛盾！至少人若不揭出了主觀，有對於某理想的觀念，不能說有主義的，但他自有主義，而是拒否理想的主義，又何故？但這不思議並非不思議，因為否定理想的主義，在其否定之中，尋得他自身的理念（觀念界）之故。例如佛陀的幽玄哲學，在否定一切價值上，主張最高價值的涅槃。還有所謂 Nihilism 否定一切的存在權威，而對於虛無感到權威，於此得他自身的 idea。Dadaism 說不奉一切主義，却奉了個不奉什麼主義的主義。放在絕對的意味上說，在世上不是 idealism 的什麼主義都沒有，一切是主義的一切，她本身就是理想的觀念的了。

但藝術非抽象的而是具象的東西，純粹意味上的藝術品，此種如主義上所稱的觀念上的 idea。藝術家所保的 idea，是更其漠然的，在概念上，差不多，不曾受反省的某種‘感受着的意味’。藝術家若是純粹的藝術家，決不是任何主義者，因為藝術若有了主義，便要失去真的表現，以下為要說明此事，把觀念上的抽象的和具象的，即為觀念抽象物與具象是怎樣差異說說。

具象的一切東西，由種種雜多複雜的要素而成立。具象的(具體的)存在，實即多在一中融合，部分在全體之中有機地滲透混和而得了統一而已，但理知的反省，把這用概念來分析，把有機的統一換為無機的，部分分列在各別的架子，配了檢查的卡片，以便索引。於是應了必要的場合，吾們由此索引，尋着架子而抽出，這即是抽象。故由概念地所抽象出來的一切，不是真的具體的，是從全體分出來，沒了架子，經過人爲的整理，不有什麼生命的有機感。有真的生命感的事實，帶不爲概念所抽象而是具象的東西。

那麼，在吾人生活上常時感到的，想着的，惱悞着的本身，都是具體的。即那是由環境，思想，健康，心性，及種雜多的條件而成立。然人類的語言，都是抽象上的概念，不過是事物的定義，故言語而作為概念，即說明和記述而使用時，到底不能表出那有實在的意思。要表出這些具體的思想來，只有繪具，色彩，音律，描寫，和文學。吾們把這叫做表現，所謂表現就是藝術。

一切的藝術家對於人生所持的 idea，是由此種生活

感所欲情其個具體的東西。所以不論像主義者所有的可以議論，說明，成爲概念。爲主義的 idea，本身即是抽象上的觀念，有人爲的區別的架子，有檢查卡片的思想，所以隨時可以由反省照出自由辯證，在定義上說明都可以，但藝術家所有的 idea 不是此等無機物的概念，實在不能由分析而捕捉到的有機的生命感，所以全然不能說明，也不能議論，不過單作心性上的意味，意識地情念着罷了。

故藝術對於他自己的 idea，沒有反省上的自覺。換言之，藝術家對大生欲情什麼，idea 什麼，在他自身是不意識到的。何況向了別人要說明 idea 的是什麼，全然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們的 idea 只能在音樂，繪畫小說等的表現中說出，例如看了歌麿的繪畫，又以明白知道他的 idea 是向 Eroticism 的艷麗的沒落，在藝術上，只有表現是說出真實的 idea 的。而如此表現出來的。決不有何等的概念。有了概念的 idea，已經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了，所以是屬於主義的範疇。

故在藝術及藝術家的 idea 用觀念是文字感不適切

的。觀念的文字，總像暗示着一個概念，其自身指示一種抽象觀念。而藝術的本身，真是具象的東西，所以這語感不適切，反而是 Vision 或‘意思’更妥當。而再確當的是夢的一個字。那麼把觀念這字改字為夢，而想起來，那麼那時的實體的意味就明瞭易懂了。即藝術家的生意不是揭出觀念的生活，而是有夢的生活。因這若是前者，便不是藝術家而成了主義者了。

有豐富的生命感的藝術品，在表現上多說着這具體的 idea，例如托爾斯泰，杜思退也夫新基，斯德林特堡的小說，在各作家的立場上，是有個某種 idea 對人生情熱着的。吾人由他們的作品，接觸那個 idea 的情熱，在那裏直感着其種意義。但要把這化為語言，而由定義地說明是不可能的。因為那不是主義，也不是可以稱為理想的，不過是具體的思想，非概念地直感着之故，而批評家在藝術上所當做的工作，是要分析這個具體的 idea，由抽象上去看察，有的在托爾斯泰中發見人道主義，在斯德林堡發見厭世觀。

同樣的 idea 在繪畫，在音樂，在詩都可以發見，一切

的本質都相同，就中，因詩在文字中是頂主觀的，在詩和詩人，idea 真得音調，深深地感現的。不是別的所能比。詩人生活中的 idea 純粹是具體的東西，全不能由觀念來說明的。是純一由心性所感得的意味。芭蕉對於這 idea 的思慕叫做‘漫想。’他由此以追旅情，而步行奧的細道三千里的旅路，西行也一樣，由不能充實的人生孤獨感，常蕭條而彷徨於山家，迫求着何種的 idea。他們所求的東西。由無論怎樣的現實所不能充實的某種柏拉圖的 idea，是向魂的永遠的故鄉的追慕情熱，所夢見的實在。

此種 idea，是許多詩人所共通的本質。也許是詩的靈魂的本源，因為古來許多詩人所歌着的，在究極是某一種，無論怎樣是欲情所不能充實的，訴出在生命胸底響着的孤獨感。實在啄木所歌咏的，‘沒有生命的不可的悲哀呀，撒拉撒拉捏起來，以手指縫裏漏出。’‘從高飛下來一般的心境，而把這一生完了嗎？’他所求的是什麼呢？恐怕啄木自身也不知道吧。不過，在有些地方，某時，求像燃燒出一般的生活的意義。像蛾羣投到燈火；投出全主觀的一切！不住煩心的憧憬，追跟實在的 idea 的熱

情，因之他的生涯不能由藝術滿足，不能由社會運動滿足，不絕追求人生旅情的思慕生活‘像在什麼地方，’‘像在麼什方地有我的事，’深深傷心的生活。

但爲詩人而不深深傷心的有誰。中國詩人懊惱地嘆息說‘春宵一刻值千金。’這是向快樂的非力的冒險，追去追去還不追着的向着生的意義，萬人心中所共同着的嘆息。總之詩人的 idea 優於其餘的一切藝術家，熱情深深地燃着，而做那文字一般夢的夢。

4,4,1930.

二種的藝術

再 生

藝術家的範疇有二：主觀的藝術家和客觀的藝術家。前者常追觀念，取對人生意欲的態度，後再反之，常持靜觀，取對存在觀照的態度。

於此，前者即主觀的藝術家，對於人生欲情，夢想更善的生活，常不滿足於實在的世界，而憧憬該有的世界。而此該有的世界，即在他們的藝術中所現的Vision，揭出主觀的觀念。所以此種藝術家，比什麼是生活於觀念的，是切望於觀念中實現的。他們真所願的，是在主觀

的熱望的夢中，他們自身實在生活着，現實出來的。即觀念是其生活的目標，規範，所願望的一切理想，而藝術（表現）不過是對於此種idea的憧憬，勇躍的意志，或者是嘆息，祈禱，或者是絕望的可憐的慰藉（可憐的玩具）而已。所以，在他們表現不是第一義的東西，是到觀念的真實生活的行路的「爲生活的藝術」。倘使他們達到了希望，那祈禱見效，實現了那情熱着的夢，那麼表現已不必要而藝術也即可放棄。（不過真的藝術家所有的夢想，是觸於idea的深奧的實在，永無實現的可能，結局他們終生爲藝術家。）

但在客觀的藝術家，和這有別種的態度，而考表現的意義。他們不由主觀而看世界，只就對象觀察。他們的態度，不是把世界拉到他們的地方來，是要在現實的某所，去發見意義與價值。所以生活的目的，在他們是價值的認識，即真與美的觀照。但在藝術上，觀照也就是表現，所以藝術與生活，在他們成了同一意義的東西。即藝術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藝術。藝術不在生活以外，而在生活本體中有着目的。因爲生活的目標，在他們是表現（觀

照，)藝術與生活，不過是同一語言的二重反覆罷了。

即在他們，藝術正是「爲藝術的藝術。」

平常講着的「爲生活的藝術」「爲藝術的藝術」的真實的本質，即如前所述。就是「爲 idea 的藝術」「爲觀照的藝術」的別名，也即是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從人生觀的見地所來的對於藝術的不同的觀看。站在主觀的浪漫主義的人生觀的人，必有爲生活的藝術的想，而在客觀的實現主義的立場上的人，必有爲藝術的藝術之思。但是應當注意的，此種見解是在態度上，在藝術作品的批判上，並無何種關係。

爲說明此事實，我們取別一個例。譬如做學問的人，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態度。大多數的人，爲立身出世而學問，也有許多人却爲社會民衆的福利，而研究學問。或者，還有一方面，要由學問以釋生活上的懷疑，而得安心立命。最後還有並無何種別項目的，不過純由做學問的興味，即做着「爲學問的學問」的人

如此，做學問的人的態度，有種種不同的種類，但學術而作學術批判時，只問其純爲真理的學術價值，與別

的真理價值學術價值無價，例如電報。汽船等。不問其發明的目的在於社會的福利，或由於純科學的興味，在發見的價值上是沒有變更的，又牠的學術上的批評，也和利用的有益無益不相關涉。

藝術也和這一樣，作家的主觀的態度，和價值上的批判無關，所以只要你願意，藝術爲出賣而做也可以，爲商品廣告也可以，爲共產主義宣傳也可以，爲匡正社會的風紀，福國利民也可以。不過，在批判牠起來，却不能由這各個的立場來說。要看牠的表現本體的藝術價值。若不如此，由各個主觀的立場來做藝術的批判，就沒有一定的標準可以依據了。因爲有的要主張宣傳的效果，有的却重視商品販賣的效果，有的要說教育的效果，各個的價值基準，全然不完之故。

因而，在藝術的批評，不問作家的態度如何，單由表現的作品中間其爲藝術的純粹價值，（爲藝術的藝術價值）。現今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盛行獎勵宣傳共產的藝術，吾們對牠的批判，不是問其宣傳效果之有無，而單問作爲藝術價值的魅力的有無。對於所謂教育映畫，傳染病

預防宣傳傳單，批判的準據之點，都是相同。在這些時節，若聲明並非單為藝術而作，是由社會意識的大義而寫，所以要請求酌量情形特別稱贊（仍是作為藝術的，）此種前後矛盾的自在的要求，到底不能容受的。

「為生活的藝術」與「為藝術的藝術，」在這一點的批評，也是同樣的。在作家自身的態度，不論藝術是作為慰安的可憐的玩具或真心的拚命的工作，在批判一方面是無關的，都是有着表現的魅力，為作品而能感動人的為好，即藝術的批評只是在藝術上的，換言之，無論是怎樣態度的藝術，從藝術本身的立場，由藝術的目的來批評的。

那麼，所藝術是由藝術的目的作藝術而批判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換言之，即藝術批評的基準點是在那裏？對於這個的問答，一般人個個知道的。即藝術的價值批判是在於美，只從這基準點，決定作品的評價。這裏當然什麼例外都不許有的。是藝術品以上，都得從美的價值來批判。藝術的評價，不在這以外，也不能拒否這個。

但在美的種類，有大異其特色的二個對照，其一即純

粹的藝術的純美，其他是比較接觸於人類的生活感的別種類的美。此處，「爲藝術的藝術」所求的，是屬於前者的美，所以他喜好爲純美的明徹知慧，描寫和觀照周到的，表現有藝術的洗練，而具冷利的非人間的感覺，求這清明證澈的美。反之，另一面的人，不喜此種非人間的美。他們在藝術所求的，是比較觸於人間性的情緒，高調着宗教感和倫理感，生活感情琅然作聲的，是意欲的有溫感的美。

凡所謂「爲生活的藝術」都是求這屬於後者的美。所以，他們從此點反對藝術至上主義的審美學，而主張比較活力的藝術論。目今所謂普洛來塔利亞文學；便是屬於後者的一派，他們所要求的藝術，實是此種美。因之，他們表面上雖說着爲宣傳的藝術，而內面仍想他的作品作爲藝術而批判評價，態度極爲曖昧不徹底。這一派的迷忘，是在於藝術上所正當求取的美的意識，和政治運動的觀念形態，無差別而錯覺了的愚昧。

於此，前者的美，即「爲藝術的藝術」所求的美，是觀智明澈的觀照的純美，正是屬於美術所範疇的冷感的

美，「爲生活的藝術」所求的，比較燃燒的富於溫熱感，是屬於音樂範疇的美。然而「爲生活的藝術」本來是由主觀主義的立場出發，而考察人生的，他們所求，非美術的純美而是音樂的陶醉，全是預定的當然的歸結。這在別一方面也可以說同樣的話。那麼所謂：「爲生活的藝術」和「爲藝術的藝術」結局還不過是主觀派和客觀派的對於美的見解的不同而生，在本質上說起來，還同是藝術主義者的一黨，是可以明白了。

由上節所述，我們已解明了。「爲藝術的藝術」和「爲生活的藝術。」藝術上所說的對語，由以上所述，已盡其本質。在這以外，決沒有別種的解釋。然在日本的文壇，很奇怪地由以前來的傳統，所有的術語，都用了一種纏夾了的意思通用着。例如藝術至上主義一語，全是用得與本意甚爲遠隔的可笑的滑稽，同樣爲生活的藝術一語，也是有如同兒戲一般可笑的解釋，從昔時被俗解。在這一章裏，簡單地把稚愚的俗見啓蒙一番吧。

在日本過去的文壇中，把這爲生活的藝術的命題，作爲描寫生活的藝術解釋，因此有所生活派的一派文學，很

僭越地自命爲是「爲生活的藝術」。這所謂生活派是什麼東西，後面再說，不過倘說描寫生活卽是爲生活的藝術，那麼古今東西一切的文藝，都要屬於爲生活的藝術了。因不寫生活卽 Humanlife 的藝術是實在不存在的。卽有的寫思索生活，有的寫求道生活，也有寫性的生活，也有寫孤獨生活。也有的寫社會生活。

但在過去的日本文壇，把這生活二字，作狹義解，作爲穿衣吃飯的實生活，或臥床茶飯的日常生活之意，於是所謂描寫生活的意思。便以是爲米鹽的家庭生活及日常茶飯的身體記事做題材的意思。這就是所謂生活派的文藝，但是爲生活的藝術，在本質上與此種文藝不同，此種文藝，倘使可以做叫爲生活，那麼這「爲」又是什麼意思呢；這是 for 的意味，卽是向着生活，非爲生活的目標是很明白的。因爲飲茶，說閑談的日常生活，或單是爲糊口而做工的生活，卽單是爲存命的實生活，沒有什麼idea 也沒有目標，是開端這明白的，那麼這「爲」是作利用，有效的意味嗎？過去的自然主義的文藝，大抵這樣解釋了，不過這是更加不可解了，成非凡奇怪的謎語了，因爲貧民

窟的草棚屋以及臭污的生活，寫出來的文學，爲實生活又什麼利害呢？

讀者若有常識，則在今日的文壇，此種啓蒙是無用的，文藝上並不能由描生活而即叫做爲生活，要對於生活有理念，而揭出向 idea 的意欲，才叫做「爲生活的藝術」。況乎把生活作狹義解，把日常茶飯身邊記錄之類，用沒主觀的平面描寫，這那麼能是「爲生活的藝術」呢？在日本文壇常識所稱爲生活主義的藝術，是一種茶人的身邊小說，與真的「爲生活的藝術」，是立場全然相反的文學。

所謂真的意味的「爲生活的藝術」如前所說是追跟主觀的生活 idea 的文學，除此以外，不能有別的什麼解釋。所以例如歌德，托爾斯泰，是典型的爲生活的藝術家，即溺感於異端的快樂主義的王爾德，也不是別種，是爲生活的藝術家。因爲他是極有詩人氣質的漫浪的熱情家，一生追逐着夢，求那異端的美的理想鄉，但世人往往以王爾德爲藝術至上主義者，稱之爲藝術的藝術家。這是俗見的誤謬，順便在此一提。

元來爲「藝術的藝術」，一語，是文藝復興期的人文主

義者所創用出來的標語，在當時基督教教權時代，對文藝的受宗教及道德的束縛，宣言藝術的獨立自由的話，即人文主義者的此語之意，是藝術不是為教會，為說教，是藝術自體，而該作為藝術而批判的。故在當時是正統的藝術批判的主張，元來不是對於「為生活的藝術」，的別種主張。

然當時的人文主義者，是叛逆了基督教而起，此「為藝術的藝術」，一語中，自然含蓄着反基督教，反教會主義的異端思想，即當時的人文主義故意寫出冒瀆神聖的思想，追求基督教視為異端的官能的快樂，讚美視為惡魔的肉體，為反抗一切基督教的道德，在他們的標語「為藝術的藝術」之中，就被想作有異端的異魔主義及官能的享樂主義。然藝術自身即有美的意味，故唯美主義與藝術至上主義必照他和異端主義及反基督的惡魔主義相結合了。目今常呼十九世紀的王爾德，波特萊耳為唯美主義，藝術至上主義，「為藝術的藝術家」者，實是文藝復興期以來的由人文主義的在文壇的傳統。

但此種稱謂，當然已不是今日的東西，該與哥昔克

建築的寺院同樣，屬於過去中世紀的遺風，在今日的時代思潮中，美和藝術已經沒有加特力教的叛逆的異端之意，而我們還用着那古式的意味上唯美主義和藝術至上主義，那是太可笑了。在今日所可說為唯美主義的藝術，是超越了人間感生活感的真的超人的藝術至上主義——即純一徹底的為藝術的藝術，——只有在此可以思惟。

3,4,1930。

平 凡 的 死

滕 固 著

實 洋 五 角

滕固的作風，是近乎頹廢而追求唯美的，苦悶中充滿着熱烈的情緒，哀叫中洋溢着清芬的心靈。但這集中他的思想和文字已起了絕大的變化，有要產生出光明燦爛之花來的氣象！那是值得寶貴的。

妖 媚 的 眼 睛

黃 中 著

實 洋 六 角 半

黃先生是文壇老將，不用說文字非常純熟。可是他的作風，和以前大大不同，在我國文壇上別創一種風格。技巧的寫寫，內心的表現，獲得不少讀者的同情。要讀最應當的小說的便得買一部。

爲 的 是

——徐志摩——

(一)

女人：

我對你祈禱，

我對你禮拜，

我對你乞討，——

爲的是……

(二)

女人：

我爲你發癡，

我爲你頹廢，

我爲你做詩，——

爲的是……

(三)

女人：

我拿你咒罵，

我拿你凌遲，

我拿你踐踏，——

爲的是……

給‘小 郭’

我記不得維也納，
除了你，阿麗思；
我想不起佛蘭克府，
除了你，桃樂斯；
尼司，佛洛倫司，巴黎，
也都沒有意味，
要不是你們的艷影，——
玖思，麥蒂特，臘姝，
翩翩的，盈盈的，
孜孜的，婷婷的，
照亮著我記憶的幽黑，
像冬夜的明星，
像暑夜的遊螢，——
怎教我不傾頹！
怎教我不迷醉！

十六年之雜碎

傅彥長著 實洋四角五分

莫小覷這「雜碎」兩字，這原是著者的自謙。其實拿著者的聲望，文字，思想而言，已經知道是一部絕好的論文集了。凡是讀過著者作品的，不用我們故意宣傳，也知道著者是個淵博的學者；對於東西洋藝術都有極深湛的研究，極豐富的考據，極精確的見解，極奇異的發見。這一集便是他搜剔成的，為朋友們所公認為極有價值的一等文字。雜碎？不，那是珍貴的大寶藏！

火與肉

邵洵美著 論文集

實洋四角五分

從暴烈的狂焰中爆出濃膩的媚香——火與肉的文學。有火一般熱烈的情緒，肉一般誘惑的色彩！像夜合花的芬芳，像駝峯般的奇味，富有刺激性的；可以把來煮熱我們枯瘠的生命。是關於莎蕪，史文明，萬蕾等的研究和評論。

黑 暗

胡 開 瑜

天空是這般的黑暗陰森，
呼呼的西風在屋頂悲鳴；
茫茫的四野都沉睡昏昏，
聽不見一聲二聲的人聲。

聽不見一聲二聲的人聲，
大地宛如在深淵中浸沉；
一切的舉動呀寂！靜淒清，
顯示出人間深深的酸辛。

顯示出人間深深的酸辛，
那一盞熒熒如豆的燈影，
在這腥穢的狹的牆衞裏，
一間發霉氣的草屋之中；

一間發霉氣的草屋之中，
坐着個蒼老頹齡的婦人；
斑白的頭髮映耀着銀光，
深陷的皺面表示出慘痛。

深陷的皺面表示出慘痛，
膝上還抱着四歲的孩童；
她兩眼炯炯地看着伊身，
半晌呀！半晌說不出苦衷。

半晌呀！半晌說不出苦衷，
憂思呀！只在她胸中慙慙；
天真的孩兒是無憂無慮，
只把兩手在伊胸前撩弄。

只把兩手在伊胸前撩弄，
他的天地還是歡樂融融；
他那知道他是無父無母？
他不知自己是子立茕茕。

他不知自己是子立茕茕，
不知抱着他的又是何人；
啊啊！更那裏會揣想到呵？
抱着他的是有無限悲痛。

抱着他的是有無限悲痛，
辛澁的老淚在眼中滾動；
靜默地痴呆地注視伊身，
忍不住了——終於啓動焦唇。

忍不住了——終於啓動焦唇，
向着那孩子苦苦地詢問：
“乖乖！你可知道你的姓名？
你可知道你是那家的人？”

“你可知道你是那家的人？

我的乖乖！你快說給我聽？，，

天真的孩兒迅速地應聲：

“寶寶呀！寶寶是陳家的人。

“寶寶呀！寶寶是陳家的人，

寶寶姓陳，名字叫做阿仁。”

她聽着忙按住他的小口，

她覺得有說不出的驚恐。

她覺得有說不出的驚恐，

這些不祥的字該應掩蒙；

倘然被人家知道個仔細，

陳的香火怕不是絕種！

陳家的香火怕不是絕種！

那是如何地不幸的命運？

她便改了姓名教道孩子：

“乖乖！你說錯了你的姓名！

“乖乖！你說錯了你的姓名，
你的名字本來叫做水清；
你是姓孫，你是孫家的人，
孫水清是你真實的姓名。

“孫水清是你真實的姓名，
你要牢牢記住，記住在心，
倘然有人來問你的姓名，
你應該說：我是孫家的人。

“你應該說：我是孫家的人；
乖乖！這句話要牢記在心；
現在，現在你試跟我再說：
我是姓孫，我是孫家的人。”

“我是姓孫，我是孫家的人，
天真的孩子便這樣應聲。
他呀！他不知道這個原因；
她呀！她却感着無限悲憫。

她呀她却感着無限悲憫，
抱起孩子在草屋中間行；
孩子在臂膊中微微含笑，
燈光在冷寂裏熠熠顫動。

燈光在冷寂裏熠熠顫動，
草屋內愈顯得寂靜陰森，
啊啊！看那一切都在變動，
一切都現出獍狴的臉孔。

一切都現出獍狴的臉孔，
她的心田感覺無限顫震；
她像立在狂濤駭浪之中，
她的腦裏閃着憧憧幻影。

牠的腦裏閃着憧憧幻影，
她看見了一灘碧血殷殷；
兩個青年在血泊中掙扎，
血泊中發出慘痛的呼聲。

血泊中發出慘痛的呼聲，
變成針箭刺着她的紅心；
宛如一星智光飛入腦幕，
她認識了血泊中的人影。

她認識了血泊中的人影，
哦哦！這是她的女婿阿林，
哦哦！這是她的女兒金鳳，
他們正同在血泊中打滾。

他們正同在血泊中打滾，
各人的胸膛都穿着一孔；
生命的靈汁從孔中噴出，
啊啊！是這般的殷紅殷紅。

啊啊！是這般的殷紅殷紅。
他們的臉色却漸白漸青；
蒼白的死光罩上了他們，
豐腴的肉體呀！還在顫動。

豐腴的肉體呀！還在顫動，
慘叫聲已漸漸隱沒無聞；
生命的熱燄也慢慢灰冷，
他們已不是這世間的人。

他們已不是這世間的人，
只遺留着一灘碧血殷殷；
他們的靈魂已飛向天空，
在空中高呼勝利的犧牲。

在空中高呼勝利的犧牲，
她的心靈却在戰戰兢兢；
她細看着血泊中的人影，
想起了他們已往的生命。

想起了他們已往的生命，
‘是如何相親相愛的戀人；
朝晚相聚的在教育兒童，
他們的生活是波平浪靜。

‘他們的生活是波平浪靜，
他們的精神是偉大奮勇；
他們忍不住惡魔的播弄，
他們不忍聽苦力的呻吟。

‘他們不忍聽苦力的呻吟，
便肩起社會革命的責任；
奮勇地奮勇地衝鋒前進，
革除惡魔是他們的使命，

‘革除惡魔是他們的使命，
盡力地前進，那顧得犧牲？
解除淒慘的苦力的呻吟，
他們呀！原是人類的救星。

‘他們呀原是人類的救星，
理應該光耀他們的前程；
請問那新來的大人先生，
為何葬他們在血泊之中？

‘爲何葬他們在血泊之中，
同橫臉的暴徒一般命運？
他們沒有帶殺氣的呼聲，
勇敢強毅是他們的精神。

‘勇敢強毅是他們的精神，
難道他們是錯負了使命？
但是，假如沒有他們衝鋒，
你能有今日這般的華榮？

‘你能有今日這般的華榮？
新來的惡魔呀！試去問心！
你殘殺了你偉大的功臣，
你漆黑的心呀！究竟何忍？

‘你漆黑的心呀！究竟何忍！？
多少青年爲了你而犧牲？
展轉在腥紅的血泊之中，
斷絕了光明璀璨的前程。

‘斷絕了光明燦爛的前程，
增加了無數苦力的呻吟；
難道這便是革命的使命？
革命的使命是這般情景！？

‘革命的使命是這般情景！？
徒殺了無數熱血的年青！
啊！可憐我愛的金鳳，阿林，
你們已被葬在血泊之中。

‘你們已被葬在血泊之中，
你們的青春已從此消盡；
你們的前途也斷絕不通；
你們只留下了這個孩童；

‘你們只留下了這個孩童。
那是你們的愛情的結晶；
如今在飽受着無限驚恐，
惡魔們還不肯輕輕放鬆。

‘惡魔們還不肯輕輕放鬆，
他們的臉兒仍這般獍狴，
凶險呀！凶險呀！威風凜凜！’
她的全身突然起了顫震。

她的全身突然起了顫震，
淒苦的酸淚滴落了衰容；
如夢初醒般的注視周遭，
才覺到孩子還抱在手中。

才覺到孩子還抱在手中，
不禁想起他未來的命運；
但霎時間她又轉過念來
‘哦哦！乖乖是我孫家的人。

‘哦哦！乖乖是我孫家的人。
她便向着他的額角狂吻；
她頹然倒坐在枯竹椅上，
想起阿林最後給她的信。

想起阿林最後給她的信，
語意中是含了多少英勇！
他說：‘革命是離不了犧牲，
怕受犧牲是算不來革命。

‘怕受犧牲是算不來革命，
兒等是具備着這個雄心，
兒等雖死，死了亦無所恨，
望你也不要爲我們焦心。

‘望你也不要爲我們焦心，
我們的靈魂是永世永生；
我們的事業呀！雖遭失敗。
我們的同志是正在奮勇。

‘我們的同志是正在奮勇，
他們的前途呀！還是光明；
只要人間的正義未消盡，
最後的勝利是總屬我們。

‘最後的勝利是總屬我們，
我們雖死，仍可這般自信；
只望你爲我們善養阿仁，
阿仁呀！他是我們的化身！

‘阿仁呀！他是我們的化身！’
‘阿仁呀！他是你們的化身！
是呀！是呀！是你們的化身！
我爲着你們要善養阿仁。

‘我爲着你們要善養阿仁，
我要養得阿仁長大成人；
我要培養他勇毅的精神，
我要灌注他人間的使命。

‘我要灌注他人間的使命，
繼續了你們未盡的責任；
含冤在血泊中的靈魂阿！
你們請在那兒安靜放心！

“你們請在那兒安靜放心！
我已決定擔負這個責任；
黑壓壓的長夜終有朝辰，
我們的太陽呀！總會光明。

“我們的太陽呀！總會光明，
我的心已燒着熱焰陣陣；
啊啊；我有什麼顫慄懼怕！？
阿林，金鳳，原是我的親生。

“阿林，金鳳，原是我的親生，
我要代為他們報警雪恨；
我要為着他們善養阿仁，
阿仁呀！他就是我的外甥。

“阿仁呀！他就是我的外甥，
也便是報警雪恨的先鋒；
我還有什麼呀！什麼懼怕！？
明明說出又有什麼要緊！？

明明說出又有什麼要緊？
我又何必苦苦地在隱蒙！
阿仁是報讐雪恨的先鋒，
便是我親親熱熱的外甥。

“便是我親親熱熱的外甥，
我要養成他去再度革命。”
牠的週身宛如火在燃燒，
激烈地發出慘厲的洪聲。

激烈地發出慘厲的洪聲，
生命力佈滿了她的全身；
她又奮勇地站起來開行，
她的眼前展開無限光明。

她的眼前展開無限光明，
熱烈的微笑浮上了臉孔；
她親親熱熱地注視孩童，
又不住地在伊額上狂吻，

又不住地在伊額上狂吻
母性的熱光湧現在眼中；
天真的孩子也快樂融融，
笑臉上更覺得豐肥柔潤。

笑臉上更覺得豐肥柔潤，
她愉快地向伊啓動焦唇：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乖乖！
我願爲你重作一度母親。

“我願爲你重作一度母親，
我願爲你重負這個責任；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乖乖；
我們期待着未來的光明。

“我們期待着未來的光明，
未來的光明呀！總會降臨；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乖乖！
莫忘記了你偉大的使命！

“莫忘記了你偉大的使命！
勇敢地踏上生命的路程；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乖乖！
從今後我們是相依為命。

“從今後我們是相依為命，
我們要珍重自己的生命；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乖乖！
我們預備重作一度革命。

“我們預備重作一度革命，
我的乖乖！我親愛的阿仁！”
狂熱的赤血在週身滾流，
她宛如一個發瘋的婦人，

她宛如一個發瘋的婦人，
呆呆盯着孩子目光炯炯；
枯黃憔悴的深皺的臉上，
映着熒熒燈光變成通紅。

映着熒熒燈光變成通紅，
彷彿回復她已枯的青春；
最後她又吻着他的笑渦，
輕盈盈地一同倒在床中。

輕盈盈地一同倒在床中，
她又吹滅了熒熒的燈影；
黑暗瀰漫在這草屋之中，
再不見老婦小孩的人影。

再不見老婦小孩的人影，
夢神就在他們身旁降臨；
聽哪！聽他們低微的鼾聲，
顯露出人間深深的酸辛。

顯露出人間深深的酸辛，
一切的羣動呀！寂靜淒清；
大地宛如在深淵中浸沉，
聽不見一聲二聲的人聲。

聽不見一聲二聲的人聲，
茫茫的四野都沉睡昏昏；
呼呼的西風在屋頂悲鳴，
天空是這般的黑暗陰森。

17,12,9,下午2時稿

春滿哥哥！

薔薇女士

——我的哀愁——

春滿哥哥——

.....

這使我怎樣地難受！

啊啊！我要握緊了宇宙，

和雞蛋一樣地向那峻增的峭石上摔個粉碎方休！

—

哥哥！

這使我怎樣地難受.....

得了詩絲自殺的消息以後，悶了兩天沒有嘗一點食物，儘讓那一陣一陣的西風把我的魂兒關鎖，無際的辛酸哀愁，把我的心腸浸透！

昨天，呵！是一個薄暮，從玲身邊聽到你的病兒加重，據醫生說已不可挽救。我當時沒有開口，只是心頭悠悠！回到家裏呵！……………一行一行酸淚倒流到心窩！

憑空地英遞來一封信給我，呵！仔細看清，仔細看清，啊啊！你的筆迹依舊，還沒有拆開呢，淚珠兒零零，雨樣地掉個不停，身兒不能坐穩，死樣地躺到床上去把我的被兒親吻，將我的淚兒從唇邊往心頭吸飲。

且拆開，却又凝神，呵！總是眼花頭暈，模糊不清！

再來觀看，把你的字兒呻吟，呵！一字一失魂！這是什麼世界？這世界已不能給我容身！

二

哥哥！

細細地將你的信兒看個分明，呀！你沒有收到我給你

的長信麼？清清楚楚地記得先後一共是九封，但你一封都沒有收到，這真怪了，其中一定有作祟的鬼妖！啊啊！我要握緊了宇宙，和雞蛋樣地向那峻嶒的峭石上摔得粉碎才休！

.....

我是你的呀，哥哥！然而你已不是我的了啊！關於××的消息，你竟堅決地相信，以致病，以致變，以致……真是我所料不到的一回事。我當真會辜負了你麼？我的性格，你是深深了解的，我，還容得誰來支配呢！？

然而啊！哥哥，你的死決不是爲了這個渺小的消息造成的吧？！呵呵！玲說你爲了p的……，是真的麼？如果是真的，那末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在你的字兒裏一些也尋找不出呢？

詩絲是我的唯一的好友，我十七，她十八，她是給我認做姐姐的。她的噩耗傳來，我的靈魂已是顛倒得不能安排，不料又從玲身邊聽到你的死耗，他們都說你的死一半是自殺的，這話我可不懂啦！

你呵！哥哥！你是離棄了我，然而我還是愛着你的呀！

天長地久，真到宇宙的盡頭，我還是忘不掉我倆的戀歌！

但是我的哥哥！從此這世界裏還可有些甚麼？還有什麼追求！；啊啊！這世界已不是我的容身之所！

三

——滿哥的血心之淚——

薔薇，我的妹妹：

啊！你少女，呵呵！你，薔薇！這幾段殘缺的未焚的日記寄你，薔薇妹妹，求你，求你，我要死個干淨，求你看了以後將牠焚燬。

……天哪！天哪吾將歸！

○ ○ ○ ○

隔江兒拋下這墮落的花朵，

寄語白水盡頭——

將我的青春消息，

送到呵——

啊我的薔薇妹妹

春色妝樓，

桃紅心窩。

○ ○ ○ ○

這紛紛淚血，灑寄東流……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一點！一點，一點！一點，

流到啊！流到那人兒面前休！

人兒！人兒，人兒！人兒，

你你……你在天涯何處樓！？

○ ○ ○ ○

秋雨風燭樓頭，

夜夜夜夜三秋！

昏昏沉沉悠悠，

朝朝暮暮孤守！

呵！淪落天涯，

只落得呀——

西風孤雁聲愁！

聲聲裏葬逝了

人兒別離時候！

聲聲裏葬送了！

青春年華光流！

○ ○ ○ ○

妹妹！妹妹！你如果……

如果還是那樣地愛我，

那你呵……

那你的舊日芙蓉之面，

定比那秋雨黃花更瘦！

○ ○ ○ ○

八月二十四日 Z 妹。這是我一生不能磨滅的痛恨，我爲什麼要常常跑到你家？當我往你家跑的時候我總是失魂落魄的。——啊！我將怎樣地把我的愛的熱流儘量的灌注給你，我將怎樣地儘量的吸飲你給我的愛的滋汁？…

昨天從你家裏吃了飯到這裏來是我有生以來最堪痛心的一幕！別離的時候你那油光的眼睛不安地注視着我的神情，我呆呆地回過頭去望你四次，啊，你水紅的雙頰更紅了，妹妹！

太陽火樣地烘着我，走出了村子，我的腳爲什麼要向

那邊移動？我癡癡地呆着了，夢一樣地回轉了頭頸，啊，只見樹蔭層層，伊人何處！我又夢樣地垂淚自受，這就算離別麼？別了！就這樣別了麼？永遠地隔絕了麼？

我萬不得已到這裏來做二十八元一月的教書匠，二十八元也能，但還要打八折，再要扣除五隻羊的吃，結果只有十七元四角一月，每週的課到有一千分鐘以上，每月的薪水據說還要欠掛。何苦呢？！爲了這一點就會將我倆的情絲割斷了吧？青春是斷送了，天地日月有盡時，此恨綿綿有無絕期？

我對你雖沒有什麼明顯的要求和嚴正的表示，但何時何刻何分何秒不在我心中翻覆着呢！當我的計劃成立，想在你面前拿出勇氣來要求的時候，却在見了你的面的時候消失了，一切都使我顛倒！

其實你是不必我表示的，我已曉得你心裏已很了解我的靈魂的所在，當我把眼睛裏的月光從瞳孔裏射出來圍繞着你的周身的時候，你那時……不自然的，撒癡撒嬌地，怕難爲情地，媚笑，你那油光的眼兒的表情交帶了我以陽光，你緋紅的面孔，我已已深的藏在胸懷；我

已滿足了我所希望的安慰。

然而，畢竟是使我揮淚，我一個人到這生疏的僻地來，這本來沒有什麼，我從小兒就是飄流的浪子，但是，但是從來沒有一回使我感到這次離別之感傷的深刻呀！這是我有生以來不第一個痛酸的創傷！Z 妹妹，你也同樣地想念着我麼；

（夜深流淚之後）

○ ○ ○ ○

八月二十五日 Z 妹妹 我把萬兩黃金買不到一刻的青春，成年地賣在這裏，我是怎樣地傷心，我是怎樣地悔恨，我的朋友莉曾有一首詩給我，他第一句就是——

姑娘，莫把我們的青春在西風中消逝。

將你的花兒給我，將我的花兒給你。

.....

Z 妹，你爲我做的枕兒斜倒在床角上已給我吻濕了，這樣的夜氣蕭蕭，死沉得什麼都沒有個動靜，我死樣地在黯淡的燈光下嚴肅地沉默着，妹妹，我已失去了光，雖是還有力，熱，在炙着烈焰。

我不自主地躺下去流淚了，抱着你給我做的枕兒緊

貼着胸懷，Z妹，那是我理想中的實體的模型的你軟弱的腰圍吧？我把手臂環緊着將我的臉兒溫存的密親着你繡的血樣的線痕，Z妹，那是我沒有攀援過的你的嫩頸吧？續繼地我伸張了手掌，輕微地按摩，Z妹，那是你的我沒有撫摩過的乳峯麼？最後我將頰兒吻着那細緞的花紋，那鮮紅的一朵啊！Z妹妹，那是不是我沒有咬過的你的處女的玫瑰的鮮唇？……………我終於沉迷了，我眼波裏浮動的一幕，祇是層層灰黑的雲塊，一塊一塊地在西風中消逝了，消逝了呀！Z妹妹！

我已看不出世界再有別的，我否認世界上一切的存在真理，Z妹妹，你是同樣的想念着我麼？我看見你的唇色玫瑰樣的鮮紅，你的手臂藕樣的嫩白，你的兩眼鵝兒樣地注視着我，你的衣裙波紋樣地在我面前震蕩，我的眼睛裏的光已跳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Z妹，何時得見你一面呢？

何時能再見你一面呢！

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吧？

（灑淚之夜）

○ ○ ○ ○

八月二十六日 我的 Z 妹妹，月兒又從天邊無力地爬起了，惺忪的臉，披着雲翳。黯淡的池水，玲瓏然映動了波紋。波紋似的縷縷的往事啊，疏星似的淡淡地淡淡地閃在心頭。我麻木地在樹腳下躺着，夢樣地死了過去，Z 妹，我的夢何時能投入你的心胸！更加嬌慵地在做夢了啊！今夜月比了那橫在床上睡眠之前，懶散的纖纖素手，撒摸胸懷的美少女。我躺在這崩雪般地柔柔的絨單上面，行將絕氣，我吐了口冗長的斷命的嘆息，對虛無的太空無目的的注視，啊！眼望着那剛出水的荷花朶兒般的含羞的粉紅的白色的幻景，瀑布樣的輕微的匆促，一朶，一朶，一朶，一朶，飄浮過我的眼前。啊啊！記得一

是一個初秋的靜夜月白風清，

同看着密密的繁星滿飾天庭，

你說：那是牛女，

我說：那是雙星……

剛共看了幾次中宵明月，便匆匆地與你離別，懷中不似從前的溫馨了，但，但依稀地彷彿見你的鬢髮。夜靜，天邊漾着的星辰，疑爲你之秀眼，那漾漾的光流，疑汝爲

盼我而淚落零零。（失眠之夜）

○ ○ ○ ○

八月二十七日 昨夜夢，風捲着地上的落葉，我的魂兒繞你墓側，你墓上有叢玫瑰，開得死美人的臉兒那樣慘白！你神秘地躺在墓中，周身綠草蓬生，有似月夜裏的白鶴斂羽松陰。你唇尖上生着兩朵白蓮，上面有露珠晶瑩，你乳頭立着一對鴿兒唱出銀絲般微顫的歌音。我匍匐下去吻遍你的身心，盡量把愛情吸受，這是血？是淚？啊！z 妹妹，把我的魂兒浸透！浸透！繼而，我們在月下緩步，你怕草間多露，你懶懶地不說話，軟軟地頭靠着我的肩窩。你脈脈雙眸若有深情難訴……………（夜深人靜）

○ ○ ○ ○

八月二十八日 昨夜又夢，你已和我不相識了，在路口，邂逅了頭上簪着牛角壓髮的你，你，若有所懷，呆呆地倚在家門，你眼纏綿，一星悲意湧在嘴角，你輕盈的眼角上爬滿了濕潤，你臉上點着清寒的光，不言不語地在倒盪你的靈魂。繼而，你低垂窈窕着立到紫藤花下，紫藤正飛花，淚滴樣的飄在你的腳下不響，你一手支頤，一手攀

着垂枝，靜悄悄地啜泣。忽然，你頭上燦着一星性靈的光，兩手捧着酥胸，黑暗吐舌的在威懾着，淚塊又水晶樣的在你眼裏，冰般地凝着不動，隨即，我惴惴不寧，蛇樣地絞住你的腰，在你的唇上輕吻，爲你哭濕了衣巾。

糊糊塗塗地我睜開矇矓的睡眼，又見你——你啊！你——妝成鬢髻欹不斜，雲裳數步踏雁沙，背我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鳳仙花。最後你染紅了臉兒朝我，問我愛不愛，我話還沒有回答，你却含羞草樣地微笑，低下頭去轉過了身體不語。

我的 Z 妹妹怎樣渡過，渡過我青春的心河，你的粉臉，紅唇，使我不安於坐，立。你的笑語，歌聲，我忘却了寢食。Z 妹妹，我是怎樣地思戀着你喲！從頭數，星星記得怎模糊？轉秋波，却不道花命艱幸受折磨！空奔京國東西路，你，我，同忍着，空穿日月梭！

是那次在河邊的一夜，我幾次三番地想向你訴說，用盡了勇氣將話兒推到嘴唇，却又，又被無名的拍力押回胸臆，這衷藏，細雨樣的霧一般的一團，將無訴說的一天了吧？啊！將同葬於衰老的時刻！你啊！妹妹，我的心肝，你

可曾發見我底火一般的肉一般的光明的黑暗的嘻笑的哭泣的焦急？妹妹，我的心碎啦！

現在，我祇有，祇有夢一樣的獨唱着我的希望之愛歌，唱，我怎能唱出呢？這裏有外人在。

我想唱，唱出你的愛情，——你的愛情是柔美的醞釀，斟吧，斟進我的心杯裏，讓我的心杯永遠充滿着你的，你的愛情！我要唱，唱出你的愛情，——你的愛情是鮮艷之紫堇，插吧，插進，插進我的心瓶，讓我的心瓶永遠地永遠地擁護着你的愛情！我將唱，唱出我的愛情，——我的愛情是，是不滅之燈，照吧，照進你的心坎裏，讓你的心坎永遠地永遠地，保持着我的火樣的愛情。

(痛哭之夜)

○ ○ ○ ○

八月二十九日 z 妹妹，就這樣黯然地和你永別了麼？離絕了麼？我是怎樣地悽愴而可憐呢！我爲什麼奔波東西，幹這無聊的所謂「事」？這樣大的雨點，把我的渾身弄得和落湯雞一個模樣，昏沉沉地把我的脚步無力的舉起，跑到那所謂「教室」的場所裏去和些不相干的

人們做着叫做「上課」的把戲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嘴裏在說些什麼，爲的什麼？我失去了感覺樣地看着窗外的紅蓼，一些也找不出什麼意義！

Z 妹妹，我將怎樣安排我的靈魂的魂靈！

我的 Z，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至少，你該會有一些往事湧現吧？——不是麼？啊！那夜有月，我儘量地受納着清涼的風，光，你說：

『留心着涼，哥，』

『並不十分冷，你覺得涼了麼？』我說後注視着你的眼睛。

『……只管捉着別人的臉兒看……』說後你羞了。

『看看不可以麼？』

『慢慢地看着人是……』你又旁着了身體，不言不語地走近了我坐下，我乘勢將你的腰兒輕輕地一圍，不，還沒有圍，你的姐姐出來了，我又連忙縮轉了手，在她雖是沒有留意，在我却以爲被她看見啦，在當時我深悔我的粗鹵，等你姐姐在我的對面坐下，你不自然地跑到

你姐姐那邊兒去了。你爲我放着憐惜的光在我頭上照耀，Z妹，在那時我心頭騰起了血紅的悲憤，同時，你給了我充分的安慰之光。

Z妹，我是怎樣地想念着你啊，隨後你說了一段短短的山歌，我依然記在心頭。——

「東南風雨長潮天，郎要開船姐要眠，郎要開船乘湖走，姐要探花乘少年。」

妹妹，你是還想着我麼？如果你是想愁，我想你的舊日芙蓉之面現在定比黃花更瘦！

現在大概是夜半以後了吧！我是依然感傷！蟲聲滾沸，浸透了宇宙的春心，一聲，一聲，一聲，一聲，枕上的人兒一聲一斷腸，怎勾消想思賬，從此秋宵夜夜長！

枕上淚，把我的魂兒浸透，心頭撒撒，這一段淒涼爲着誰？分明夢裏，醒來人在天涯，怨聽那微風拂拂，怎耐得夜長如是，渾欲死，撒不下心頭一個人兒！……般般爲你，知多少，多少雨啼風涕，羅怕裏，儘重上一行一行淚！一燈相伴，加被更添衣，孤魂雖寄，寂寞淒涼渾如此，枕兒香膩是誰的？啊！啊！哭哭啼啼，枕兒上曾有一個人兒！

幾番還自披衣起，亂紛的心絲教誰理！癡迷門裏，聽
落花敲門疑是你！

轉身兒把冷水在頭上洗滌，啊啊！重思細憶，心頭薄
悽惻！舊恨餘歡總堆積，歎一場往事，萬分狼籍！些時來，
行忘止，坐忘食，手托頤兒度時光，鏡裏看看減顏色！爲
你，爲你，爲你真相直。

然而，然而音信寂寂，何時與你相覓，心腸焦急，心腸
焦急，就這樣生死隔！從此生死隔？！生死隔，生死隔，此
恨綿綿，對誰分析！看紅蓼倩影偷吻牆壁，啊！是你麼？啊，
彷彿，啊！是你麼？啊！恍惚！

心魂將怎樣安排？將怎樣安排，夜是長得這般難挨，
難挨啊！難挨，抱住了枕兒慰胸懷。把我青春的心，青春的
光，流星樣地斷送了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 ○ ○ ○

八月三十日

.....
.....
.....

..... ?

..... ?!

..... !!!



八月三十一日 Z 姑娘我的妹妹，昨天的心緒是怎樣地紛亂啊！昏迷了一天，傍晚又被一個姓黃的朋友拖去吃肉，肉是吃下去的，不過又嘔吐出來了，朋友很驚慌的爲我不安，我惟有嘆氣，妹妹，這我很了解，惟有我自己了解，一件件，一簣樁，那堪對人言！勉強地支持着坐到椅上去躺下，用冷水嗽了口，洗了頭，才清涼了一些，但是，妹妹，我的心兒何曾放下呢！

夜飯總算是吃過了，四五個朋友圍在我四面故意地說些不相關的笑話引起我的興致，最後他們却又鬧我打牌了，場面上不能不勉強地服從，於是就四人對面坐下，牌一張一張地摸進來，心思却一層一層地壓上，他們都是很歡喜的，在這種亂得雞犬不寧的社會之下，每天至少聽說兩次，不是A村的人被殺，就是B村有人送了命，

我們還在這裏安逸打牌，這算是無上的幸福，他們每一個人嘴裏都唱出暢適的朗調。然而，Z 姑娘呀，我的妹妹，我呢?! 不上兩圈，我已昏迷得不能支持了。

忽而湧起了狂風，天抖然地黑得不成樣子，繼而又灑起大雨，風啊! 這狂風雖猛，終不及我的情火的燃燒來得熱烈，雨啊! 這暴雨終不及我的愛的熱流的沸騰來得有力!

這種陰沉的天氣要算最相宜於我的了，我是惱厭那些微風和暢的天氣，那種天氣怪會使我枯燥，無謂，寂寞，煩惱，因為這原是一個孤獨的我，孤獨的我魂兒何處投寄? 我不需要，那樣的天氣怪會教我懊惱!

但是，我的妹妹啊! 這樣的風雨之夜我又怎能忘記我倆那一次在廊下看着石榴花紅的光景呀! 那時的雨點比這次還大，你還記得麼?——你說石榴花上凝着的雨點和第一夜的淚珠兒一樣的甜蜜的風光，是值得我們賞戀的。不料在我正為這件事默默無言的時候，月亮又偷偷地從黑雲裏擠出來了，於是我倆一同望着月，我把眼睛斜過去偷看着你的臉兒，臉兒啊，啊! 雪白。你眼睛裏的

靈光比月兒還亮。你不是還說了一個故事的麼？——月兒和太陽本來是姑嫂兩個，上帝特派她倆日夜的巡遊，嫂嫂開口道，『你還是願意在日裏遊行或是在夜裏巡走？』姑娘羞着臉兒答道：『我是姑娘呢，我的面皮嫩，這是很難爲情的，我就在夜裏巡走吧！』嫂嫂答應了她，於是月亮在夜裏走，太陽在日裏走，但是，人是都愛看姑娘的，所以倒是反而看月亮地來得多。……

啊！愈想愈多了，這些我都清清楚楚地記得，你不是還說了一首山歌的麼？

——姐在園中拔白菜，大膽的情郎闖進來，奴叫一聲情哥哥，你要白菜拿幾把去，要採鮮花今晚來，郎叫一聲姐兒，晚上什麼時候來？姐兒香房在那塊？奴叫一聲情哥哥，日落酉時煮飯吃，黃昏戌時我在家把酒篩，我家後花園裏有三條私訪路，從花牆外面，過院牆裏面，一步一步緩緩地斜進來……

一更一點進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東村的黃狗來偷糠，嚇跌在房門上響。

二更二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

媽，西北風急，毛雨兒却無情打在我紙窗上。

三更三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間壁的花貓來捉鼠，墮在女兒踏板上。

四更四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腳頭寒冷拉衣裳，羅裙帶兒上有個針管兒碰在床梆上響。

五更五點天明亮，奴奴起身梳妝打扮送情郎。送郎送到大門東，兩隻斑鳩對面交，姐問斑鳩交什麼，鳩說露水夫妻難相逢！送郎送到大門西，一對金雞對面啼，郎問金雞啼什麼，雞說我哭的姐兒送郎兩相離！

Z 妹妹，你說時全是一副女性的軟弱的音調，啊！音調啊，將永遠地永遠地在我心頭顫抖的振動着。

我倆的愛雖是不像和你所說的山歌一樣的風味，但像這樣的風流趣史我倆何時能親口嘗到他的滋味呢？

妹妹，你的手兒呢？我將挽你到那邊去，那裏是一座深邃的山谷，裏面有朶血樣的鮮花，我倆去交換我倆的靈魂的靈魂，在那兒永遠地永遠地住着我們一對，永遠地永遠地交嘗着靈肉的無窮的神秘的滋味，然而，我的至愛

的思戀着的妹妹呢？啊！你的膩手！你的乳頭！啊！你的髮髻？你的腰圍！

這已是什麼光景了啦！月亮又不知不覺從霧一般的圍幕裏露出冷淡的無光的臉兒來，啊！我的堆積着萬縷烟雲的胸懷，去向那裏葬埋？我惟有斷逝着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我惟有葬送了我青春的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O as it fell upon a day, In the merry month of may,
Sitting in a pleasant shade, Which a grove of myrt'e
smade,

Beasts did leap and birds did sing, Trees did grow
and plants did spring,

Everything did banish moan, Save the nightingale
alone.

She, poor bird, as all forlorn, Leaned her breast
up——till a thorn,

And there sung the dolefull'st ditty, That to hear it

was great pity。

(夜哭之後)

○ ○ ○ ○

九月一日 新月般的石橋，那是那是構通東西的孔道，站在石橋上遠遠地望眺，清清楚楚地看見你家門前柳桃。清晨的流水，薄暮的鳥啼，你，你和你的妹妹常在那邊歌唱遊戲，我無語，無語，沉迷，沉迷，我痛愛這樣的風景，更愛你們在那兒低吟，當我小魚兒樣地走到你們身前，你，你的油光的眼睛，對我表示着萬分熱忱，你的妹妹連忙拉着我的手表示歡欣，你血一般的，啊，你羞笑着血一般的嫩唇。膩白的蕪一般的手臂，梨花般的臉蛋兒在你眼部下顯現着像剛哭了樣的水紅，你眼珠兒梭兒樣的玲瓏，這樣，使我餓鷹樣的眼球裏拉出了情絲蜘蛛一樣的緊纏着你不肯放鬆。在從前，不是麼？你一見了我就害羞，低下頭去紅一陣，白一陣；將面龐在火一樣的蒸氣裏藏躲，蝶兒樣的在花間消閒，像失去了同伙，似有雲兒在天空佈雨樣的不安推在心頭，現在你正是春花初放，你已了解了愛，在我的面前，顯出萬分的活潑嬌妍 有一次，不是麼？你羞答答地對我說：「我的終身……？」說

後你和我默默無語，一同死樣地在夜氣裏沉靜下去。

Z,我的妹妹！要曉得我寫以上幾句的時候我的身心將炸得粉碎了！我本想到這裏頂多一個禮拜要逃回去看你一面的，今天恰是星期日，我到這裏已一週零兩天了，然而我還是逃不了，就爲了這一點變故，我病啦！我病了呀！妹妹！現在頭發脹得很，心裏貯滿了悲愁，滲透了酸味，我真萬想不到我的心情會變得如此脆弱，無論一件什麼輕微的事，都能強烈的激動我，使我感傷，使我不自主的落淚，使我什麼都覺得荒唐。

夜氣寂寂，杳無聲息，從遠遠的村子裏傳來悲哀沉痛的喪鐘，啊！音波緩緩地低微下去，一聲聲地葬送了時間的急流，啊，我倆別離時候，我倆離別時候！

那是我的心絃是怎樣地顫抖着呀，現在又是怎樣地痛恨！麻木的走出凝思，凝思，癡愁的牽戀啊！巫蠱似的擾亂了我的心魂，淚淋淋，淚淋淋，如今夢裏難尋，何時再見伊人！驚一陣風聲，惱一陣風聲！映窗楞，月兒在庭心，篩一簇花陰，怨一簇花陰！抵牙兒，細思量，是一個情人，第一個情人！



九月二日 一早醒來，頰兒上就塗滿了眼淚，這是如何的傷心的一齣啊！然而這夢兒的本身是美的——

「我對着鏡子照了又照，我看見我兩顆圓大的眼睛在瘦黃的面上裝置着很不相稱，我把眼睛對鏡裏枯黃的面孔無光彩的打了個滾，我覺得我的感官是兩樣了。

因此我在死寂的房中沉默着，沉默中含着一種期待，期待着你的到來，在久待急躁中，忽聽得你的步聲！啊！是怎樣地使我的心弦驟然蕩漾起來呀？於是，你那美麗的春桃般的在我面前呈現着很明顯的笑渦的面孔，玲瓏而窈窕的身材，軟軟的體骨兒，穿着件緊貼的嫩綠的旗袍，從我急促捲起的布窗外緩緩地燕兒樣的飄了進來，我猶疑地走上前去握住了你肥白的手。於是你在我旁邊坐下，你的神態表示着不安。

「聽說你，你病了，我很不安呢，啊！你的面孔真教我可憐啦！你……」

我不安的沉默着，你閃電也似的目光，嫩紅的腮兒，玫瑰的嘴唇；勻細的肌肉，發達的臀部，處處都具着強

有力的誘惑，送給了我無窮的柔軟的愛嬌。

『是的，你特來看我，我很安慰，我病着好久啦！』

在無意中總是愛攏着你的手，或是你身上的任何部分，我覺得從接觸上感着無上的沉醉的快感，我說這話時，喉頭顫抖的塞着，在無意中故意的攏住了你的腰圍，我小羊兒樣地將頭伏在你的大腿上痛哭。

『哥哥，你現在又覺得怎樣了呢？啊……………』

你低微地彈着你脆弱的音帶。

『我我…………』我的話還沒說，我忽然死啦，就在你大腿上死啦！

你面孔上失去了潤色，無光了，灰青色的死板，你將手兒在我胸前輕輕的按摩，兩滴水銀樣的眼淚滴在我的唇角上，繼而，你柳葉兒向水面上飄去樣的輕柔吻着我的額，你的長髮在我面孔上，胸前，波紋樣地蕩漾。突然，我把瀑布樣的熱情之甜蜜，從你唇邊吸受，我不知不覺地蘇醒了。

我的手臂依然攏緊着你的腰，我把疲倦的眼睛緩緩的展開，啊！我是醒了，然而你的嬌媚嫵媚的後影何曾多

留一刻給我細細的觀瞧！」

洗了臉，早粥却無心吃，拿起鏡子照了又照，自己覺臉兒比昨天更憔悴得多了。

我毫不打頓地走出門外，啊！這樣闊大的一個曠野，一眼望去，我心頭絲毫感不到暢快，我昏昏沉沉地翻不出主意，找不到安排，默默地，默默地倚着秋柳，對流水發呆。

過路的生人都離異地注視着我，以為我是一個癡獸，啊，啊！他怎能了解，怎能了解我內心的難耐！

又走到房裏喝茶，想把心兒放下，無意地又翻到了「左祝梨」的「啞愛」，雖是受了一些感動，却又說不出話來：自己的語句祇有向自己肚裏葬埋。

繼而又信手翻到了一張夾在書本裏的報屁股，我本來無意去讀他，這些報屁股上的文章原都是給人消消遣解解悶的東西，我現在並不需要消什麼遣。然而，我黏性的心理却被他吸住了，那第一句是『我的小姐姐』，教我需要愛的甘露來滋養的將枯的情苗不得不在裏面尋一些幻滅的愛的潤澤，這東西不全了，大概是我從前由報屁股上撕下來的時候太大意了吧，題目好像是「儉會的

趣味」，恐怕這報屁股的生命難以保存，就抄在這裏到也好，好者不長，你高興看麼，妹妹？下面就是的——

.....

『我的小姐姐！』他撲住吻着。

『我的大丈夫！』那被裏的熱情的小黑眼睛說，『哈哈！你的手這樣粗魯，將人弄得難受，拿出去，小狗，我的小狗！』

『姐身上這樣嫩 啊、這是什麼？』

『這是奶子，小狗！弄得人怪難受的！』小婦人迷着眼說，『啊！不要到處摸了，上來睡睡罷，撲住我，撲住我，哈哈！』

『他出去做什麼了？』男的問，

『賭去了，』女的答。

『他怎不在家撲你呢！』男的問。

『我只讓你撲，小狗：』女的。

「你那個好呵！我過見！」女的說。

「何時見過？」男的。

「你怎不在家陪她呢？」女的。

「我只願陪你一輩子，姐姐！」男的。

「有這牆我心裏就放心，插了小院門。」女的說。

「有這牆更靜悄更樂！」男的。

「你愁着跳牆麻煩不？」女的問。

「跳牆時心裏跳得真好！」男的答。

妹妹，我看完了這篇東西的時候看實有些兒不快，這到不是理想着這裏的描寫的動作表情××××××，這實在又引起了我對於你的許多值得追悼的回憶。——

雖只不過兩天之久，但比兩年兩百年還難挨，我忍不住了，又走到你家去看你，你正在那兒描畫，一身桃色的外衣，掩在那一盆深綠的荷葉之下，兩隻嫩白的手在柔輾地移動，頭上的短髮也隨着微微地抖蕩。我輕輕地走到你的身旁，你見着是我，你的筆光兒頓然凝住了。

『這畫的什麼？』我微笑地指着畫。

『什麼？你不知道。』

『爲什麼？』我把眼睛掉過去看着你。

『那末你猜猜看。』

『啊啊！是蜻蜓，啊啊，是荷花，是蜻蜓要吻着荷花麼？我說的對麼？』我忍不住咬着唇子笑了起來，兩眼又梭到你身上去。

你好像是給我猜中了，禁不住慢慢地將眼睛低了下去，正映着盛開的荷花，你的臉兒格外的紅了起來，望着我的眼睛嫣然一笑。

『那邊兒去坐罷！英和粉和紅都在那邊呢！』你將畫具收拾起來，又是在背我後嗤的一笑，連忙地，你自己已先到那邊兒去了，你凝聚着你眼睛裏的光，展開唇兒害羞樣地笑望着我不動。

.....
.....

妹妹，這些回憶恕我不再寫了罷！你能想起，定許比我寫得還細膩，現在我已是不願再看那些使我嘗着回憶的苦杯的文字了，在這裏我只有一天一天的憔悴，一夜一夜的忿悔，在夢中把你追隨。

飯後勉强的上了兩課，已疲憊得不能支持，許多學生見了我的臉兒瘦黃得着實可憐，都留神的注視着我不轉眼，那一個個都擺出奇異的冷態在我眼前呆板的排列着。

晚上却又不能入睡，心胸裏汎起一層層的情海波瀾，更覺得難堪，妹妹，你可憐我麼？

妹妹，我糊塗了！勞你的玉臂抱我一抱，給我安慰的光，把我的靈魂在你的胸前埋葬將快樂的花朵尋找。



九月三號 傍晚，霞光在大地上排佈了席筵，爲着這沉寂的郊野般勤祖餞，我在田岸邊極目四覽，夕陽嘔吐着烈燄，血樣的鮮紅，漸漸地燒到天邊，這裏有個少女，她低低地默默無言，對我陰沉地波動着她靈活的兩眼，把食指兒咬在唇邊，她漲紅了醉顏。

於是我在那兒呆住了，仔細地對她觀瞧，我只疑心是你孤獨地在那兒感到寂寥，在那兒撒癡地對我真摯地流露着你的愛嬌。

許是你，啊！爲什麼，爲什麼不雲霓樣地向我飛跑？

許是你，啊！爲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什麼把你的靈魂在那兒纏繞？

夜兒悄悄，月兒皎皎，風兒微微。秋柳把嬰兒輕輕地擺搖，我對着黯淡的水色凝聚着我的目力遠眺。

啊！水頭盡處，曾有一對人兒度着夜宵。

狗吠聲裏，寄着那一對人兒別離的傷悼。

我回轉了身軀，盲目地走進了荒蕪的墓道。——我眼見那鬼妖，在嫵媚地對我舞蹈。我眼見那黑魔，吃人樣地對我跳躍。我眼見那骷髏，秘密似地對我微笑。我眼見那尸骸，伸長了骨手，要將我擁抱。狂奏着雷霆樣地樂聲，湧起了瀑布樣的音調。

我嚇得一陣狂叫，連忙地向村子裏遁逃。啊！我的青春就被棄在那兒哀號，將夜夜沒個棲宿之巢。

我的青春浮雲樣的飄渺，我的青春就這樣流水樣地

小，我倚在她的嬰兒上看着河邊上的小魚兒的活動。沉默了一刻，有些兒冷意，感不到什麼新鮮，就懶懶地向原路歸來，埋着頭，眼睛裏看不出什麼。

於是我和那嬌小的垂楊分別了。

忽然使我想起你那嬌小的白羊兒來，在傍晚的時分，你是常牽着那小羊兒一同走的，這時候，正是你去牽羊兒的時候，這路徑，正像你牽羊兒的那條路徑一個模樣。於是我就在那路口徬徨着不安，回過頭去，啊！那不是你親手繫你嬌小的白羊兒的垂楊麼？啊！是的。

於是，我又跑到柳樹下，在那兒不言不響地偷偷地尋找你的蹤跡，啊！我的妹妹，那嬌小的綠柳四周充滿着你的氣息。

我在那草地上安排了我的靈魂，甜蜜地閉起了眼睛，啊！啊！遠將舊事從頭省，你，你啊，你曾在碧桃花下等，那也是太陽快將西沉，我迷着了花徑，你移動着你的濃影，進而欲退地走近，走近，走近，你捫着我的胸心，懷疑我害了微病，啊！你那末多情，你那末多情！你輕輕訴聲，欲言又停。

我愈想愈濃，但終究只有朦朧，於是我見了一個空洞的美夢。——

我倆在一簇花叢中，我醉了般的躺在地下將你捱擁，你用三個尖尖的中指輕得像鐘擺一樣的拍着我的心胸，你銀絲一樣波動的喉嚨，歌着青春之讚頌：

莫放鬆，這青春，休把春光輕輕送！來把我們的青春交給長風，在天空，儘把雲兒染成血花一樣的鮮紅，灑着我係的情絲和細雨一樣地濛濛……

醒來你忽然失蹤，在我心頭丟下了舊恨重重，嘆一場空洞，何時相逢！何時相逢把話兒一一端詳，細數春夢！

據說中秋快到了，掉個指兒算一算中秋日是下禮拜二，那末我在下禮拜六把課應酬完了，禮拜一請一天假，禮拜日就可以回去看你啦！妹妹！我望着中秋馬上就到，我將小雛兒一樣地向你身邊飛跑，中秋的月兒是圓的，我希望着我係和月兒一起圓起來度着良宵。

（秋雨梧桐落葉夜）



九月六日

○ ○ ○ ○

九月七日 中秋還有一個多禮拜呢！要等地球再打十來個滾才可能見你，我是怎樣地焦灼着！一分一秒都像在故意地拖延着比一年還難挨的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 ○ ○ ○

妹妹！且把這年前你採給我的初放的薔薇，比做你的心幃，我將鑽進薔薇的心魂裏，偷偷地和你歡會。

○ ○ ○ ○

九月十二日 病得和落水雞一樣地可憐，校裏的職務委實不能爲力了，請了幾天病假，同事的面孔上都做出那種難色來給我看，妹妹！我心裏是怎樣地氣憤！

這幾天來着實難堪，校裏八月份的錢還是領不到，向朋友臉老皮厚的借了十隻羊，住在這小小的醫院裏，飯仍是吃不下，把鏡子照着自己的臉，細細地端詳，啊！我是這樣地消瘦了！我是這樣的憔悴而枯槁了！我的鬍鬚把

我的青春趕走，我的心兒勃動勃動的不安！醫生每次拿藥給我吃的時候，總是很切實愛護我，教我不要想思，把一切都拋在身外，說這病已到了很危險的關頭，自己再不細心，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未來也許難說，弄得我心頭更是忐忑着難受，Z 姑娘，我的妹妹啊！我的心兒何曾能夠撇開了你呢？何時不在想思着你呀！

死一樣地沉寂；我躺在床不動，月亮在窗外偷看着我焦灼的垂死的愁容，妹妹！月是不圓人却更有不圓之傷感！

中秋節馬上就到了，無論如何，那怕死，我都要趕回去見你。你現在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我的 Z 妹！你還那樣地愛我麼？

Z 妹！我心裏將有千丈萬縷的心絲在你面前一一地理清楚給你看呢！

（伏在牀上頭痛時，看殘月西沉了！）

○ ○ ○ ○

九月十三日 從荷的信裏知道你近來也病了。妹妹，你什麼病呢？我的心兒更難堪啦，難道你精神上也遇着

了劇烈的刺激麼？

○ ○ ○ ○

九月？日 據說中秋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畢竟沒有能回去看你，這兩天覺得舒適了些，却照例地要勉強地去做所謂「上課」的一回事，腦裏仍是昏昏沉沉地，只望着你的消息，妹妹，爲什麼你的音信寂寂！

（夜半三更）

○ ○ ○ ○

九月？日 啊啊！妹妹，我又病了！

今天一早，我躺在床上呆望着帳頂，突然地有人把我的帳幕拉開，我吃驚似地移動了眼球，啊！仔細看清，仔細看清，原是我的朋友——丁玲，他看見了我消瘦的臉面孔上很不自然！按着他問：「你好了些麼？」「大概好了些吧？」我沒有說完的時候他就握緊了我的手，對我嚴肅的注視。

「你從那裏來的？玲！」

「家裏。」

「啊啊……你特地來看我的麼？……」

我說後喉頭哽塞住了。

『是的。我本來想到 S 鎮去呢!』

『那末你你……你現在就去嗎?』

『不,不去。』

『啊啊……你近來看見 Z 沒有呢? 唉……』

『Z 嗎;啊——看見的,她近來很悶呀!』

『啊啊……你和她談過什麼沒有?』

『唉,她問及了你的,說——「滿爲什麼不回來過中秋呢?」』

『那末你怎樣答她?』

『我告訴她說你病啦!』

『她怎樣表示?』

『她低低地埋下頭去,潤濕了眼睛;』

『你安慰她沒有?』

『我說——「他的病快要好了,馬上可以回來看你呢?」』

『她怎麼樣?』

『她更哭得厲害啦!』

『啊……爲了什麼？』

『她……』

『她怎麼樣……？』

『她母親已將她允配給姓芻的做媳婦啦！』

『什麼？……？』

我緊漲着眼球。

『她已經……！』

他吞吞吐吐的。

『已經怎麼？』

『已經由家庭做主配給一個不相識的姓芻的了！』

『啊？』

我握緊了拳頭，使勁地勉強地坐起。玲疑我發了瘋，
做出驚異的樣子抱着我。

.....

啊啊！Z，玲的話當然是確實的了，但你已不是我的
了麼？你還能問及我你大概不致於把我丟開吧？但你還
是那樣的愛我麼？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Z，我的妹妹！
你那樣善於流淚，你的頰兒那末容易發紅，有誰來安慰

你呢！我，是枯槁了吧？

（夜半三更，頭暈眼花，衾窩裏泣喚你的小名，
淚濕了你的枕兒。）

九月？日

.....

.....這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

都是我的火一樣的血紅的悲憤的淚痕啊！Z妹！我的初放的
玫瑰，我願你還是那樣的嬌媚！我，我就在你面前披露
着這將碎的心，直到宇宙的滅毀。

玲昨天回去了！我一個人了！他昨天問我有沒有話
對你講。不妨告訴他由他轉達，Z妹妹呀！我的話那裏
能講得出半句？我恨着文字太笨，文字是笨人用的東西，
我火一樣的真情，文字還有什麼力量表白呢！話，更是
粗拙的東西，話雖講出口，一朵血紅的心始終是捧不出
的啊！Z，我的薔薇，我惟有流着眼淚。淚兒死黃的醋漿
一樣的酸苦，從眼角爬到唇邊，從唇邊鑽進喉頭，我垂死
一樣地伸出了兩手，在胸前不住的撫摩，將兩眼使勁地

關鎖，想把這長夜捱過。啊啊，一個分手的淒涼之夜，爬入我的眉窩，你低低地埋着頸兒，背着了小河，哭動了那棵綠柳，你默默地轉過身來，又默默地軟着腰兒朝我，啊！你緊握着一顆花朵，你臉上飛白，啊！你嫦娥，你繼而湧着緋紅的雙頰，儘讓你的眼淚一串一串地在上流！

啊！我倆別離時候，那是你我別離的時候！

○ ○ ○ ○

【你沒有話對她說麼？】

玲又追問了我一句。

【有是有的，講不盡啊……………】

【總得講幾句！她也和你一樣難受着，或者會比你更難堪呢！】

【你將知道我的愛情是怎樣的真……………】

我哭得說不出來了。玲見我傷感過分，連忙道：

【我爲你想幾句吧！總之我講些使她安慰的話就是了！】

【……………不，假使她問你：「滿哥怎樣？」你就說：「他什麼都不幹！」假使她面孔上露着笑容，你就說：

「他憂愁得要死！」那時候如果她哭了，你馬上說：「他
明天回來看你呢！」……………」

z妹呀！你將知道我的愛情怎樣的真！

啊啊啊！惟有你知道我的愛情這樣真！

（冰輪一片在天庭，照花梢，院落人靜，淚兒一
滴，雁兒三聲！）

○ ○ ○ ○

九月？日 淒沸的蟲鳴，浸透了宇宙的春心，不，這
是殘秋時分，莫非是埋怨着青春！我，昏一陣，亂一陣，將
眼兒睜開，將牙兒咬緊，想把一顆一顆，一顆一顆的星兒
看個分明，只是呀，心兒模糊，眼裏失去了精靈！我又側耳
細聽，把我的心魂，垂死的心魂，對死寂的天宇乞憐，將
你的消息探問，然而啊，夜兒這樣的死沉，一切已失去了
動靜！我惟有飲泣吞聲！埋下頭來暗暗地把眼淚揩個幹
淨！……………」

……………」

○ ○ ○ ○

九月？日 總是盼不到你的一封音信，難道你竟突

變了麼？妹妹！

啊！假使有，那我要把她吻之又再，然後把她拆開，帶淚的看，密藏胸懷，握住她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啊！那也是徒然把我將碎心瓶打壞！

我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真夢不到柳又來了。他的意思是來看我的病的近狀。

他說你近來確是突變了，四五天裏沒有看見你的面，只在昨天到我這裏來的時候看見你一次，本來想和你說話的，因為你的眼睛有些紅腫，面孔上汎着悲哀的波浪，怕觸動了你鳳仙花果一樣的心，就沒有開口。妹妹！是什麼將你纏繞。啊！莫非是，莫非是我給了你的苦惱？

談了些題外的話，最後由他的口供才曉得你和姓芻的事並沒有確定。心上才安了些。但是妹妹，我的薔薇！總之，這不是謠言了啊！曉得這幾天來你是活蝦兒下了油鍋一樣地難受，這問題當然不容我在你面前×××××。

晚上憑空地得到梓的長信，妹妹！這更是一個絕大的刺激！詩絲，她是未有情人的人，她自殺了！妹妹！這消息告訴你會哭麼？！

她一個人孤獨地奔走到一個荒涼的鄉間去，受盡窮苦與懊惱與悲憤，畢竟，她自殺了！

她和我一樣地把教書匠的擔子挑到肩膀上以後走到社會的路上做起所謂「事」來和我一樣地消極。

無怪她如此，在現在的社會之下當個教書匠整天地挑着那副呆笨的擔子向前走，本來也是窮途末路啊！和些不相識的齷齪的野猴兒一樣的小孩子做那叫做「上課」的「事」，是多麼使人厭倦，她和我一樣地歡喜藝術，這在一個研究藝術的青年是多麼枯燥，無聊，單調。嘴，老是那末滔滔不絕有如江河水流地想出心裏所不要講的話出來講，目的是糊口，騙飯吃，手裏老是拿着一枝粉筆，在黑板上想出心裏所不要寫的字出來一個一個地寫，寫了又措，那末措掉再寫。做什麼呢？！問他的目的——一言以盡之——在「拿幾個齷齪的臭錢！」這還有什麼多大的意思？

本來在她雖然很了解人生的責職不盡於此，但如果目的在拿錢吃飯，好壞這總還算得一個辦法，舌頭就是多打幾個滾，手指兒就是多動幾下，那到也不妨，橫豎是給我們用用的東西。

然而現在却拿不到錢，這算什麼呢？！

況且，她有她的特殊，況且，她有她比天還大比地還重的心事緊緊地壓在心頭丟不下。（你當然很了解）

於是她掙扎了！

於是她幻滅了；

於是她動搖了？

於是她失敗了！

於是她頹唐了！

於是她病了！

於是她變了！

於是她瘦了！

於是她黃了！

於是她心碎了！

於是，她一句話講不出，就是講得出又能對誰講呢？

有心兒對自己何必解剖！？有話兒對自己不必申訴！？

於是她自殺了！

她死了以後，一無所有，除了她那平時日記彙成的一

【孤鴻的密淚】

在牀頭斜倚着玫瑰色的枕兒以外。

孤鴻的密淚！

孤鴻的密淚！

啊！這是多麼動人的字句，這裏面深藏着悽慘的靈魂，悲哀的酸辛！

從牀上抓起，勉強地支持着，我猶疑地在鏡前照了又照。

啊！病了麼？

啊！病了！

啊！瘦了麼。

啊！瘦了；

啊！變了麼！

啊！變了！

啊！碎了麼？

啊！碎了一半！

啊！死了麼？

啊啊！等死！等死！吧？.....

Z 妹妹！玲回去沒有？看過你麼？有沒有講及我？妹

妹，我的薔薇！

祝你，祝你珍重！安慰！

你可憐的朋友，

昏昏沉沉悠悠，

絕筆於——

秋雨風燭樓頭。

四

×××××××××××××××我真模糊不清，我已失去了精靈！啊啊！這波動着的淚影，是夢？是真？——
——……是一個夜魔的來臨，那時還沒有上燈，你叫聲「妹妹……」撲住了我的腰兒要吻……
——你說：「親一親嘴吧……」

——我說：「……怕有別人！」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情不能禁，狂熱地抱着親親。啊！那是愛字頭上紅色的一撇，那是極樂世界一剎那間的蜜蜂鼓翅的微渺仙音，在吻邊交嚙了交嚙了我倆的靈魂的靈魂！你的心狂熱得使你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深深地

知道了你的心頭不寧，但你啊！却還是把我的手兒握緊，不言不語的沉默着維持着一種不安的幽靜。啊！我愛你，我的心頭堵塞了，我愛你，我發狂了！我愛你，我不能自持……我愛你，我是發抖了，我是你的，我還流淚，我圍着你的頸兒，緊貼着你的胸膛，給你盡情的擁抱。×××××……………

我禁不住低微地叫一聲：「哥兒！我的……心！」

你說，『妹妹，啊！你……我的靈魂的靈魂！』接着你將你火樣的舌尖插進我微顫的嘴唇。

我說：『醉了啊！哥哥！』

你說：『快炸啦！妹妹！』接着你抱緊了我，我在你肩上輕柔地撫摩。……………

啊！這是夢？是真？我睜開昏迷的眼睛，這一片一片的淚影，灰色的波紋，在那兒顫抖，消沉！啊！是真中的夢，是夢中的真！

哭一陣，暈一陣，淚血淋淋！

這灰色的孤另瘦影，怎捱過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啊！更更悽喪，夜夜昏倒天明！

吾生薄命，儘送了一個殘生，從此幻滅的飄渺夢魂，
將何處投奔.....

五

.....

滿哥！

我是怎樣的哀愁！

我是怎樣的難受！

啊啊.....

我要握緊了宇宙，

和雞蛋一樣的向那峻嶒的峭石上摔個粉碎方休！

啊.....你？

啊.....我！

藍玻璃瓶

陳 雪 清

十六歲上，畢了，中學的業，爲了，有槍階級者，各自，抱着，野心，拼了，手下，弟兄的，熱血，挾了，治下，百姓的，膏脂，去，換，對方的，地盤，延誤了，今平，這學期的，升學考試。

待到，他們的，地盤，劃定，他，已，聽從了，父親的，意志：悶在，家裏，蹉跎，光陰，還，不如，暫時，去，謀一點，較，高尙的，合意的，職業，來，幹一下。幹得，得手，就，這末的，可以，定下了，自己，將來的，地位；不的，下學期，

再求，升學，不遲的，去了 S埠，O書局的，編輯所，當了，一名，小得，無可，再小的，起碼職員。除了星期日子，平常，每日是，必得，忙，無暇踏的，幹着，六小時的，工作；每月，却，只，換得，十多塊，錢，——這，原是，他父親，早已，先爲他，容着，來羈馭，他的。

他，初起，震於，出版事業，是，負有，啓發民智的，任務的，所以，倒，很感興趣，幻想着，自己，盡自己的，所能，去，努力，在這事業上，即使，當，他，在，收受，這，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用，自己的，智能，去交換來的，應享的，十多元的，所得時，還是很感興趣。生活的，轉變，當然，有，可以，使，他，發引出，新的，濃厚的，興趣的，可能。

不必，待到，多量的，時日的，過去，他，已，用了，對於，鑑賞現社會，所，應用的，目光，鑑賞完了：他，透徹的，了解，自己，所處的四遭，有出超的，過量的，腐屍氣；更，深明的，了解，這社會的，醜惡，在，這，社會是，所有的，生存着的，充塞在，空間與時間中，飄動着的，全是，一些，虛偽，欺詐，穢褻，醜陋，卑野，……全是，這些的，這些，和，一部分，占有，這，空間與時間的，一些，布

片，包着的，屍骨，憧憧，往來着，先前，所，想像的，美好，竟，一些子，都，不會，捉得。這，一來，把，他，月宮般的，幻想，完全，給，打個，粉碎，毀滅，消沉，影踪全無，再也，引發不出，他，原有的，濃厚的，興趣。

這些，積久了，更會，使得，初出茅廬的，他，轉移，他的，意志，連，對於人生，也感到，無意識，空虛，和無聊。他，必得，要，找，一個機會，去，發洩，生活，便漸漸，誘引，他，走入，到 Bohemian 的，路途。一切，在，他，看來，現在，都，只有，憎惡。

一幢房子，已有，六姓，分據着；他，一個人，却，更去，占有了，一間，六尺見方的，亭子樓。四壁，都，被烟煤，蒙蔽了，先前的，粉面，光綫，便，非常沉弱，——在，這，一環境里，當然的，缺少了，物質文明的，電燈，的裝置，這，在 S埠，是，不在，少數的，必有的，點綴。根據，他，已往的，實見的，實數，這，一環境里，自己，除外，擠住着，有，男，女，大，小，二十八人，只有，灶披間裏，是例外的，只住着，夫婦兩人，其餘，前客堂，後客堂，前樓，後樓，

搭攔，都在，夫婦，之外，兼有，小孩，及其他；自己，在，這，一環境里，當然，更是，特異的，優越的，把，他們，來做正比。

在這情形之下，天井，當然有改爲伙食房的必要，晒台，更有改爲貯藏室的當然。要是，在，飯時，那，真夠你享受，空氣，是，整個的，完全變啦，一味，強烈的，氣息，會使你，作嘔，或者，更會，使你，窪窪；煤烟，也很可以，給你，去做淚人兒，或是，掘礦夫，的機會，如果你，死了，父母大人，而，不能，着實的做，『孤哀子』，或是，你更想，做，『超人』，的話。這種，機會，可是，并不，能夠，很多地，給予，今平；正，因爲，他，在，每天早上，出去了，以後，一直的，至早，須得，到，晚上的，十一二點鐘以後，遊蕩夠了，才歸來，享受，這空氣，但是，已經，稀薄。

火柴烘爆的時候，我們，可以一霎的，看見，被這灰黑的四壁，所包有着的，種種；一霎，過了以後，火柴上的，火花，早已經在，白蠟上，穩重得，跟，少年老成的人，站在，Studio 里，一樣的，站着，在，棉綫上，偏促的，發着，黃光。因爲，夏夜的，涼風，從不，肯，光顧，這，空間，所以，

很，可以，保持牠，態度的，永久。——白蠟，又像，素持，獨身主義者，偶然，的觸到，異性的，即使，是，衣角時，一樣的，感得，火熱，溫柔，酥軟着，溶解起來，棉絨，更是，由，火熱的，昇華，進到焦灼。

黃光，普照着，室中的，一切：窗盤，雖是，兩邊，都，有，一個，却，有，四個，空洞，空氣，倒，很，流通，雖是，把，窗子關了，起來；想來，從前，住在，這裏的，主人，一定，是，很，平凡的，怕，多透，氣的，所以，上面，還，殘留着，破舊，報紙的，糊漬。現在，住在，這裏的，主人，却，真，不是，平凡的，而，是，非常的；他，不，顧到，這些，他，只是，待到，白蠟，發亮，以後，用，大些的，紙片，鋪，在地板上，蓋住了，在地板上，繁殖着的，烟屁股，間或，有，一個，兩個，的烟屁股，還，不甘，就，這末的，歸結了，牠，將盡的，生命，還在，掙扎，冒着，青氣，發出，最後的，呻吟，直到，被紙片，蓋住，更，加以，死神的，高壓——這，便是，今平的，唯一的，櫥子；因為，他，除了，所有的，床鋪，網籃，柳條箱，以外，在，這，以外，他，是，再沒有，另外的，傢具，來，適當的，替代，櫥子啦，柳條箱，是，太高啦，不適

用，爲了，替代，桌子的床鋪，太低矮了些的緣故，籐籃，更，不用說；除此，他，更爲，還有，什末，把來代用？

他，每日裏，到，這時候，是，應該，幹，自己，所欲意幹的工作，的時候啦，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啦；自從，前時期的，生活，轉變以來。

他的，兩隻膀子，很，吃力的，樣子，攔在，床墊上，左手，并且，還要，支持，輕側的，頭腦；右手，更得要，服從，腦的，使命，執了，枯澀的，筆，寫出，流麗的，文字。眼睛，是，直直的，呆望着，在，平鋪在，手頭的，白素紙上，很，稠密的，寄生着，很多的，橙色的，小，方塊的，原稿紙，上；方塊的，大，部分裏，狠，嵌了些，不少的，墨水，和，金屬筆尖子的，摩擦過的，跡狀。墨水的，藍色，被，黃的燈光，和，方塊的，橙色，一襯，字跡的，週遭，反射出，淡淡的，Violet的，暈彩，色彩，就，因了，光綫的，瘦弱，而，加增了，牠的，明麗，更爲，顯出，牠的，姣艷。

濃厚的，烟霧里，筆尖子，不停的，蠕動着，把，流出的，墨水，濡染，在，原稿紙上；頭腦里，暗寓着的，馬達，更不斷的，加速着，旋轉，這，雖是，不能，表出，牠的，現實

的，動作。

窗外，繼續的，隱約的，傳來，叫賣，茶葉蛋的，聲浪，和，招買，元宵的，敲，朴子，的，音響；更有，從四週，襲來的，動人的，美妙的，肉，的樂曲，却，始終，不會，引起過，他的，全神經的，或一部分的，騷擾；以外，只有，死寂，幽靜。

弄燈，放着，強度的，光芒，想，把，這，室內的，弱小者，吞啞，星星，逗留在，高空，冷眼的，觀覬；以外，只有，沈默，暗黑。

爲了，感到，另一方面的，空虛的，喪失，使，他消極，便，在，另一方面，很，抱着，拿破崙，或是，威廉第二，一般的，野心，想，去，文藝的，芬園氣里，積極的，築起，他的，將來的，城堡，努力着，奮鬥着，可是，理想，是，永遠，不會，現實的，何況，他，原舊，處在，這，醜惡的，現社會，里。更，何況，現社會裏的，文藝界，是，幾個，少數，私人的，有力者，占有着的，除了，你，也是，這，其中，的一分子，或，是附庸他們的。所以，他，將用了，自己的，腦汁，所浸製着的，文稿，送到，書店去，雜誌社去，報館去，都，只有，有

如，石沉大海，的杳無音訊。他們，是，很，聰明，而且，更，漂亮的，在，『徵稿啓事』（？）是，很，體面的登着，『不錄概不寄還』的，習見的，口號，這，使你，只有，自認，晦氣，總，不好意思去，責問，要還，如果，不曾，留存，副稿，那，更是，晦氣，倒霉，之尤者，更是糟糕。有些的，或者，會，悄悄，逃了，回來。湊巧的，你，要是，遇着了，書店里，雜誌社里，報館里，的大人先生們，不『忙』的時候，那，你，真是，幸運極啦，你真，可以，值得，傲視儕輩，說『我，現在，是，獲得了，這些，大人先生們，寫信，來，和，自己，打趣的，資格啦』！

待到，他，明瞭了，這些，情形，他，已經，受了，不少的，冤氣，意志，淺薄的，他，竟一時期，滿懷了，絕望，幾乎，把，他，第二次的，美夢，又，給，打個，粉碎。好在，他，還有些子，認識的，在，這，旋渦里，所以，事情，很，能得手；幾度的，奔波，所有的，攔淺的，存貨，都，全數，出清。

一時間，這社會，把，他，抬得老高。先時被，他，所，詛咒的，想不到，現在，竟，會擁護，他，夾着。——詩人，作

家，文士，學者；浪漫，抒情，寫實，革命，一些人們，幾乎，要，將，所有的，時代的，一些，新古董，全，給，冠在，他的，三個，姓氏的，上邊；他，這時，倒，返回，時代，到『大宋』學，『嚴嵩』，更，學『嚴嵩做壽』，一樣的，『照單全收』了，他，是，成功啦。

困難，就，從此發生，物極必反，一時期，多量，的，產生，這，以後，必然的，要，枯竭；——要，保留，因有的，已得的，地位，必得，努力，奮鬥，幹，一直的，向前，拚命的，幹去，繼續着；否，則，只，仍是，失敗，失敗得，比，先前，更是，厲害，雖是，現在，是，成功啦。

腦，是，空啦，心，是，空啦，力，是，空啦，什末，都，枯啦，空啦，空啦，是，再，不能，繼續，努力啦，要，保留，固有的，已得的，地位，却，不能，不再，繼續，努力；但，是，不能，決，不能，再，繼續努力，腦，是，這末的，空啦，心，是，這末的，空啦，力，是，這末的，空啦，這，只有，完啦，仍歸失敗啦，什末都完啦，除非，死寂一時，起來，再，起來，做，復興運動——這末的，雖是，或者，會，比了，死寂之前，產出，更，成功，更，偉大的，可是，已經，死寂了，一

時期。

這些，在，不久的，以前，成功了的今平，日日是，在，腦里徬徨，心里，徘徊，使他，已得的，滿懷快慰，仍歸，喪失，仍感，空虛，自己，是，無論如何，不能，再，努力下去的，他，曉得。那末，失敗！——這兩個字，說來，似乎，有，高速的，音波，傳散到，他心靈。他，只是，猶豫着，確然的，他，是，不甘，在，成功了，以後，再，失敗，他，是，日日里，在，心，力，交鬥着，在，屋里，無聊的，踱着——踱？不，這，簡直是，講得，漂亮的，過火了點；他，只是，像，從前，在，學校，上，體操課時的，兵式操里的，踏步，一樣的，一二，一二，一息，不停地，踏着，實在的，他，是，沒有，可以，踱的餘地，在，這，空間，爲了，他，仍是，逗留着，在，先前的，斗室里，這裏，仍是，鋪床，做檯子，仍是，報紙，當凳子，仍有，烟屁股，仍是，蠟燭，仍是，柳條箱，仍是，舊網籃，仍是，缺了，四塊，玻璃，并不，和，從前的，有，些些的，改變，失敗，也，在，這裏，成功，也，在，這裏，他是，這末的，無意識的，愛着，牠的，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那，他和牠，任是，誰，都，不能，仔細的，說出，只是，憧憬，只有，

秘密。

『唔唔，壞啦，簡直，腦袋，是，壞了的，這，些小的，事故，倒，值得，用去，這末多天，去，思想着，來，什末，保留，固有的，已得的，地位，什末，繼續，努力，奮鬥，幹，簡直的，簡直，是，根本，壞了的，昏了的；留着，現實的，不想，倒，去，想抽象的——要，保留，而，不能努力，那，直截了當的，就，這末的，不必，再，努力，幹，繼續，『死』就，得啦，死啦，就，不必，再，努力啦，奮鬥啦，幹啦，繼續啦，已經，成功了的，事業，已經，博得了的，地位，却，可以，像，名人的，銅像般的，永永的，保存着，即使，被，風雨，剝蝕了，也，至少，有，可以，使，人們，憑吊的，跡象，雖不，重建，那，是，稀古，少有的，……得啦，准，這末，幹去？』

他，是，得計啦，踏得更起勁啦，笑啦，卻，出去啦，在這裏是，找不到，他的，影踪，窗盤裏，射來的，光綫，漸漸，淡薄，灰晦。

白蠟亮了，時，今平，又，現在黃光前，又照着，從前，

一樣的，寫着；左手，却，這，一問，却，不是，從前的左手，現在，牠，比，從前，牠，是，捏着，一隻，藍玻璃瓶，在，這，房裏，是，初次，光臨的，嘉賓。

我，必得，這末的，做去——不，這末的，做，那，又，有，什末，法子呢？我，以爲，只有，這末的，做去，可以，保持，我，已得的，一切的，光榮的，事業，於，永久，決不，會，再，有，比，這，更萬全的，方式的了，我，曉得。

『我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世界，一切，我，都得，趁，我，現在，還，彀得上，寫上，一句，道別的，句子，的時候，向，你們，做，一聲，我，最後的，一聲，「再會」；——其實是不再會會的了。我，是，不能，再，顧到，另外的，一切的了，時間，已經，非常的，短促啦，因爲，我的，愛人——Choroform，已經，給，我，喝去了，一半啦，她——牠，是，值得，我，向她，深深的至謝的，只有，她，才，能使我把，我，自己的，光榮的，事業，永保！讓，我，來，用，我，將要，永遠，停止，工作的，帶聲，來，喊一聲，「我的；愛人——Choroform 萬歲！」』

『使，我，遺憾的，只有，我，對於爹媽，我，不曾，盡得

應盡的義務，反，把，他倆，傳統的，希望於我的，希望，給我，毀啦，——這，雖是，根本，是，我，所，不領受的，而且，是，反抗的，雖是，我，把，我，成功的報酬——一些，版權稅，歸，他倆，承受，這，又，何能，補償於，萬一；而且，這更，使我，羞慚，非常，……這，只能，說是，我的，一點誠意，別的，是說不到的，……成功只是如此？……

『社會，你，畢竟，是，醜惡的，我，始終，這末的，認定你，而且，可以，這末的，肯定的，說來，好在，我，馬上，得，與你，分手，也，用不到，再，放我，詛咒的，利箭，……唉，你真是個，老奸巨猾，我，實在，是，一個，未能力者，我，看不見，你的，末日，而，反叫你，來見我的終了，啊，這怎末說？我，羞慚哪，我，羞慚得，無地自容……或者，這，更是，你的偉大，啊……』

『遺憾，是，只這末的，兩點——也，已經，毀啦，即使，是一點，那，我，是，實在，無法，彌補的，只有，讓我的靈魂，帶了你倆，去吧，……』

在，藍玻璃瓶裏，流動着的 Crooroform，已經，不

再，在瓶裏流動，——已經，轉掉，牠的，地盤於，今平的，
血液里，混和着，血液，也，跟着，再不流動。

.....

任是什末，都，已經，靜止。

一八年『中秋』的晨光曦微中，於
離寓百步的『松雪廬』的茅亭里。

附註

在這裏，我們可以馬上提到一個異點，就是，在這裏
特異的多見，這，并不是嫌以前的時代覺得有點厭，實在
的，我們是必須要有新的進展，這不過是作者大胆的而
又求其微末的表顯，能否在事實上發生必要，那，是只可
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更願敬以十二分的誠心來收受諸君
的表見。

作者——同日

做 壽

滕 固

李守德和他的弟弟守中在計議一樁什麼事件。

——乖乖，楊監督的二小姐又要出閣了。守中靠在賬桌上，捏了一張粉紅的喜帖一壁看一壁說。

——又要我們破鈔一點了。守德說的時候向守中看了一眼，依舊吸着捲烟，低頭踱步。他的額際印着幾條深沈老練的皺紋，似乎在表示他的年紀快要到四十歲了。

——我看不必多送吧！守中把喜帖擲在桌子上。

——去年他的大小姐嫁的時候，送的東西果然不算

少，可是，不好意思輕減呢。

——他的態度怎樣？

——總之，要謀一官半職談何容易！守德輕嘆了一聲。把烟蒂丟到天井裏，伸出雙臂，打了一個呵嚕。

——這樣子下本錢，如何合得算呢？

——時勢真是變了，那些後生小夫子，謀個巴縣缺啦，稅差啦，倒很容易！

——橫豎在楊監督方面也沒有什麼把握，少送一些罷！你數一數，一年到頭人情要送掉多少？守中隨身向賬桌右面的一張椅子坐下，從袋裏摸出一枝捲綳了的紙烟，燃上了火。

——那是不得免的啫，去算他什麼？守德無力地往賬桌左面的一座舊沙發靠坐下去，曲了左臂當做枕头。

——人家送出了的人情會有收還的日子，像我們家裏在這十年內不會有婚嫁事情的，送出去的東西，撈不回來的。

——這一層我也想過的，我想給老頭子做一次壽……

——六十歲是過了，你打算等他到了七十歲嗎？那還

有六七年哩！

——說六十歲就是了，有那個人來追問。

——這也是個法兒，那末必需要叫老頭子來一趟呢！

——當然要來的。

——那末日子定得近一點好，假使天一冷，他出進就不便當了。守中扭轉身來，兩臂擱在賬桌上，興奮地面對他的哥哥。

他們計議定了，守德擔任印發請帖和租借壽堂一類的事，守中往家鄉去陪他的父親到上海來。

離那次談話約莫有二十天光景，守德所籌備的一切早已舒齊了。陸陸續續接到親戚朋友們的賀禮，幛子，聯對，繡品，銀盾，滿堆在一間小小的客室裏。他天天望他的弟弟早些回來，可是超過必需的耽擱已有四五天了，還不見回來，他心裏非常焦急。

剛巧做壽的前一天，守中陪了他的父親回到上海了。守德滿面歡笑，迎接他的父親，而一個六十多歲的衣衫襤褸土頭土腦的乾癯老頭子，送到他的眼前時，他的心兒就像被刺了一針有些難言之痛。

——老大，是叫我來看上海嗎？老頭兒問守德。

——是的，是請你來看上海！

——是嗎。不會騙你呀！守中插了一句。

——聽說上海是頂好的地方，夷場上什麼東西都是奇奇怪怪的。老頭兒點了點頭，又顧向守中：老二，你馬上領我去看！

——不，不，你須吃一點東西，天也不早了，明天領你去吧，守德向他父親說了，又附在守中的耳上說了些甚麼。

傭婦端了水來，守德就請他的父親洗臉，！守中轉身出外，室中便沈默了一回。老頭兒洗好了臉，向攔几上和桌子上滿堆着的禮物，捉尖了眼兒，相視了一翻，問守德：

——這些是甚麼

——那是字畫掛對！

——哦，哦，上海的東西是異樣的。

——你坐呀！

——什麼，凳子裏有活鬼的，坐了下去牠會鬆上來的？老頭兒往舊沙發上坐了，又復站起來。

——你來坐在此地！守德指着那巴藤椅子對他說。

——噯，這個椅子確是適意的！老頭兒倚在背靠上，撫摸他的鬚鬚，似乎是滿意的表示。

他們父子倆文不對題地又談了些話，守德心裏非常焦煩。他簡直沒有耐心和父親談話了。他蜷坐在靠窗的一角，薄暗的天色襯托上來，正像替他分肩了一部分的重荷。

電燈擦的亮了，滿室生白。

——噯，自來火嗎，真的自己來的火啊！老頭兒說了。守德吱吱唔唔地答應了一聲，愈覺乏味；好在他的父親睜縫了眼兒只管看那電燈，似乎并不要守德作詳盡的回答。

在這個時候，守德偷偷地相視他的父親。父親頭頂上盤着的一條辮子，立刻使他難過。真是天作孽，還有這麼一條寶貝呢，他的心裏便浮起一陣俏皮的苦笑。

晚飯過後，守中挾了一大包東西回來！守德接過包來放在桌子上解開，簇新的袍子，馬褂，襖，褲，鞋，帽，色色俱全。守德檢點了一過，默不作聲。老頭兒也湊了上來，在

一樣一樣地辨認。

——這些東西明天給你穿到身上。守中向父親說。

——這麼好的東西！你們弟兄倆總算好的，雖然向你們討錢你們沒得寄來，替我買的衣裳倒是不壞。

——爹爹，你的辮子剪掉了好嗎？守德柔順地徵求父親的意思。

——不，我是大清一品老百姓，那裏好剪掉牠呢？老頭兒說了，舉起手來向額上一掠，那條乾癟的鱗魚似的辮兒便拖了下來。

——上海人都沒有辮子的，巡捕看見了有辮子的人要拉進去剪的……守中略帶恐嚇的語調說。

——什麼巡捕？

——就是紅頭洋鬼子，守德說。

——那不在乎的，前年我到羅漢橋去，聽說警察也要剪辮子的，我把辮兒繞了一團，塞在帽兒裏，有那個看得出來。

——剪了去，反而清爽呀！守中說。

——你們管你們的新法，我們老頭兒還是老法的好！

守德對他的弟弟使了一個眼色，守中也不作聲了。過了一歇，兄弟倆慫恿老頭兒進去睡了。他們倆依舊留在室中，似乎還有些事情要商酌。

——總有點不像樣子？守中攢緊了眉兒說。

——是啊，瘋瘋癲癲，勸都勸不好的。守德說時齒舌間啄了一聲。

二人對坐在賬桌的兩邊，無聊地抽着捲烟。

——那末明天什麼辦呢？守中忍不住問了。

——明天麼？只要他不動就好了。

——那也不是辦法，總得和拜壽的客人們略略敷衍；至少他們對他說的客套，他會得應酬。

——應酬是不來弄的吧！

——可是，不能不敷衍過面子。

——讓我明天教他一下看吧！

——怕討不出好來的。守中吸了一回將烟灰彈去，吸了又彈，似乎急急要把那枝捲烟吸完。

——……

守德沒有作聲，他站起來繞室踱步，一種難題盤在他

的心坎裏，使他沒法寬解。守中把桌子上的一些零星物件整理了一下，又把買來的一套衣裳鞋帽收拾起來，搬了進去。室中祇留守德一人，他還在踱步。

第二天，老頭兒起身的時候，守德守中都不在家了。祇有個佣婦給他端水，端早餐。他在室中等待了好久，還不見兒子們回來，他十分焦急。隨後他獨自開了大門，穿出了衙衙，到街市上閒逛。行人，車馬，各式各樣的店舖，漸漸的展開到他的眼前來，他被吸引得沈沈如醉。他興奮地沿着街道，無目的的折着灣着，一路觀望一路搖擺過去。他覺得生平從未逛過如此希罕的市場，看見過如此希罕的物事。

午飯的時候守中匆匆忙忙地回到家來，沒有看見父親的影踪！佣婦告訴他說：老爺獨自出去了好一歇辰光了！他急得幾乎要跳起來。他一轉念間便走出去往街上找尋，在附近的幾條街上都兜了一轉，一頭揮汗一頭張望，仍然不見父親的影踪。最後到了那家軍樂洋洋廉價大拍賣的洋貨店門口，才看見父親木木地站在那兒。他招呼了父親，父親很高興的對他說：

——老二，這真好看！你爲什麼一早就出去，不領我來看，簡直害得我不認識路了。

——好，現在我領你回去，吃了飯再領你去看更好的地方。

——還有比這裏更好的嗎！

——有，有的！

他們父子倆一頭講話一頭走，不久辰光，便回到了家裏。

午飯後，守中把昨晚買來的一套衣裳鞋帽，一一請父親換上，從頭上到腳上煥然一新的了。玄色貢緞的馬褂，品藍湖縐的夾袍，略覺寬大一些，勉強還算稱身，一頂西瓜帽兒似乎太大，但是把辮子纏了一團塞進帽兒以後，頭枕骨的那方雖則殼起了一塊，而帽兒却是不寬不緊的了，老頭兒端正了衣冠之後，回旋地踱了幾步，他儼然是個老鄉紳了。守中仔細地窺望他，在默默不言中似乎也有些滿意了。於是守中雇了兩部黃包車，一直到黃浦灘下車，他陪住父親看那些高大的洋樓，壯偉的船舶，他的父親愈益興高彩烈的了。

大約下午四點鐘光景，守中陪同父親往三馬路的一家旅館裏。旅館的客廳，已布置成一個壽堂了。壁上已張着許多金字的壽幛和聯對，還沒有完全。中央供了一座壽星，祭桌上滿裝着壽麵和糕桃一類的東西。有四五個執事人員，忙着收受禮物，張掛幛聯，和封付使力；守德在旁指揮着。老頭兒一進壽堂，看見壽星和聞到沈檀，便嘻開了嘴巴說：

——那家做佛事呀？

——是呀，你莫多響，你儘看看好了。守德對父親說。

——這是切麵嗎？堆得這麼高幹甚麼？老頭兒在祭桌的周圍盤認了一回，自言自語地說。

——你陪住他吧！守德輕輕地叮囑守中。一忽兒老頭兒又在張望四壁懸掛的壽幛，看看摸摸，似乎不勝驚喜；守中在旁陪住他。

——你看了一歇，就到那兒去坐吧！守中指着祭台的一邊對父親說。

——哦，哦，確是不差，這些真金的還是假金的？父親

指着那些金字問守中。

——金紙做的；

——哦，金子做的，那非幾萬萬塊錢不辦吧？

——哦哦，哎哎！

——好了，看得夠了，你再領我去看別的地方吧！

——不，他們要請酒了，你可以吃一頓酒。

——是請酒，不是做佛事？

——是……

——怪道不看見和尚來念經！

——哦哦，哎哎，守中忍耐不住了，便走近守德，低聲對守德說：你快去教他一翻，他還是無頭無腦的……

——好的，你招他來吧！守德點頭說。

父子三人坐在壽堂的角落裏，天色雖未黃昏，而室中却漸漸地陰暗起來了。

——爹爹，今天客人很多，他們如果來對你這樣拱手……守德一頭做恭手的姿勢，一頭對父親說：你也這樣對他們恭一拱手！

——教我接客嗎？老頭兒問。

——是的……守中說。

——這個我不來弄的，還是你們讀書人來去幹吧。

——那末他們招呼你，你怎樣？守德問。

——他們招呼我，我自然也招呼他們？

——那末你不要多說話！守中對父親說。

——自然不多說話，我只要吃一席道道地地的酒水好了；是嗎，酒水總是不差的？

燈光亮了，天面的正中，掛着一盞圓圓的大燈罩，周圍生出花瓣似的一盞一盞的小燈罩，輝煌得像白天一樣。堂上陳設了許多筵席，銀的杯碟勻整地盤在每一桌子上，似乎一種巧妙的圖案。老頭兒東鑽西鑽，此張彼望，幾乎手足無所措了。他有時扯起袍裾，有時翻上袖口，有時呆呆地看那盞花瓣繽紛的電燈。有時撫弄桌上的銀皿；他滿臉，不，滿身現出樂不可支的神氣。守中看了這個情形，急得臉也變青的了，他扯了扯哥哥的肩膀說：

——怎樣辦呢？客人馬上要來了。

——隨他去吧，我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我看，當他是個客人，不必強他來應酬了。

——真是糟糕……

——好在客人中沒有人認識他的。

天井裏笙簫的聲音，奏出了悠揚的曲調；客人們，一批一批的進來了。守德守中守在壽星的祭壇旁邊，接受道賀，答客賀拜；他們倆在昏亂的忙碌中，雖然不能照顧老頭兒，心裏却非常耽憂，有些賀客要向老太爺道喜，守德守中總是再三稱謝地回答他們說：“因為路途遙遠，趕不及到上海來！客人們也以爲這是情理中的事，絕不有所置疑。

從六點到八點鐘的時間裏，來客絡繹不絕，有的來了就去，有的盤旋在這裏；堂上非常熱鬧。敲過了八點，客人們入席，於是絲竹清唱和嚼咬瓜子的聲音遙相和應，換了一個情景了。守德守中依舊守在祭壇旁邊，答謝後到的客人。

筵席上的人聲漸漸嘈雜起來，過了好久，又有猜拳行令的呼聲，全堂又復緊張的了。忽然在左面壁角落裏的一桌上，異乎尋常地鬨笑了起來；附近幾桌上的客人，都站了起來探望，守德顛起腳踵一看，清清楚楚是老頭

兒辮子拖了下來，兩手捧着西瓜帽，帽子裏滿盛瓜菓；他心裏急得直蕩下來，忙的扯了弟弟的衣裾，教弟弟去探察一下。

守中偷偷地走近那張桌子一看，大約父親被客人灌醉了，任客人們當他猴子般的教他演戲。守中心裏雖是十分難過，但是絕不露出侷促的神態；裝出笑容，從旁看了一歇，他覺得不至於出毛病，便踱了回來。他一頭走一頭說：

——鄉下客人真有趣！守中說這句話的聲音，十分高朗，似乎在盡力使客人們都聽得這句話。

那張桌子上一陣一陣地鬨笑不休，每一陣鬨笑，不但引起了其他客人們的注目，並且動蕩了守德兄弟倆的心坎，他們倆雖在盡力按捺下去，但總是有不能不關心的苦衷。等到一陳鬨笑襲擊上來，他們倆的臉上也湧起一陣紅熱，他們倆拘謹得無以復加了，他們倆像刑場上待絞的罪犯。

過了好一晌客人們參差地走了。守德守中揖送客人，彬彬有禮，而心的緊壓亦復寬放了些。客人們走完了，

空洞的壽堂上，只有僕役們在收拾碗盞，響着鏗鏘的聲音。

守德守中回到壽堂，省視父親，他蜷坐在壁角落裏，靠住茶几，頭兒橫在右臂上，昏睡的了。一身簇新的馬褂袍子上，狼藉着酒菜的吐瀆。守中咋着舌尖呆望守德，而守德雖然站在父親的前面，他的一雙瞳子却轉在別地方。在這個怪誕的瞬間，兄弟倆像被魔棒所觸，祇是急急在舒暢他們的喘息。尤其守德的銅青色的臉上，還留着幾點冷冷的汗珠，似乎不久以前曾害過一場重病。

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草于日本京都

北美印象記

廚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實洋六角

原作者是日本最偉大的散文作家，用他尖利的眼光，深刻的同情，細膩的筆法，把美州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的一舉一動一事一蹟活活的現在紙上，同時對照了日本的現社會暴露了他祖國的醜態惡形，公諸于世，和日本鄰近而情形相去不遠的中華民國也得人手一篇。

新都巡禮

張若谷著

實洋四角

從不曾作過一次異鄉客的若谷先生，突然地從槍林彈雨中到了現在的新都，眼睛裏所看見的，耳朵裏所聽見的，都是新奇，都是真實。一件件記錄下來，便成了這部有歷史價值的傳載，回憶錄，供狀。

春天帶了來的

章 克 標

羣 蛇

忽然，不是忽然，是漸漸，一陣比一陣加緊利害的漸漸，我感着胸口懊悶，像塞滿了海綿，塞滿了乾草，塞滿了老破絮，氣都喘不過來；頭腦也渾沉沉，像包上一層牛皮，像蒙上一層豬油，像塗了一層漆；身體上各部分都不如意，脚像不是我自己的脚，手也不像我自己的手，整個肉體都不像我自己的。

在幽靜的室內，我素來是獨個人住着的書房，不允別

人進來攪擾的室中，現在像佈滿了要令人窒息的空氣。在這室中，本來可以感到如死一般沈寂的，現在像空氣的每個分子都在熱烈地跳舞，歌唱，本來像不住吹着涼爽的秋風的，現在却像放在蒸籠裏；本來會令人感着波平如境的湖面，現在却像風雲捲旋的暴風雨之前。

但是，我仍是原來的我，不曾改變了什麼樣子，也不會會見過什麼人，從三個月以前到現在，我過着機械一般有規則的生活，就是房間也不會變過樣子，房間裏面的一切，也是三個月以前的老樣子。

不，換是有一點換了，我已經脫下了那老羊皮袍子，太陽光從南面的窗裏，也不射進來照到我的桌子，窗外風聲也不儘是枯枝打着枯枝。

有些東西在動了，像蟄伏的蟲豸的蠢動，從久長的冬眠期中醒來。簡直是一條長虫，先把頸兒聳了一聳，然後抬起頭來，閉着眼睛運動那全身的骨骼，在黑洞洞的土中，迴轉着身子。

這定是心頭上的無數的長虫，各自在迴轉抖動，因為我已經脫下了那老羊皮袍子，再也壓不住牠們的狡焉

思動，所以是這樣的一陣比一陣利害，使得我像自己已經沒有了自己。

蛇本來是個再壞不過的東西，教唆我們的母親夏娃去嘗智慧之果，以致被上帝趕出樂園的，也就是他。他們的這樣成羣結隊的動起來，叫我怎樣對付？

啊，跑出這間屋，外邊去想想法子看吧。

一出大門，完全不對了，天下已經全然換過了一個天下，太陽光底下新綠已抽出了嫩芽，青鋪遍了草尖，紅飛上了桃花，楊柳在風裏擺，風箏在天空裏掛。

小鳥的飛鳴，我不看見，但天光會使你知道有這個，蜜蜂的紛飛，我不看見，但風香使你會知道有這個。蛙蟻的跳躍，我不看見，但軟泥會使你知道有這個。情人的絮語，我不看見，但車塵使你會知道有這個。

……啊，這已經是了春天。

看不見，感不到，我都知道，蛇使我知道。

羣蛇在動，就因為春天到了。

動得這樣的利害，令我這般的難過，我心頭蠕動的蛇，到底有多少呢？我心裏潛伏着的蛇到的有多少呢？可

有玲瓏的小青蛇，可有美麗的赤鏈蛇？可有兇惡的土灰蛇？可有偉大的蟒蛇？到底有幾千幾萬樣的蛇？

我曾經做過不少的夢，也夢見過被羣蛇所窘，難道這些蛇竟到現在還不肯放過我？我也做過許多忘不了的好夢，這些夢是時時刻刻會湧起於胸中，難夢也可以變化為蛇：還有我的惡念歹意，恐怕也是變化成蛇的，否則那裏來這許多的蛇在胸中？

因為蛇是頂可惡的東西，所以他害人，伏在人所不能制他的地方，這是卑怯。但勝利往往是屬於卑怯者的，看楚霸王同漢高祖。因此我心頭的紊亂，只是一陣比一陣利害，都是蛇在動。

動，原不過僅僅是動，像舞女的腰肢，像歌妓嘴唇，像浣紗阿姐手臂，賽像狗場中的走狗，賽馬場中的競馬。緩慢的動，迅疾的動，有律調的動。我的胸中，被這運動，波動，律動，擺動，水平動，上下動，所充塞所攪蕩，便亂得如麻了。

并且覺得是氣悶，這有些可怕，氣悶了總有破裂的一天，一破裂，蛇難都四散飛奔出來，出來便要鬧事，總有

人會遭他的蟹。不知誰將受他，他們的蟹？第一，在我的胸中，我自己又怎樣？總先受了蟹吧， 19.4.6.

桃 花

使得我非常感傷了，我的一個朋友曾經有一盆桃花，據說他要送人。桃花時常放在他室內的南窗口，春天我看到已經喜歡牠的秀美的軀幹，天氣暖去，漸漸的花苞肥碩起來，那一種風情，又有別種滋味。每當午刻，我到他室內去閑談，多半是要去看看在日影中的牠的姣軀之故。據說他現在要把這盆梅裝的桃花送人。

聽得了這個消息我馬上去，想去討了來，我一向歡喜的，自信也還可以培栽得好一點。去，那知桃好好好仍是在牠原地方，傲然地站着，盆上已圍上了一圈紅綾，花苞是更加顯目了。

一時，我還不敢問，到底他送花的話不過是傳聞。我只是深深地向桃看了看，閉話了幾聲退出來，并未曾敢向他索取。

次日，却聽得王已向他討得了，這真使我落胆喪心，照我自己想來，王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對於占有這桃的

資格。我還不相信那個消說是確實的，

但是朋友一回明明對我說了，那盆花已定，送給王是花盆圍上紅綾那天決定的，當花有了第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是王來取去的時候，現在仍舊暫時放在室內，因怕王不會保養那花。桃仍是綽約多姿地在他室內的南窗口。

已經是春天了，天氣一天一天溫暖起來。風吹得人醉，空氣醉得人暖，香氣暖得人想睡。桃花也漸漸像有要開的意思了。

桃花已經有了第一個放綻的，誰最先發見這個我不知道。但王却并未來取去，照他與他約定的時候。

從苞中破出來的一線的紅，逐漸擴大展開，別的苞中也同樣地透出來，於是紅凌亂在枝間。但王還未來拿，照他的前約。

搬過了一個地方，因為想日光照得的場所，開得太快，謝時也會早，但桃花已經受了春陽的薰沐，還是照着老調子，一朵朵綻，開，開到十足。

這盆桃花已經盛開了，像火樹一般，搽了胭脂的女

人的雙頰。王仍還不來取去，花現在正盛。

可是已經許了王的，半途中我也不好去搶奪，每天只是嫉妬帶哀憐地看了幾眼，一根毫毛都不去碰動牠，雖則心裏不住地想，想佔爲己有，雖則是已經開了的桃花，總還可以賞玩。

忽然，一天他那朋友的房中不見了那盆桃花，他說，又早已不許給王了，這回却不被誰私自拿了去，雖則沒有什麼可惜，不過房間裏總覺得寂寞了些，朋友來又少一樣遣興的觀覽物了。

但我心上的感受，却並不就這樣的簡單。懊悔不早啓口向他要，占了我感傷的中心，這感傷又深深地打到心中，我彷彿受深重的創傷。

美麗的桃花，我見過，現在不能再見了！

桃花的美麗的初綻，誰使得牠得到的？是春天的和風還是暖氣？爲什麼我不能是第一個發見牠的蓓蕾的？王爲什麼不早早來拿了去，我還可以到王那裏去看看。現在到底被誰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許多念頭，從來不曾離開我的心頭。

春天又一次來臨，昨天我到野外去走，在鄉村人家的屋前屋後，我看見了不少的桃花，都吐着錦一般紅艷的花朶，正在盛開着的當時。

我非常地驚怪了，怎的每一家人家都可以有一枝很好看的桃花，我非常地悲哀了，我竟不能有那一枝美麗的桃花。——我又想起了那盆中的我的朋友的花。

另一方面也想，若到龍華去看看，到桃林中看，那才知道世界上真有形形色色其數無窮的桃花哩！

但是我還只看見那一盆的桃花，在我白日夢的前途隱約地倏起倏滅。那是如此和其餘的桃花不同，只要一閉上眼睛，就可以彷彿牠擺在手邊那樣子，我記得這般清楚，是有這樣深刻鐫上了心碑的印象。

但是可憐啊！爲什麼要這樣地不能擺脫！ 19.4.7.

紙 鳶

或者叫風箏，每到了春天，總從孩童的手裏，飛上去停在半天空。真個掛了弓弦，叫牠在風鳴奏的不多了，因此我們還是叫紙鳶比較妥當些。

這幾天，我的房間的玻璃窗框子中的天空，也時時見

有幾隻紙鳶在飄動，使得我也會知道春天來了，更切切地感到春天來了。

關於紙鳶在我心中浮起了一件故事，世上實際有否那個故事，我不保證，但我寫了，在我心中總有吧，那也就是有了。現在讓我來說故事，我想說得巧妙一點。

她拗不過弟弟，是個可愛的小弟弟的要求，一半也由於她想顯顯巧妙的手段，她開始替她弟弟糊起個紙鳶來。那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工作，先得把竹條削到恰好的粗細來做成骨骼，這是頂使她費力的。刀很鋒利，偶一不小心，傷了手指，一點的鮮血，膏着了紙鳶的骨骼了。

她做的紙鳶是個鳥形的，她意中以爲怎是鷹。的確，那擴張成一字的兩翼，非鷓鷹在空中迴旋時，不會有這樣子。她用墨水把白紙鳶的背上翼上都塗黑了，越加像個真的鷓鷹。頂重要的眼睛，鷹的眼睛是非常銳利的，因為她用墨筆畫眼睛時，在她口中含吮了一吮，鷹的眼睛真個神彩奕奕金光四射了。

弟弟拿出去放時，果然很好，比別人的飛得格外高，因為牠是鷹，骨子裏流着姊姊身上的血，眼睛上沾着姊姊

的口沫，自然得爭氣。飛在空中真好看，活像一頭真的鷹，當弟弟的小手牽動時，那益加靈活了。

姊姊靠凭在窗口看，看弟弟的紙鳶飛高去，追出已停在空中的一切，還不住高去。她不禁微笑了，心中極其得意，伸手向天空中招招，那紙鳶竟似有靈性一般，向她點點頭擺擺尾，要想飛近她來的樣子。

因為牠的主人，牠的創造者，就是她。

每每風勢不佳，或者弟弟的手法不好，紙鳶要落下來時，她心上一急，伸手一招，紙鳶却立時像斷了線的輕氣球一般，直上天空去。

奇怪的還不止這樣。紙鳶在弟弟玩畢了，每天是他拿來放在姊姊房間裏的；有一次却放在底下的客堂間裏，因為弟弟不曾自己拿來，只交給了女用人，他要緊跟了爸爸出去看戲。在第二天弟弟要那紙鳶時，女用人在客堂間的柱子上再也找不到昨天她掛着的東西了。後來却在姊姊的房間中發現，問是誰拿進去，誰都沒有做這件事的記憶。

這一天紙鳶又飛在半天空，姊姊靠凭在窗口，弟弟

手中牽着線站在草場上。那是這樣美麗的天氣，空氣裏像灑滿了迷人的香劑，天邊的雲都在笑，樹枝上的葉都在舞，小鳥成羣結隊飛來飛去唱着歌，狗也快活得青草上打滾。紙鳶十分得意地昇在空中，高出別個兒童的紙鳶，牠向着她擺尾點頭。她也看着那紙鳶，心中十分暢快。

這是這樣美麗的天氣，黃金色的太陽光照着全個大地。她來了個客人，來了個朋友，來了個男的朋友，個親愛的男子，個漂亮的青年，一句話說 她的愛人。

他照往日一般直踏進她的房門，直走到她站着的窗口，他挨近去並立着，像一雙並開的玉蘭。

他看見了空中的紙鳶，拔羣而高在空中的紙鳶，因為是她注意的目標，他自然也伸手指點談說了。紙鳶經他的指點，却在空中斜來斜去，飄忽不定起來，弟弟急得在草地上頓腳。

這是這樣美麗的天氣，空氣裏像撒滿了迷人的香劑，天邊的雲都在笑，樹枝上的葉都在舞，小鳥成羣結隊飛來飛去唱着歌，狗也快活得青草上打滾，他的手圍上了她的腰，他的嘴唇接觸了她的。

在這時，半空中的紙鳶，忽然像流行趕月一般走飛走了。遠去遠去，到渺小得如同一點灰塵，終於消失在西方的煙雲中了。

弟弟哭着走來告訴紙鳶斷了線飛走了。姊姊心中想，紙鳶爲什麼也要吃醋，見了愛人的吻她，氣得飛到了天外呢。

做着情人的男子，哄騙弟弟止了哭，允許給他買一隻大的好的美人形紙鳶。她心上一振，聽着了買個美人幾個字。便想到了那飛去的紙鳶，骨子裏有她的血，眼上有她的口沫，而是氣得飛走了。這個男人！她眼中滿露着這句話，向着她的愛人，他一點也不懂是什麼意思，還以爲她眼中燃着了熱情。

一個月之後，那個青年失了戀。

但是那紙鳶也一去不再回來了，也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弟弟的夢裏時常還看見牠的踪跡，並且也看見那個大的美人形的紙鳶，却是被那鷹飛來啄瞎了雙眼，

他告訴姊姊這個夢，姊姊總低了頭一聲不響。

雲

雲是天才，春天的雲更是。

天上的有雲，如同我們爲人的有夢一樣。倘使人沒有夢，那是乾枯的人生，簡直要令人不能生的。而天上的雲呢，沒有雲便天也不像天了。

很有喜歡看雲的人。有的喜看牠剛從山谷中湧起來的狀況，那種蓬蓬勃勃的氣象，像得勝的兵隊敲着凱旋的戰鼓；有的喜看牠斜掛在山腰，靜穆得像個絕世美人的打呵欠。有的喜看飛走的亂雲，像新舊軍閥的前仆後繼地交相火併。有的喜看亭亭在半天空的閑雲，像戀愛着的青年男女出來玩景遊春。有的喜看斜陽照着的層雲，金光燦爛，像全世界都噴了金。有的喜看堆絮一般的綿雲，像雪花在太平洋上浮走一般輕情。有的喜看一朵遊踪不定的孤雲，像走遍了天下找不到一個可愛的女人。……

這些都是看的人看出來的樣子，算不了什麼，讓我來講一點雲的故事。

這天雲一早起來，頭髮也不梳，蓬亂得像亂草一般，

却又像目今頂時髦女孩子的盪過了頭髮，他赤着雙足，就跑出去，要到海中去洗澡了。

他跑得到海邊，太陽已經浴好了，探出身來，正預備要坐上車子去巡遊這世界。光芒四射的太陽，照得雲眼也睜不開，他急忙跳到海中去，才感到些涼意，眼目也清爽了，看見太陽已坐上了車子，三匹馬在飛奔着。他笑，他笑太陽愚笨，走路一定要借重車馬。

正在他笑之中，忽然他面前探起了一個好看面孔的頭來。這是他從來未曾見過如此美麗的顏面，他全個靈魂被攝住了。那美麗的也看住他，對他笑，笑得這樣的柔和，使得雲軟倒在海水中，一直沈到了水底，沈到了水底，美麗的仍舊在他眼前。

美麗的告訴他，她是個海主的公主，願意下嫁給他，因為她已經對他有愛情，有了愛情而不嫁他，是不成功的。他也首肯了。兩個人就此結了婚。

結婚之後，雲天天在海底遊行，他很聰敏，可以自由來去，不必像太陽那樣一定要借重車馬。到處看見許多新奇珍異的東西，他覺得十分快活；對於海的公主的愛

情，也一天天深去。

一天，他坐在海的公主的臥房裏，正和公主偎倚着講着愛情，忽然聽得，鳴，鳴，鳴，的三聲怪叫，他從來會聽見如此宏亮的叫聲。公主却飛速地離開了他的懷中，直跳起來，滿面露着惶急的神情。

她叫他趕快躲避，說是她父親，海的主人到了，她的嫁他是瞞着父親的，父親知道了一定要大怒，而且要他性命，所以他須要立刻逃躲開才好。

雲的唯一好本領，就在跑得快，他一聽得這話，立時就走了，他出了海。

出了海，他眼前展開了十分廣大的世界，他心中感着了無限的欣悅，但是因為他曾經嘲笑過太陽，所以太陽現在要報復了，他感得身上十分酷熱，實在忍耐不住，因為太陽在用真火照他，他却不曾知道。

他飛速地奔來走去，要找一所涼爽的地方來避開這炎熱。立時他看見了一所廣大無際的森林，他跑進了樹蔭之中，太陽就無法再欺他了。

他橫倒在森林的中央，那地方是如此幽靜，像是黑

夜裏一般，什麼聲音都沒有，而太陽又被重厚的樹葉隔住了。裏面成爲很優美而安適的地方，他不覺沈沈睡去了。

彷彿有一陣芬芳的清風打動他，把他喚醒來，又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站在他旁邊。

美麗的告訴他，她是森神的女神，願意下嫁給他，因爲她已經對他有愛情，有了愛情而不嫁他，是不道德的。他也很願意，他們就結了婚。

他們的結婚也很幸福，他們的愛情又極濃厚，他們時並着肩，絮絮地談着情話，在森林中走來走去，觀賞那許多好看的奇景，特別的飛禽走獸。他十分快活，也十分滿意。

一夜，他們倚偎着談情時，忽然一種巨大的吼聲起來了，女神戰慄着身體說她的伯伯來了，一到他的性命就危險，因爲她伯伯是個好殺的人，見了無論什麼都要殺。她勸他趕快逃走，他聽從了她，就飛也似的奔出樹林。

在黑暗之中，他奔了不知多少路，腳也疲倦了，忽然踏了個空，跌下去，下去。

好久還不到底，他在半當中已經睡着了。

次日早晨醒來，他看見自己睡在一個美麗的女人傍邊，那女人還未覺醒，她的樣子實在可愛。他禁不住去吻她了。

剛他的嘴唇接觸着她的，那女人的眼開了。她醒了，看見了他很喜歡，她願意嫁他，因為她已被他吻過，她以前從來被人吻過，她是山谷的女神，是山神的女兒。

他很快活，他們就結婚，他們很幸福，愛情也很濃厚。

他們正在好好地睡覺時，在一天的中午，忽然石壁地皮都震動起來，他們前前的石壁開裂了一道門，一個容貌古怪的老人，滿面怒氣，站在門口，兩眼兇光向着他。

他要逃走，腳骨都酥軟了，老人的眼光是如此利害，使他一點也不敢動彈，他只緊緊抱持了女人，女人也抖個不住。

那老人就是山谷女神的父親山神，看見女兒和一個男人赤條條地睡在一起，眼中十分看不慣，大怒起來，就捉了那個男人。女神雖則哀哀地懇求，山神總不放他，反而拔了岩壁上的藤來把他綁住了。

他被拿到山頂上，晒在太陽光底下，因為四肢綁着，所以他動彈不得，這時太陽報復的機會到了，發出全副的熱力來，照着雲的全身。

山谷女神跟了父親後面來搭救他時，到得那地方已經只剩得一堆焦枯的白骨了。她便大哭起來，

這哭聲驚動了森林的女神，這哭聲驚動了海的公主。森林的女神來，海的公主來，才知道她們的男人已經死了，於是也大哭起來。

這三個女人的哀哭的聲音是如此悲哀，頓時天也灰暗起來，地也悲傷起來，傾盆大雨下降了。這雨的降下來。那一堆枯骨忽然蠕動了，又變成個雲，雲是復活了。

復活了的雲先同海的公主回到海裏。

現今山谷中出雲，樹林中藏雲，下的雨流入大海，就是因為這一個緣故：

雲是天才，因為除此以外，雲還有許多相好的女人

19.4.21.

櫻 花

櫻花有些好看，原日本的國花，所以在日本最盛。

每當春天來了，彼邦人士把看花作為一件大事，像中國信佛的老婦人春秋要上廟去燒香一樣地當一件大事。在他們，說一個花字，就是櫻的花之意，所看櫻花，只叫看花。

關於看櫻的景像，我在櫻花之都的一篇短文中已經說及過了，此刻不想再寫。但櫻和我另外還有一點關係，我這幾天特別有所感，因為在上海看見了櫻。

沒有幾天之前，我見了她。

在六三園有櫻，我知道的，但我看見的，不是六三園的櫻，六三園我未進去玩過。有些日本人的家裏，也許會在庭園中種栽他們的國花，但我也不是在那些地方見來。

一個朋友約我吃飯，我就在那飯店裏見來，在這家的中庭，不知怎的種着一顆櫻，恰好盛開，看見了我就認識是櫻，雖則我分別日本已不少年，分別後一次的春天也不會見過櫻。櫻仍舊是那模樣好，那模樣姣艷。

記得在日本時，我曾有想把櫻移植到中國來的念頭，因為不曾問過治農藝的人，不知土地的關係如何，會不

會變了種，所以有了心也未嘗實行。現在却見中國已很有幾處種櫻的地方，我很悔懊當初未曾實行。

不過看見了櫻總喜歡，我却未曾走出庭戶去在花下細玩，我強制着自己，不要心太熱，去在花下徘徊，過後只多感觸。近來真個學會了修心養性，我能遏制沸騰的心，讓他一動也不動。

雖則當我離開了那地方，還不住記念着櫻，但我以為去接近了，要更加不可收拾，因為我櫻愛得太利害了，所以我想不能所有時，還是不去接近的好。

我有一個小小的願望，想在鄉間闢一個小小的庭園，種植些我所歡喜的桃花，李花乃至櫻花之類。這願何時能實現，原是毫無把握的，但我時常做着那些好的夢。

看見了櫻花的晚上，我也做了一個夢。

夢裏的情景，總是如意的居多，櫻已是我所有的了，我在花間徘徊。是身入錦繡之中，我四圍全是些好看的花。可是櫻花却在哭，她的淚水也是櫻色的。我非常怪奇，櫻為什麼又要哭了呢。記得上一次因為在她身上縛了一根繩子，櫻因此哭過的。但那繩子早已解除了，這回

爲什麼又哭呢？我走近櫻去，看見了全樹幹上有種小虫在蠕動着，那是無數無數，非常之多，啊，櫻生了樹蝨了。我在這裏醒了。却懊悔那一天未曾下到庭中去看看櫻是患着樹蝨否，現在還掛念着。

19.4.21

雨

雨特別是春天的雨，有一種異樣的情味。

據我所知，雨就是天哭，而且是悲哀不能發洩的哭，是淚水倒向心內流的哭，所以雨總落下來而並不流到天外。雨是天的流淚，誰都明白這意思吧。

在雨未下之前，大抵天心裏塞滿了愁雲慘霧，這我們分明可以看見的，即在下雨時，也不會消失，要直到雨止，太陽再出來時，那些愁雲才暫時消散。

春天的雨，一定是因爲天的失戀。只看連綿綿地他會不住不息地哭，三五天的連續不算一回事，心上受了極重的創傷，他是自己也不能作主了。所以春雨時，一回像天會晴了，却不道又哭起來。

天是個崇高偉大的，因爲如此，所以他雖有很大的力量，他却不願用他的力量來成就他的愛。他愛，只愛在心

裏，決不表白出來，也不給所愛的知道，他只在暗裏關切他，日日夜夜，黑暗裏他也借了星星的明眼來注意。

天愛個什麼，我們不知道，但他總有所愛 却是無疑的，而且因為他所愛的永不能知天在愛，往往去從屬了別個，這樣天便失戀，於是天不得不哭，就是下起淅淅瀝瀝的春雨來了。

天愛着花，那是一定的，譬如桃花，李花或者楊花，更或者壯丹，芍藥，但是那些花不知道。天原未曾表白，也無怪其然。於是桃花跟着東風走，李花嫁給了流水。天分明看見這些事的，心中的絕望悲哀，我們人也可以想得到。春天下雨了。

在雨下之前，有些懊悶的鬱熱，那就可以證明天心上的煩惱，天是偉大，頂偉大的往往是頂脆弱的。天不能揭破他的戀愛，天又不能不哭。

那從這樣原因而下的春雨，給人間多少韻味啊！

我很喜歡這春雨，這像是灑在人心上的甘露。心頭鬱積着的煩惱，可以因此而蕩盡，而在本來沒有煩惱的呢，却可以因此而蓬蓬地發生。在後面的一種人，那煩惱

對於他們，又是怎樣的甜蜜啊。

他們由因為尙感着有煩惱的一事，可以自覺到他們的未曾衰老，還是年青。年青，那是多麼可以祝福的字！啊青春，由春雨叫起來的青春。

總因為有青春在着，所以雨能來叫起，那雨又是充滿了天的悲愁的可憐，這在人又是多可以感慨。總之是復活了春青，由一場的春雨。所以說天是偉大，他的偉大，就是能喚起潛藏在萬衆心裏的青春，使得春天活像個春天。

只要看雨哭着那被風摧毀的桃花，曾經而且不住繼續着引起詩人的多少同感，即使是雙鬢斑白了的詩人，他心中也還有青春，他會與天同哭。

但雨不一定是悲哀，也許是甜味的歡樂。譬如渴仰着灌潤的小草，雨便是不可少的。羣蛙也因喜雨而鼓噪，裸枝有了雨，便展開牠的叶苞。

人逢着了雨，也未必是頂壞的。我的一個朋友，竟因為春雨而獲得了他的戀愛哩。他走在路上，撐着他的傘，靜聽着傘上的雨聲，緩緩走着。路上很容易碰見美麗的女人的，這回他就碰見了，現在已是他的情人。她已經淋濕

了半件衣服，簇新的漂亮顏色，雨毫不留情地沾上去，他見她眼中有一種央求的樣子，很慷慨地把傘借給她。但她願意他送到她家，他當然照辦，伴她走，一路的談天，是二個人結合的開始。

我不再多記，因為怕失戀的天眼熱，嫉妬，春天再不下雨來作成別人的好事。

19.4.22。

GEORGE MOORE

邵洵美

(一)

十一歲的那年，坐在愛爾蘭道上一輛兩匹馬拖的車子裏，聽他的父母談著一部小說中的事情，被那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的美麗的名字誘動了，到了家裏便去偷來讀；接著又讀了許多別的小說，在一本叫做 *The Doctor's Wife* 的裏面，讀到那個女人喜歡讀 Shelly 與 Byron 的詩，於是又被 Shelly 這一個“水晶的名字”所吸引，從這天起，這一個弱小的心靈便被 Shelly 迷住。

十六歲由學校中開除出來，跟著他的父親一天到晚祇是講著騎馬跳浜。在這個時候，他的父親忽然被選為議員，於是全家都搬到倫敦去居住；因為不敢過拂他父親的意思，便去學習陸軍；同時他又認識了些畫師，於是他自己對於自己的將來的希望，便是成功一個偉大的畫家。他勇敢地對他父親說明了他的志願，他父親便送他去學畫。

“要學畫非到法蘭西去不可——祇有到法蘭西去才能學畫。”他的父親不久死了，他於是準備著成人後到巴黎去。

夢想終於現實了，帶了行李，帶了個侍僕，離去了英吉利。

在巴黎他認識了不少朋友，但是他又自己覺察他沒有繪畫的天才，於是又轉回到文學上去。他認識了一個曾寫過幾十齣劇本的 Bernard de Lopez，他於是便開始寫劇本，又失敗了，於是又開始寫詩，他的詩所取的是“一個少年男子愛著個美麗的女屍”等一類的題材，出版了 *Flowers of passion* 及 *Pagan Poems* 兩本詩集。

他又和 Lopez 合作了一齣劇本 Martin Lutsher 是 Dedicate 給 A.C. Swinburne 的。

在 Rat Mort 由 Lopez 的介紹，認識了 Villers de l'Isle Adam；又由 Villers 的介紹，認識了 Mallarmé；接著又認識了 Manet, Monet, Degas, Pissaro 等畫家 Catulle Mendés, Verlaine, Coppée 等詩人, Zola 等小說家。

他回到了倫敦，便在 Cecil Street 寫他的處女作小說 A Modern Lover

最轟動的是他的兩部小說，Esther Waters 與 A Mummer's Wife 還有一部自傳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實開英吉利寫實派小說之風。

這時和他交遊的是 Symonds, Yeats, AE 及 Synge 等，他們便商量回至愛爾蘭去提倡愛爾蘭文學，建設劇場，又到處去演講。Untilled Field 與 The Lake 是這時候的產物，但是更偉大的是這次回愛爾蘭使他寫成了他的三部曲的自傳 Hail and Farewell

Walter Pater, Henry James, John Freeman, Edmund Gosse 與 Walter de la mare 等都是他極好的朋友，這

他寫成了 *Conversations in Ebury Street* 與 *Adowals* 等。

他自己最得意的，是他以耶穌寫成的故事 *Brook kerith*。

他也是個美術評論家 Pater 在批評他的 *Modern painting* 的文中說：“他是一個忍耐的導師，他知道將什麼東西，與用什麼方法，去解釋給人聽，” 他自己在 *Confessions* 的序中也狠自傲地說，他是英吉利讚美 Manet, Degas, Whistler, Monet, Pissaro, 的第一人。

尚有寫音樂生活的姊妹作 *Evelyn Jones* 與 *Sister Teresa*；及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都在他不朽的作品之列。此外還有許多創作的小說與翻譯，都是我們愛他的作品的所應當拿來誦讀的。

他現在已七十多歲了，去年夏間病得很重，在療養院中住了不少日子，出院後給我的信中說：“我現在天天寫文章，我要補足在療養院中所荒棄的工作。”用“老當益壯”四字去形容這位老先生，是再確切也沒有了。

二

他在 Confessions 裏講到他自己說：“我到這個世界上來，好像是一片光臘，上面一些沒有漬痕，但我們可以印上各種花紋，我們更可以把來捏成各種的形狀。”他的文章也便和一片光臘一般，準備著去承受各方面所給予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引用他自己的話，當他讀了 Marius the Epicurean，他說：“我記得很明白，當我讀著開始的幾行，他們正像是光明的春天的流動的氣息向我飄來。我知道我是第四次覺醒了，便是說，又有第四次的生命的啓示要給予我了。Shelly 曾顯示我以想像不到的天空，那裏有神靈歌咏著光明與榮耀；Gautier 曾給我看塵世是多麼的奢美，肉的熱情是多麼的神聖；我又和 Balzac 一層一層降至靈魂的下界去窺視她的種種的痛苦。於是又有些別的小的覺醒。Zola 曾以華飾使我心醉以理論使我魂迷；Flaubert 曾以他技巧的神奇的美妙與精緻使我驚訝；Concourt 的燦爛的形容詞也使我有一時被牠誘惑，但是這些鼓動力現在都崩潰入灰堆裏了……”

我們的確可以相信他的文章和他的生活是一般地多變化的。這是免不掉的，一個生在這種環境中的貴族的後裔，加之他的祖父又是個極有學問的；他的祖父在二十歲以前，長住在西班牙，晚年便盡力著一部法蘭西革命史，但是始終未曾出版。他因此便有了文學的慧根。二十歲左右祇是流連在巴黎的 Monparasse 與 Latin quarta 等處過著 Bohemian 生活。看見的是迷目的形態；聽得的是蕩耳的音樂；嘴裏唱的是 Baudelaire 與 Verlaine 等的詩；手裏拿的是 Gautier 的 Mlle de Maupin 與 Zola 的 L'Assomoir 予他也拜倒在“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幟之下；并且更其誠懇，更其純粹，他情願為藝術而犧牲一切。爲了 Pyramid 鞭破幾十百萬個奴隸的背心爲了 Ingres 的 La source 而使一個十六歲的少女病毒而死，都是極平常極應當的事情。他曾說：“Mr. Pater 能與 Gautier 攜手同唱 *Je trouve la terre aussi belle que le ciel, et je pense que la correction de la forme est la vertu*（我覺得地和天一般的美麗，我以爲形式的完美方是盛德）我也是他們一派的人——至少我也愛著這個偉大的異教

徒的世界，牠的流血，牠的奴隸，他的不公平，牠的欺凌一切弱者的行爲。”但他也和 Ibsen 一般，痛恨一切的舊習驅逐著女子進那婚姻的市場。他的 *Muslin* 便是用著和 *Doll's House* 同樣的題材。

那年他縛著根鮮艷的領帶，戴著頂小帽，穿著條大袴，留著口 *Capoul* 式的鬚鬚，回到倫敦，幾乎完全不像一個英吉利人了。法文更像是他的國語，他對於倫敦社會上的習慣與禮節一些也不知道；腦子裏是法蘭西的念頭，心裏是法蘭西的情感，爲了一句話的沖突，竟立刻要和人決戰。他又懷疑英吉利的語言是不能寫出美麗的散文的，直至他讀到了 *Marius the Epicurean*，他在 *Avowals* 裏說“這本新到的書的第一節便告訴我以一種法蘭西所從來沒有顯示給我過的東西……” *Pater* 便成爲他最欽佩的作家。我們看他在 *Muslin* 的序中不滿意他以前的不修飾的文筆，便可以知道。在這篇序中，他又說起自己的作風的變換，他說：“……但是什麼時候 *Muslin* 的作者在文壇上隱掉的呢？他的下一本書是 *Confessions* 接著是 *Spring Days*；他在這本書的最後幾

頁中一定死去了，因為我們在 Esther Waters 中已找不到他的踪跡！”

這便是說，此後他的作風便變換了。他又對該書的批評者提出抗議說：“我真不懂這些批評者為什麼都瞎了眼指他為 Zola 的摹倣者。”他又說：“要知道，作者是個靈魂的追求者，每一頁中都顯露著他要寫出美麗的文章的愿望。”他所崇拜的偶像已易 Zola 而為 Pater 了。但是在這裏，我們須知道，他和 Pater 的地位是相等的，他們同樣地相互讚賞，決不是這個有低於那個。我們祇要看 Pater 謝他送給他 Confessions 的信的開始——

“…我讀着，我祇是羨慕著你的獨創——你的愉快的批評——你的對於生活的 Aristophanic 歡樂或是欣賞，你的慣常的活潑與流利。”

我們決不能找到一個作者再比他更忠實地肯去欣賞別人的作品的。當然呈現不滿是免不掉的事情，要知一個作家假使他有一些才能，他一定有他自己所求達到的原理，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結構的方法；那麼當他讀到別人的作品時，他第一個念頭便會是假使這個題材用他的手來

寫了怕不是這樣了吧。假使他覺得他自己寫了一定不是這樣，那麼他對於那本作品當然會漸漸呈現不滿，結果便生了厭惡而把來拋掉了。別的作家往往把這種本能的嫌忌隱瞞不講，而他卻肯赤裸裸地訴說出來。他對於自己的作品也是一般地肯坦白地批評，更敢不被嫌疑地讚美；這個爲一般僞善者看來當會說他太荒蕩，或是比較和善些說他太爽直，但一個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自非這樣不可。凡關於真正的藝術的，他總是忠實與坦白，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去研究他的作品。

(三)

去研究他的作品，最簡便的方法是把來分作兩種：一種是客觀的；一種是主觀的。

客觀的作品可以 *A Mummer's Wife* *Muslin*, *Esther Waters* 來代表，他捉到了書中人的靈魂，便叫他們去擔負全書的責任，不過讓他們借他的手把來記錄下來；但他決不是一種淺薄的寫實主義，他在盡量表現眼見耳聞手觸鼻嗅的一切以外，他復用全力去發現最確切的字眼，

最完整的結構，最獨創的風格與最有丰韻的句法。雖然他初期的作品沒有他後期的作品考慮得格外鄭重，但是獨創原是他的個性，這是始終如一的。

三本書中最早出版的是 *A Mummer's Wife*。主人公是個女子，她絕了她的丈夫，跟了個戲子去飄流，結果是一天天墮落，所愛的一切都離她而去，剩她獨自一個在寂寞中伴著苦痛與酒精。

“日子一天天過去，她的心神一天天模糊起來，她知道已不能把自己從迷惘中救出來了，便是她的暴躁的脾氣也似乎離去了她，她祇是憂愁地絕望地從這個住所搬到那個住所，放浪地飲酒又帶了酒回來在牀上狂喝，直至她的手戰顫得不能再斟上另一杯了。她喝著 Whisky Brandy, Gin 假使這些得不到的時候，她便喝著任何種的酒精……” 這般地直喝到她的嘴永遠地閉了起來。

Muslin 於一八八六年出版，一九一五年他又重行修改了刊行，在他一九一五年的自序裏說，這本書是「兩種風格的鏈條，」他又說這本書的作者似乎對於詞句的修飾比較疎忽些。但是他又說，這一本 *Comedy* 的小說寫得

極有生命極有能力。這本書的主人公也是個女性，是一個在教會中長成的，她有文學的天才，後來愛了一個醫生便離去了她的父母，一同住在個山上。我們要知道她雖然起先被人指摘而以後有人羨慕的甜蜜的生活，我們可以讀下面的描寫她的快樂的小家庭的一段——

“那第二個房間便是 Alice（便是這個女主人公的名字）的書室；這便是她寫她的小說的地方。一隻黑木的桌上堆著許多稿件，紮好了放在一角；後面是書架，上面是許多精選的文學作品，好像 Shelly 的詩集，Wordsworth 的詩集，Keats 的詩集之類。那裏還有許多很好的裝訂的 Tennyson 與 Browning 的作品，是 Dr. Reed（便是那個醫生，她的丈夫）給他夫人的禮物。再上層有本很薄的書，那便是 Swinburne 的 *Atalanta in Calydon*，邊上是 Walter Pater 的 *Renaissance* —— 繪畫與詩歌的研究。那裏還有幾本黃簿面的書，那一定是法蘭西小說。”我們理想中，再有一個比這個更好的寫文章的書室麼？

最轟動的當然要算他的 *Esther Waters* 三本中最好的也便是這一本 這本已不是和上兩本一般的純粹寫實

派的作品了。文字的修飾方面，結構的排布方面，思想的深刻方面；便是他自己在五年以後讀的時候，也不禁說道：“……我奇怪我什麼竟會將這本我最想寫的書寫出來，又是寫得我夢想不到的這般好。”主人公又是個女性，一個傭婦叫做 Esther Waters 的，她失身於一個男僕，便跟了他去開了家酒店，後來他的丈夫與人決鬥死了，她便仍去幫傭過活，等她的兒子長大。作者借了 Esther 去經歷體驗讓我們知道倫敦下流社會的一切情狀，結果便是要 Mrs. Barfield 說出，“我們的錢有什麼用呢，除了傳給兒孫”；Esther 說出，“我為什麼要再嫁呢？——我現在活著祇是要看我的兒子長大了成家立業。”

看 George Moore 寫出上面的話來似乎有些奇怪麼？他不是不贊成結婚的麼？他不是把女人當作玩具的麼？他在 Confessions 裏不是說過“我愛女人好像愛香檳——我喝著，我享受。”的麼？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當在下面證明我的不相信是對的。

(四)

主觀的作品，當然是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與那個三部曲的自傳 *Hail and Farewell* 最重要了。*Memoirs* 中的事情我們不能完全相信，有人說，假使這裏面的事情都是真的，那麼，他不知道要吃多少年官司呢；*Confessions* 差不多是他的藝術批評；要找他以前的比較完全而可靠的事實當讀他的 *Hail and Farewell*。

Hail and Farewell 共分三部：第一部 *Ave*；第二部 *Salve*；第三部 *Vale*。這是他在愛爾蘭的時候寫的。這次他回愛爾蘭是伴著 Yeats 與 Synge 等一起去的，他們的目的是去提倡愛爾蘭的文藝；關於這個偉大的運動的一切，在這三部自傳裏說得極詳細。所以有人說，即使我忽略了這三部自傳的本身的價值不提，那麼便是關於這一個偉大的運動的記錄也已足使他永遠不朽了。

在裏面他對我們說他們家裏的臉都是長的，像羊，又清秀。他又對我們說他的腳是小極的。——有一次出獵

的時候，忘却預先定小尺寸的皮靴，急忙間祇得買了雙女人的靴子，惹了友朋間許多的笑話。總之，他在這三本自傳裏，凡是他所能記憶得起的，沒有一件事情不對我們說，從最大的到最小的，從嚴重的到輕薄的，從耶穌的頭到女伶的裙。……

我們又可以將他自己的話來說明所有他寫的書的要鑰，他在 Vale 第四頁裏說：“雖然我或者已失掉我讀書的習慣，我却又得了個新的更合於人生意義的習慣，那便是說，轉念頭的習慣。我愛我自己轉的一切念頭，過去是一面神奇的鏡子，在裏面，我時常幾個鐘頭一忽不停地看着我以前所認識的人與地方。……”不說是他的自傳，便是其他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他的念頭的現實化。

而在這三本自傳裏則關於愛爾蘭文藝運動的人物描寫得更詳細，當然，多少還是念頭化了的。在裏面我們所能見到的 Yeats 是一個說 Meredith, Pater 及 Morris 的文章裏的話不自然及說“美是在未曾印出的語辭中的”的 Yeats，這裏邊的 AE，這裏邊的 Synge 這裏邊的 Lady Gregory 也都是熱烈又爽直的文學運動者。所以我們讀

著祇覺得作者對於我們的親熱，無話不談，似乎聽戀人的訴情，似乎聽老人懇切的諄勸，一個字也不願意忽略掉。

但是也曾有人批評他是太以相熟的朋友作為描寫的對象了，他的答復便是所有的書裏邊的人物都是有對象的，即如他的名作 *Esther Water* 那麼女主人公便是他在倫敦旅居的地方的一個傭人的化身。描寫人物是否要有真正的對象，討論的已經有不少人，如 Moore 這般論調的極多。我當然與 Moore 同意。祇有真的才是真的。Moore 的小說不過是以相熟的人改了姓名，而自傳中則用真姓名而已。我們讀他的小說，他的論文，及其他作品，祇覺得牠的真，牠的深切，便是因為他守了這個信條。因此我們讀他的小說便如讀他的自傳；讀他的自傳便如讀他的小說。

再講他的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這是他的作品中最愛讀的一本。裏邊有一篇是講詩人 Verlaine 的，是對於詩人最好的寫照，還有一篇我曾譯成中文叫做 *Euphorion in Texas*，在裏面我們可以見到他對於自己的

得意與欽佩；將對於自己的得意與欽佩老實地寫出來，自然成爲極好的文章了。一篇叫做 *Lovers of Orelay* 曾經禁版，講他和一個舊情人到 *Orelay* 去幽會，將什麼都寫出來，將什麼都透澈地寫出來。試看他說：“去和女人辯論，又惹惱，是懂得戀愛的藝術的人所不做的。我們總是在女人的手掌之中；定奪的權柄是她們的，而我們則去接受她們一切的花巧，而終不或者極少表示不願意。……”老年人說出這樣的話來，簡直太可愛了。

(五)

Moore 對於女人的了解是如此，他對於自己也便有充分的認識。當他年青時母親爲了他一天到晚祇是遊蕩，心想家門的沒落已經快了，但他却極自信地說：“我是天賦有自治的清晰的頭腦的。”但便是爲了他太充分地認識自己了，當他繪畫作詩失敗而從事做小說的時候便著起慌來而懇切地自問道：“我是不是又要和以前的失敗一般地失敗麼？”是真的擔憂麼？不，決不，他知道了他應當走的路，當他讀 *Balzac* 的小說的時候他說：“我所

有讀了的這許多書總不能使我成爲個學者；除了去嗜味人生，再也不能使我學到些什麼：我是跳舞場，酒排間，街上，牀邊的學生……”他又說：“我不到牛津劍橋我到 Nouvelle Athenes去。”

但是他矛盾的地方猶何嘗沒有呢？試看他對於結婚的見解——

“愛——但不是結婚。結婚是一張四根柱子的牀，中間有一對睡到十一二點鐘的爸爸和媽媽。愛是熱望：透明質，色彩，光輝，非真的情趣。但是一個老婆——她的一切你都知道了——你知道誰是她的父親，你知道誰是她的母親，你知道她對於你的感想，對於鄰居們的意見。那麼，夢在那裏呢？”

他又在一處說：

“我情願死也沒有兒子——當我的時候來到我可以將頭向了牆壁說，我沒有添一些人類的大孽——而，儘使我是個凶手，奸夫，賊，說謊者，我的罪惡也仍會像雪一般消散。但那個死了有兒子的人，那麼，儘使他生前多少清白，他仍要被大知嗤笑，而這個污漬將永遠存

在。”

這些都是他在年青的時候寫的那本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中說的，等他有了些年歲，更多了些經驗，更嚐了些人生，他在 Vale 裏的論調便完全改了，他已知道寂寞的痛苦了。他說：

“我在愛爾蘭的任務已經完了，現在我得決定再到什麼地方去化我的錢了。

“我將在倫敦巴黎兩者之中選擇一處。我在巴黎的老友已是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法蘭西人又是不容易成爲知己的。他們的大門向晚便關了。我又未曾學會看書，在巴黎住便不得不看書。‘隨時我決不和我手中的那本三十六齣劇本的書離開。我將做第二個 Sir Sindey Lee’”

這樣一想，巴黎便退後了些，於是我想到了 Steer, Tonks 及 Sickert 還住在倫敦。但便是住在倫敦也得學會看書。我不能每個黃昏都跟著 Tonks 與 Sickert 新英吉利藝術院每星期祇開兩次……家庭樂隊我又籌備不起，我但願有一隻鋼琴……一個老婆會彈些 Haydn, Mozart, Beethoven Schumaun, schubert, Wagner, Chopin 與 Liszt 的，但

不要彈 Brahms 的東西，那麼。黃昏便能極快樂地過去了，一枝好雪茄含在嘴裏，又躺在一隻安樂椅裏……我對於 Scarlatti 的作品很賞識；而假使這個女人再能爲我生個兒子，那麼他定能繼承他母親的音樂的耳朵……我的文學的天才……”

一九，四，二三。

附 誌

關於他的譯作 *Daphnis and Chloe* 及復古的傑作 *Heloise and Abelard* 以及尚未出版的 *Aphrodite in Aulis* 還有許多劇本與批評文章我預備另文介紹，這裏都不講了。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邵洵美譯 George Moore 原著

實價三角

有一位批評家說：假使馬藹那部供狀的事實是真的，那麼他犯的姦淫誘騙的罪惡，怕一生要禁錮在牢獄裏了，但情致是多麼純潔，文字是多麼纏綿，確是近代英吉利最大的散文作家的傑作。邵君的譯筆也明極達忠實。本書用一百磅道林紙印，裝訂精美，祇售洋三角。

家之子

朱維基譯 W. Pater 著

實價一角八分

原著者是唯美派文學批評的權威，本書他用豔麗的辭句，追慕他少年時的景，便是一盤一杯一花一樹，也都灌輸著有他滾燙的情感。譯者是裴德的研究者，更能透激地傳達出原著的精神。

姊 妹

George Moore 洵 美 譯

一隻黑鳥在花園裏叫，當 Emily 推開了會客室的門，向著這舊房間的空洞中癡望，她的眼睛直丟在一張工筆畫上，畫著兩個小孩坐在樹蔭下的綠草岸上，一同在翻著一本圖畫書，看來便是雙生子，簡直像是一個人，都是快樂的女孩子，棕黃的鬚髮掛在他們的臉上。Emily 方才從 Priscilla 的坟上回來，這張畫像重提起那光明的過去，又對她說她此後是要孤獨了——她不知道要多

少長久；她怕出眼淚，於是問她自己此後是否再能在這一個她和 Priscilla 一同在裏面生長的屋子裏繼續地過她的生活，一切在這裏面的東西都是和她妹妹 - 同用的，每一間房間，每一隻桌子和凳子，盤和碟子，還有桌子上和書架裏的書籍。一切這些東西都是屬於 Priscilla 又屬於她自己的，但是現在祇屬於她一個人了。

那牆上的花紙還是和他們第一天見到時一樣，沒有染什麼漬痕也沒有褪色；儘使她想把那些記憶都丟在後面，但是她總想起她和 Priscilla 所心愛的那隻羊毛織成的幕幃，那些牆上的水彩畫，那些磨坊，古蹟和山泉，還有姑母們教他們的手工。Clara 姑母 Margaret 姑母和 Jane 姑母都已死了；但是他們的手工作品還存在著。Priscilla 和她時常講起要把牆上的花紙重糊，要把那隻厚墊的沙發換隻榻榻。他們商量這些事情還不過是上個星期呢，那紅緞的窗幃也得去洗一洗。還有這些地氈也要拿來弄弄乾淨呢……假使 Priscilla 再能多活一個月，這所屋子是已經在收拾了；祇要她再能活兩個月，一切都改變好了：Emily 自問去在一所新屋子裏，一所牆上的花

紙重糊過的重漆過的重裝修過的屋子裏，一所將沒有一些些 Priscilla 的遺蹟的屋子裏居住，比之仍是住在時常有她妹妹顯現的老屋子裏是不是要更使她難過，每一樣器具，每一張畫，都使她想起一句她對 Priscilla 說的話或是一句 Priscilla 對她說的話。但願這隻鳥不要叫吧，她輕輕地說著，於是又想到 Priscilla 死的那天真恨聽得他唱。是的，他在那天是唱的——她聽得他唱的，今天他又唱了，今天是 Priscilla 安葬的日子。他已經忘掉了 Priscilla 了，但 Priscilla 活著的時候卻從來沒有忘掉在他唱的那棵大蘋果樹下面去散些麵包屑粒或是放盆水讓他去喝讓他去洗澡。

一隻黑鳥在蘋果樹枝上叫，當他們從 Mayo 來和 Clara 姑母一起住在 Smith's Buildings 的第四號的那個晚上——兩個十歲的孩子，穿著黑色的衣服，因為他們的父親死了。在那個時候他們一個都不知道死的意義，Priscilla 鬧著，她也鬧著要他們的姑母讓他們到那可愛的花園裏去。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可愛的花園，祇不過是一片荒野，雖然有些山欖花爬在木欄上，門邊還有棵大白

楊，再有一簇丁香花；他們雖然坐火車坐得累極了，但他們仍想兜著花園奔跑，在丁香花叢裏捉迷藏。他們都很憂愁，當他們的姑母對他們說住在 Smith's Building 裏的人是沒有一個去的；這是禁閉了的，因為住在這五所屋子裏的人都能夠去，他們實在不懂這是什麼道理，要知他們還不知道凡是一個什麼人都能到的權利總不會使個人喜歡的。他們上了牀還是問著他們自己為什麼爲了怕別的屋子裏的人都能進去竟連一個人也不進去。一天一天過去他們祇是把眼睛注視著這舖滿了蘋果樹丁香花及山楂花的園地上，他們這般地堅求著要進去玩，於是 Clara 姑母便祇得想個法子去和那園地的經理人接洽。這兩位小姪女是都承繼得些產業的，在愛爾蘭的西面他們有些產業每年每人能得到三百鎊的進款。一年有六百鎊進款那麼當然用得起一個園丁了，Clara 姑母說，於是便去請了那個經理人來，對他說這兩位小姐愿意擔任一切的管理費，而獨用這塊園地，——這種錢便是爲旁的租客早前所不愿意出的。因爲，他們問，爲什麼他們要去付一個她們所不進去的，不愿意進去的園子的管理

費呢？假使我擔任一切的管理費，再種些各色各樣的花草，那麼旁的租客也可以享受這園子裏的色彩與芬芳，Clara 姑母這般說，那經理人便接受了這個條件，祇是要求能有些租錢；於是又講好了這一個園子每年的代價是四鎊錢，從此以後，他們便終身享受賞玩這個園子，自從十歲到現在。

她把頭跌在靠墊上，瞞著被憂愁震動，直至不能再哭，當她塗滿了眼淚抬起頭來，那靜寂了好久的黑鳥又唱了一首長歌，使她又想起那遼遠而明晰的她的幼年的過去，在大晴的天氣，和她的妹妹一同在蘋果樹下，為泥娃娃穿衣服，又一同溫習在教會學堂裏讀的功課。Priscilla 讀起書來不大聰明，在畫裏看來也很呆板，幾乎有些笨愁，但這是畫師的過失；因為她並不呆板，至少是並不笨愁，每每在讀法文動詞的時候，她會拿起了她的鐵箍繞著園子滾跑，而 Emily 便祇得也拿起了她的鐵箍跟了她滾跑，雖然她想把她的功課先讀熟。Priscilla 時常不聽她的說話，但是她總因了十分地愛她而不介懷的；於她這幾乎是一種神祕的接合，想到以前他們睡在同一個

子宮裏的時候。她從不會把 Priscilla 當作是兩個人，這不過是她第二個自己，她的影子，她的靈魂，互相僂傍簡直像是音響與回聲。他們的面貌也是一樣的，Reverend Mother 有一次說：你們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她對邊上立著的尼姑還要多說些話，但是 Emily 祇聽得了半句，似乎是說造物是做了一個，而——以後她便沒有聽到了，但想來是在埋怨 Priscilla，她是為教會學堂所不喜歡的，她為他們看來 Priscilla 是決不會被造就成一個能得獎的學生。能得獎的學生便是教會學堂所希求的一切，這種表面的品質便是學問的根據。

他們的確像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他們的相像決不是偶然；從外貌到心頭腦底都一樣。Clara 姑母覺得他們的相像是件極了不得的事情，因此把她們打扮得完全一樣。讓旁人都可以看得出，讓 Emily 和 Priscilla 自己也可以一直留心著。所以他們大了決不當他們自己是兩個人，當 Clara 姑母死了，Emily 帶了 Priscilla 到衣舖裏，仍舊不准做得有什麼兩樣。假使 Mrs. Symonda 說：我想你可以一個人用這種緞帶，她總回答說：我想，

Mrs. Symonds, 你說的那種緞帶我們兩個人是都喜歡的。有一天 Mrs. Symonds 問他們什麼時候去朝見, 她這般問, 因為要是他們都去朝見, 那麼, 一定有許多衣服要她做。Mrs. Symonds 便去叫了個帮手把今年做的新裝一件件給他們看, 這是 Emily 一向爲了 Priscilla 而不愿意做的。這些是最時髦的樣子, 那裁縫說。於是又拿了許多衣飾, 羽毛, 垂佩, 輕紗給他們看。但是我不去堡壘吓, 是不是? Priscilla 輕輕地說, 你是知道的, Emily, 我是再也沒有那種勇氣去和一個以前不相識的男子跳舞的。但要是他以前不認識你, 他便不會來要你和他跳舞的, Emily 這般回答。我總學不會那個三步舞, Emily, 一定要被人取笑的。Emily 當然不愿一個人去, 於是把朝見的日子, 改在明年,

回想在 Mrs. Symond 那裏的一天, Emily 覺得 Priscilla 怕去的原因, 並不是爲了不敢和一個方才介紹給她的男子跳舞, 也並不是爲了不會跳三步舞, (跳舞教授一直說 Priscilla 跳得很好) 祇是似乎有一種直覺警告她說他們在那裏當會遇見他們的命運。Priscilla 竟會有一種預

料覺得在那裏當有一個男子會把她從姊姊手裏奪去。但是我們是決不能逃避我們的命運的；他們儘不妨去至那裏會見許多的男子，去和他們跳舞，啊，那怕是去和他們結婚，因為結婚雖然使他們分離，但總不像死一般地沒有補救。這或者更好，假使Emily竟然嫁給了James Mease但是沒有一個能逃避她的命運的。他們的是在Shelbourne旅館裏等著他們。他們到那裏去是去看幾個朋友的衣服的。

便是在那個下午她遇見了James Mease 一個青年的男子，起先並不使她感動——幾乎使她要退避；但是漸漸地她竟喜歡起他來了，在這一個時期裏，他們時時會晤。她不見了靈魂似地，在那六個星期中幾乎除了想James Mease外一些不轉別的念頭，雖然James Mease還不和她怎樣熟，但是她竟覺得她也願意離開了Priscilla而去和他住在一起了；而Priscilla則也極愿意事情真能這樣。Emily使想到Priscilla待她的恩愛，從不曾怨過一句，也從不曾說過：假使你嫁了這個年青的男子，我可祇剩一個人了，她祇是把她自己劈開，她決不愿把自己去站在她姊姊和她姊姊的幸福的中間。一個月的求婚

期間真是一種煩悶的快樂，在三個星期的盡頭，她的青天上竟來了一堆烏雲，James 的父母到 Dublin 來和他們的將來的媳婦見面，却說：我們的兒子將來當得到一萬金鎊的產業，要嫁給他的人也得帶這許多來。便是把她應得的姑母的遺產和她自己的錢一同加起來也不到一萬鎊。Priscilla 愿意把她自己的一份送給她，但她自己將來也得要有吃有住，而 James 却不肯讓她小姨子來同住。Priscilla 愿意犧牲了自己，放棄了自己的財產去和 James（她是並不喜歡他的）住在一所屋子裏，爲了她姊姊的幸福。Emily 則也爲了被感動 Priscilla 的原因所感動，雖然愛 James Mease，竟也情愿把自己犧牲了；她又勸 James 說 Priscilla 是決不會使他們發生阻礙的，住在一起一定比分開住來得快樂，又說這是因爲他不知道 Priscilla，不了解她，但慢慢地總有一天會的。

她記得她和 James 的長時期的爭論，躑躅在 Stephen 的草地上，穿過許多街道，沿著河流走，站在橋上，總是爭論著這件事情。她把所有的話都說了，說了不止一次，有二十次，有一百次。她想了種種法子去勸他求他，

但是終於失敗了。她總對他說：即使我願意離開我的妹妹，但是我總不能，要知她是爲了我而犧牲了她自己的財產去覓足你的父母的慾望的。她祇是對他說祇是沒用，直至她恨起他來而慚愧自己的行爲。那最聰明一句話便是站在她自己的門前說的：我給你你的自由吧。他便依了她，她得到的最後的他的新聞便是他結婚的新聞。這是她的運氣——他是結了婚了，他永遠不和她的身世再發生關係了；要是他沒有結婚而跑回來說：現在你的妹妹是去了，我們可以結婚了，她將怎樣地怨恨呢。而他的確是做得出這種事情的人，沒有感覺的，沒有靈性的，他分離了他們姊妹一時，更想永遠把他們分離。他的確使他們永遠分離了，他是 Priscilla 的死的主因。因爲 Emily 和 James 的婚約解除以後，怕有種種的謠言，便去住在一座自己的山莊裏。在那裏，過冬的時候，Priscilla 受了寒而患了咳嗽病。受寒咳嗽有什麼要緊呢？一千分中九百九十九分是不要緊的。但是 Priscilla 的咳嗽却帶著些血，她們因此便到 Dublin，到她們的朋友 Sir Stanley Forbes 那裏去，他勸他們到南方去過冬。

她再沒有勇氣去想這種事情了。一直這般想著又有什麼用處呢？她但願能抑制這種念頭吓！但是總抑制不住，忽然又來了個新的念頭，她想，Priscilla 大概要她仍舊住在這 Smith's buildings 裏吧，否則死了的便忘懷了。Emily 說：死了決不可以算真的死了，直至我們停止去想到他們。我當永遠想到她，無論在什麼地方。但是假使她愿意這樣……坐在那隻小沙發上，眼睛不時射出些眼淚來，想到那在等著她的身世，沒有了 Priscilla 單獨一個人在世界上，沒有父母也沒有親戚。Olara 姑母死了；有幾個遠房的表姊妹也已四散開來；有幾個鄰居，有幾個朋友還遺落在 Dublin，但是沒有一個她可以去愛的。

許多寂寞的黃昏吓，她說，引起這句話是因為她看見了那書架上的書，Scott 的，Dickens 的，Thackeray 的，Bronte 妹妹的，Anthony Trollop 的 Mrs. Henry Wood 的與 Charlotte Yonge 的。這些書都是她和 Priscilla 一起在火爐架子的兩邊讀的。他們還一起讀著 Lord Oakburn's Daughters，祇讀了一半；從此將棄掉了不讀了，她也不

再想去把來讀完，因為再沒有 Priscilla 來和她分讀了。於是她又想到這誰沒曾料到的 Priscilla 的死。Sir Stanley 也狠失望，因為南方去過冬並不會使 Priscilla 的身子得到更好的進步；她瘦，白得像朶蓮花，這是他的話。但他也沒有想到她的死會這樣近。我知道他是想不到的，她說，說得很響。我知道他是想不到的，她又說，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似乎要使她更相信那醫生是決沒有意想到 Priscilla 的死是這樣近的。

無目的地在這間萎頓的房裏來來去去走了一陣以後，那個醫生的房間顯現在她的面前了，她看見一個鬚鬚又短又鬆的老人坐在雕花的意大利火爐架子的左面的椅子裏，她又看見那雕花的書櫥頂，古式的鏡子，嵌花的桌子，銅器，瓷瓶。是不是她將來的生活也要去消磨在收集古董與瓷器裏呢？她問她自己：走回去坐在沙發裏，她又在理想中去聽那醫生對她說 Priscilla 的病症並不是根本不能治療；祇要能除免掉住在室內，他說，肺病最忌常住在狹小的房屋裏，最好露天；你們自己很好有個園子，沒有雨的晚上用隻吊牀去睡在那裏是再好也沒有了，我

看你們仍住在 Dublin 是最好的法子。秋天你們再到南方，我希望你們還是越多在露天裏越好。這些真的是醫生說的話。但是儘使她怎樣地服侍，Priscilla 的身體仍是照舊一樣。

Emily 的念頭便集中於離 Smith's Buildings 的大門不遠的那塊地方，因為上個星期五她在大門和醫生的寓所的中途她遇見 Esther Nunan 從第四號裏出來。你的女傭對我說你出去了，Esther 說，後來我問起 Priscilla 才知道她恰好出了園子到房裏去睡了，她不舒服得厲害，Emily 記得她也跟著說：她不舒服得厲害，於是立刻回過來說：我去請了醫生一同回家吧。醫生說是極重的喉症，便開了一張漱口藥的方子，但是 Priscilla 不能漱口，她的喉嚨實在太腫了。她在那天黃昏喝了一些牛奶，但在夜晚她的呼吸便逐漸地困難起來。第二天她便正日在抵抗中，向晚的時候已不支了，Sir Stanley 說，這是因為她的肺病的症候上達喉管而將她悶塞住了。喉頭的潰爛是他所能給予 Priscilla 的急斃的僅一的解說。

Emily 將她的頭埋在襖墊裏，她不願 Priscilla

著要呼吸時的情形再在她眼前重現，她簡直不忍再想了。直至眼淚流盡她方才想著一件遺忘了的事情，那便是 Priscilla 死時爭扎著要說話。她死了她心裏還有幾句話沒有說；Emily 又記起當她拿一張紙一枝筆給 Priscilla 叫她寫的情形了。她兩樣東西都給了她，而懇切地等待著，但是 Priscilla 已不能寫了：她的手掉了下來，在她眼中 Emily 可以看到：我不能講話，我也不能寫字。現在想起來，似乎當時並沒有對她的眼睛更認真地看看。她回想當時那兩只眼睛似乎在說：我情願犧牲了天下的一切而告訴你，但是我已不能說話了。

Priscilla 究竟想對我說些什麼話呢？她問著自己，暫時忘記了悲傷。我們兩人之中是沒有秘密的，但是 Priscilla 死的時候心裏一定有幾句話沒有說出來，那幾句話她是要對我說的，那幾句她情願犧牲了一切而對我說的話。是什麼話呢？他們是從來沒有離開過的，祇有一次在 Aix 她們曾分房而睡。她的念頭於是又從 Dublin 跑到 Aix-les-Bains。回想到那一天她們的馬車停在一家旅館的前面，Emily 記得對那個女店主問：Vous avez une

chambre à coucher? 但是當她要想說，我們要一間有雙人牀的時候，她竟催促起來道：Nous voulons un lit doublé 女店主聽得這句話臉上便變了表情。我們沒有雙人牀的房間了，她回答，但是我可以給你們兩間在同一樓面的單人牀小房間，而不多要你的錢。想到要分開來睡她便慌了，他們幾乎要將行李搬回車上，那女店主便又對他們說，他們無論到那一家旅館裏都找不到雙人牀的房間的。在這個季候，她說，連單人牀的房間都不易找，不要便祇能露宿了。夜晚是很冷的，女店主又說。怕對於 Priscilla 不便，於是祇得要了那兩個房間，好在是在同一個樓面的。我晚上會來為你脫衣服的，早上再來叫你，Priscilla，不要緊的，你不會嚇怕的吧，心肝，你不會忘記鎖上門的吧？

女店主又答應她們說要是 有 雙人牀的房間空的時候，她會給她們的，但是幾個星期沒有人走，最後有了一間，Priscilla 又不中意。那個房間的確並不好，但祇要能和 Priscilla 睡在一起她便也不在乎了，她想 Priscilla 總也不在乎的，但是——或者這不過是一種猜想，她猜想

Priscilla 也許喜歡一個人睡了；也許 Priscilla 想睡兩個房間穩當些，她也許已聽得過那傳染病的危險。Priscilla 從不會忘記鎖門，但有一次却忽略了，正想責備她的不謹慎——但是到了口頭又縮回來了，Priscilla 已非常地侷促不安。Priscilla 似乎將什麼東西丟在枕头底下；她幾乎要問她藏掉的是什麼東西，她現在但願當時曾問了她，問了她或者一切都可以和現在不同了。但是當時她竟以 Priscilla 有想要瞞過她的事物，而氣得一句話都沒有說，她爲 Priscilla 脫了衣服立刻便走出來。

這便是她們中間第一次也便是唯一一次的不了解；這樣丟在枕头底下的東西，一本書，或是一封信，大概便是 Priscilla 死前要對她說的。但是不；因爲她在紙上曾寫著：“在園中”三字，或是讀來像“在園中”幾個字。而 Smith's Building 的花園又和 Aix-les-Bains 有什麼關係呢？這真使她悲傷，使她心碎，Priscilla 有件事情瞞了她，但是更使她難受的是死的時候不能將這句話說出來。想到 Priscilla 的手從那張紙上掉下來，不能寫字，淚水打 Emily 的眼睛裏湧出來了，於是她想她應當到 Aix 去向旅館裏

探詢這件事情。但是那女店主知道些什麼呢？去發現 Priscilla 的秘密的鑰匙不是在Aix而是在她所寫的字裏，在園中。再多一個字便好了，但是偏偏這一個她寫不出了。Emily 站著想，她並不是想她此後會不會再快樂，她祇是想她此後是不是會更不快樂了。

Emily 的朋友並不是不管她；他們都想幫她的忙，但是要使她的念頭不去想到已往是辦不到的。她曾答應她的朋友一同坐了車子去散散心，但是她的念頭總放不開來。有一次一個朋友和她一同坐著問她究竟爲了什麼事，她便答道：爲了 Priscilla 是死了。夏天的幾個月裏她獨自在 Dublin，沉溺在悲傷裏面，直至悲傷變了她的伴侶，她的知己。她竟然還怕悲傷會離開她，她想這悲傷是 Priscilla 所留存下來的僅一的寶物了。她想如果悲傷離開了她，那麼，她一定會自己怨恨自己，自己鄙視自己的。但是在悲傷的中間，我們時常會找到欠誠的種子。誰敢確定說他真的相信？在我們情感最濃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心底裏有齣喜劇在表演；這一個我在取笑另一個我。因此 Emily 再也不敢去想 Priscilla 在那張紙

上寫字時的情形了，去想那個情形便是在尋眼淚，尋眼淚是太做作了；Emily 竟以自己是個偽善者而羞愧。

但是悲傷，也和別的東西一般，會變的，Emily 也漸漸地覺得她的悲傷和以前的時常痛哭流淚兩樣了。她的悲傷已變成更精神的了，時常當她在園中工作的時候，Priscilla 每會回到她這裏來，當然這是在她意料之中的，她時常看見她從花棚裏出來，走過草地，是這般地清楚，她祇得離開了她的工作。但是不到幾步這個可愛的幻象便隱滅了；這種痛苦使她如受肉體的痛苦一般把手按住了心頭。黃昏的時候，她在房裏看書，也時常會看見這失掉了的妹妹，不一定要她在想的時候才顯現，甚至在她在轉別的念頭的時候也會來。她看見 Priscilla 走過這個房間，一壁走一壁又回過頭來似乎知照她，她的妹妹在這裏。但是假使 Emily 叫她妹妹的名字的時候，或是從椅子裏立起來，那麼又隱滅了。要是一動不動地對她看著，那麼，Priscilla 一些不是恍惚空虛得像個鬼，簡直是人。

有時她覺得她的妹妹是來求她的幫助，但說不出她

的願望。那從後面客廳裏出來的 Priscilla 便是那在紙上想寫字而祇能寫了“在園中”三個字的 Priscilla。Emily 要去幫助她的妹妹，簡直沒法，沒法她便總留在 Dublin，她想 Priscilla 的秘密總有一天會顯示給她。用什麼法子在什麼時候顯示給她她不知道，因此朋友來合她去度暑假她總堅決地謝却。將山水的景緻來打動她也枉然。她祇是希望著有什麼神示，而“在園中”這幾個字便常在她心靈裏襲襲。有一天她竟被這個希望支配著走出屋子下了階沿到園裏：向周圍張望，心想這秘密不久便要顯示給她了。

但是在丁香花叢中她既沒有聽得什麼聲音也沒有看見什麼幻象，她又絕望了。年年月月便這般地過去，直至有一天一陣雷雨將她趕到花棚裏去躲避；她等在這灰塵和蜘蛛網中間，祇聽得雨珠打在丁香花葉上的聲音，她忽然看見靠在牆上的木板有一方有些歪斜，後面似乎有本像書般的東西。她將木板往邊上移動了一些，竟找到一本法文書及一本字典。Priscilla 遺忘在這裏的，她對自己說。同時「在園中」三個字又來在她心頭，她立著

顫抖起來，她又思忖 Priscilla 偷偷地到花棚裏來看這本書的情形。但是爲什麼她最後又想到牠呢？Emily 問自己，她將書翻了一翻，很厚，字行排印得很密。這本書裏面是一定有些緊要的事情和她及 Priscilla 有關係的，這時雨已停止，她便走向屋子裏去翻看那本書，直看到吃夜飯，她看的時候時常將書息止在腿上。且想一個像 Priscilla 般的竟會看這樣一本書，又用了字典！這本書的情節大概是一個婦人背了她的丈夫去姘識了兩個人，法文寫得狠工細，一定有許多是 Priscilla 所看不懂的。便是 Emily 也要時常翻字典，她的法文程度還比她妹妹好（Priscilla 在學校裏的時候，動詞的用法總纏不清楚的，在 Aix 她又沒有去用功學說話及看書，不像 Emily 在那裏時常跟人去講話，而看的書又都是法文。）字典上有 Aix 的書坊的名字，吃夜飯的時候，Emily 祇是思忖著這字典是怎樣去買來的，回到樓上會客室裏去的時候又自語道：那天我突然到 Priscilla 房裏而她丟在枕头底下的東西大概便是這冊字典或是這本書，想了這個，她又坐在安樂椅內繼續去看那本書，不久又看到了一塊地方她

將書丟在腿上了。

她所看到的那一章書裏講的是一個女主人公的房間在樓面的盡頭，邊上祇有一間別的屋間，而女主人公走過那間房間的時候便在門上敲了一下：她等著情人來到，又在放滿了玻璃瓶的梳妝檯邊作著消夜的準備。又講她坐在這張檯子邊上，將玳瑁梳子象牙刷子來整理；她的情人則坐在邊上欣賞著，又說這樣的她的確值得他的相思與溫順。

Emily便又估量著書中的女人，又想到當時在Aix飯堂裏一個男人說的話。那個男人說的是古今的男女是用同樣的材料做出來的，走進世界來的時候，還是同樣的東西，直至環境將他們來改變了；爲了證明他的議論，他說十六世紀法蘭西曾貢獻過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美麗的詩歌 他背了幾首。但是詩歌，他說，像移棲的鳥兒般一去二百年沒有回來過。他又說，要是男人二百年沒有詩意；他們會不會連道德觀念一起喪失掉？Emily將這幾句話跟她書中的女主人公一比，想，男人女人在法蘭西則不道德，在愛爾蘭也許便會有道德了。她簡直不相信愛爾

蘭有像書中的女人這般淫浪的，那怕是新教勢盛的時代。她也簡直不相信她的三位姑母能像書中的女人這般放蕩，她們也決不會愛看 Priscilla 從法蘭西帶回來的這本書。

Emily 坐著思忖，似乎忘却了書中的人物，她覺得這本書寫得的確引人，而她則能透澈地了解。她很願爲了文章的風格而看下去，而 Priscilla 看的時候是從未曾想到文章的風格的。Emily 也並不是爲了文學本身而愛看，她想到當時 Priscilla 問她關於結婚生活的話，她更覺得她妹妹的天真，簡直是尙未知道男女間的關係呢。因此這本書的來到 Priscilla 的手中，而她又爲了要看這本書而去買本字典的事情是實在太奇怪了。她死的時候大概知道她是要死了吧？她大概會懊悔不曾更利用機會來多知道些人生吧？她大概會覺得她是從未曾見到過人生的真相吧？她見到的不過是戴著面具的人生，她在書中祇能見到人生之一角。這本書能不到她手裏大概會更好吧，因爲有什麼好處去知道人生呢？她能走得更純潔更善良更仁慈不更好麼？

但是這本書什麼會到 Priscilla 手裏去的呢？是一個男人給她的吧？但是她是一個男人也不認識的，便在旅館飯堂裏吃飯的時候有人跟她說話她也差不多不答話的，更奇怪了。這本書一定是人家給她的，Emily 接著想，否則一定是她自己找著的，但在什麼地方找著的呢？在房間裏——沒有旁的地方了，那麼——？

Emily 再要想下去想不出了，直至有一天一陣念頭湧上來，大概是 Priscilla 那個房間的以前的住客遺忘在那裏的；在衣櫥裏或是在五斗櫥裏，但是女傭人不會不先看見。又來了一陣念頭。這本書大概是掉在五斗櫥與牆壁的罅隙裏的，而當 Priscilla 去移動那五斗櫥時書便掉出來了，她確信 Priscilla 是這樣個人，但是還有許多問題呢。Priscilla 什麼會將一本不是屬於她的書帶回到英吉利來呢？想了幾天想不出，最後她又想著當 Priscilla 找到了這本書她是不能走到女店主那裏去說：這是以前的房客遺忘在我房裏的，因為女店主一定會翻來看，看了一定立刻會疑心 Priscilla 也曾經看過，同時 Priscilla 也不能將那本書仍舊放在找到的地方，因為她搬走以後

這本書一定會被發現，而人家便都要議論說這樣一個嫻靜的小姐，率真得像神仙，會在臥房裏看這樣一本不正當的書。隔了一忽，Emily 又找到了些理由，Priscilla 也不能將那本書燒掉，因為那裏是沒有火的；她又怕羞對她姊妹說她已看過了那本書，她想回了愛爾蘭一定可以設法去處置掉的，於是便放在衣裳裏狠費事地帶了回來。她的意思大概是想等看完以後埋在花園裏的，但是她始終沒有看完，Emily 很快樂 Priscilla 繞過了那本書的末段。她也看得狠夠了，這本書確實是件羞恥的東西。

大概爲了要燒掉這本書，因此她的靈魂將我留在這裏，Emily 說，將眼睛望望鐘，已經十二點了，她睡覺的時候已過了兩小時了。但是她不爲她妹妹做掉些事情是睡不著的，於是坐到一點鐘，將那本書一頁頁撕下來看著燒成黑灰。但是一本書是不容易燒掉的，於是祇得將剩下來的帶回房裏，她不敢將一本撕過了的書讓傭人看見，她們一定會疑心到旁的，雖然是法文。沒有再比枕头底下更穩當的了；但是也許今晚上她會死去，而這本書卻在枕头底下！

但在那天晚上死沒有來拖她去，明天的黃昏她便將那本書完全燒了，當那最後一頁捲起了熏黑了，她開始覺察到燒掉這本書對於她的一切。現在這本書是去了，而她則已得到自由來離開這個她在裏面過去了半生的灰暗的屋裏了。她已得到自由再往 Aix 去過旁的老處女一般的生活了，有一些小進款，依著規定的走東走西，從一家旅館搬到一家旅館裏，找尋著——是不是一定要找尋些什麼的呢？豈是到了三十五歲還能找尋到她的夢的影子麼？她又像在夢想中了，當她夢想的時候白天又回到了園裏，黑鳥又叫了。她再能跟鳥兒去比歌喉麼？有一次，啊，有一次，似夢似醒地她站了起來走上樓梯，忘却了一切祇想著她的牀。

一九，四，二二，碑硯齋

三角戀愛

黃中作 實洋七角

黃先生從事著作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變到現在還沒有變定，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樣緣出飯了！

全用客觀的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同，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一讀的戀愛小說！

長小 死 線 上 王叔
篇說 任著

實 洋 六 角

王先生這部長篇小說，是他最近的著作，描寫最近的大變動中間的一段故事；以一個革命青年為主體，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而終於因以自己的生命充作他人的生存條件，而做了時代的犧牲者！這真是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作者熱烈悲憤的情緒，寫出這大眾的呼聲，其筆仗勇健，值得佩服的！而緯之以兒女的畸形的愛：尤其是慷慨纏綿，兼而有之。

文學之社會學的批判

Calverton著

滕固譯

以文學爲超自然的靈感，精神或衝動的異稟之所產，
這個時代業已過去的了。對於文學像這種見解的消滅，是
極其單純而容易理解的現象。說明牠的事實，非常之多，
科學的進步，隨之而天地兩界的活動之開豁，隨之而非
現世的觀念之衰滅，從演繹法至歸納法的推移——凡此
事實，對於人類及其所產，已產出了一個和從前不同底
態度了。思想和科學上的變化與發展，不外是現在及過

去數世紀不斷地變化來底物質的諸條件之不可避免的反映。創作和批評（假若暫時我們不能不區別這二者來論的話）同樣跟着社會進化的推移，在其體製和內容上變化來了。卓越的規準，和時代進展一同變化的。曾有迷惑某時代底「不可能」和「非蓋然的」文學（Literature of the 『impossible』 and 『improbable』 cast），對於其他時代，僅不過給予怠倦和迷蒙。宮闈和騎士的彩繪，宮殿和戰場之豪華奪目底扮演，武士和貴婦人之燦爛底浪漫史，那雖會擒捉過前時代藝術家或批評家們的靈魂，但對於現代的我們，老早沒有怎樣的魅力了。對於不可避免的和現實的欲求，和在科學上一樣在文學上，也成了活活底信條了。藝術，宗教及科學的傾向，不外是社會的織物之交錯底經綸。

亨納昆（Hennequin）和羅巴忒孫（1）（J.M.Robertson）所高唱底科學的批評理論，不外是往批評領域之社會學的發展之必然的展開。謂作家作品的卓越性，依存於作家底幽門之活動底孟根（Menchen）的見解，主張文學的創造僅不過心理＝化學的反應之一形式底拉葉德

(W.H.Wright) 的所說，彼此同樣不能不是這種社會學的傾向之表白。傳記的方法 (Biographical method) 之批評方面的適用，不過是同一現象的半面。以文學為風土及社會環境的所產，在泰因 (Taine) 的文學研究上進了一步，雖是意義深長，可是同樣不足為奇的，一切都是現代產業的及科學的發展之平凡底無足詫異底表現，那是不能做為其他時代之特色的。

註 (1) 見羅巴忒孫的『New Essays Toward a Critical Method』

倘使深切注意某一種族或某一時代的文學而來仔細研究，我們可發見下列的事實——就是，一切理論和觀念，創作的及批評的勞作之一切標語，不外是他們所依存底社會組織的所產，而這個社會組織又是其時代底物質的條件之所產。對於這一點應該有相當精密的說明。例如在封建制度之下，支配當時一般底文學的觀念，是和社會的構造相調和的，在後者，即社會的構造變化以

前必不變化的。同樣，社會環境上有了變化，才帶來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不同底文學的觀念和技巧。而最後我們可以看出自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科學和工業之複雜底發達，及其及于同時代文學之形式與內容上的影響。

社會的諸階級，是互相依伏着而發展的。要決定他們（階級）的發生和消滅之正確底瞬間，是沒有固定底界綫的。由新起底條件，他們（階級）適應於那些條件的性質，或徐緩地或急越地至盡瘁其生存為止，而於相當期間為繼續的實體而存續着。例如布爾喬亞階級，是在封建社會這東西的內部漸次地生長來的。最初，雖為文藝復興時代底工業的變化——例為火藥的發明（1），活字印刷，指南針，大規模的造紙及和東方貿易的擴張——之結果而發展的，然他（布爾喬亞階級）在封建制度沒落以前，不能成為支配的階級；又至十八世紀初葉為止，文學上不會與以怎樣永續的變化。然而這個事實決不是像有般人所想像的，至十八世紀為止，文學由布爾喬亞階級的勃興而未有絲毫影響的意義，僅不過

其影響給與文學的傾向之明顯而永續的變化是過於分散的斷續的意義而已。例如十七世紀英國的布爾喬亞階級反抗貴族，十一年間樹立了他們自己的政府。其結果，帶來了當時清教徒的布爾喬亞階級的觀念之一切特質。演劇的發展是杜絕了。文學上世俗的東西換上了宗教的東西。哀梨塞李斯時代的浪漫詩，讓座於譚紐爾（Daniel）、勃萊敦（Breton）、唐恩（Donne）、海爾巴忒（Herbert）等的陰鬱底形而上學的抒情詩。但是變化雖云強烈，只不過是一時的。王政復古（Restoration）（約一六六〇年）是贏得了向舊的觀念和風習之急速的復歸。反動，是一時甚為激烈，所以這個布爾喬亞階級的政權獲得，在美的理論和實踐上不曾喚起怎樣本質的永續的變化。那且不管，為暴君的苛稅覆蓋他們以致陷于經濟的困窮而奮起的他們（布爾喬亞階級）可說已給與當時布爾喬亞階級的勃興來底勢力之無可與京的證明。但是布爾喬亞的階級觀念，至占有在社會的美的意識上為支配要素的穩固底地位，還是屬於數十年以後的事。

註(1)火藥不消說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最初用在戰爭於一三四六年的 Greco 戰爭之際，經歐洲人用過的。

封建時代以及迄於一七八九年的布爾喬亞革命的期間，對於支配歐洲諸國底悲劇(Tragedy)之態度，是基於現存社會構造的類型而發生的階級心理之這種差異所與以概括的且興味的例證。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時代，確然還在更以前的時代——不消說我們沒有證實這個事實底正確的文獻——以來，曾以為悲劇是文學的藝術之最高底形式，對於牠的作製，是獻出人類之最高的藝術底 energis。關於悲劇何故給如此熱心地容受底這個心理學的理由及其具體的動機——這個問題，當然把我們轉向到(靜化)(Catharsis)的問題，心理的反應之性質，普遍的悲觀主義，文明之智的倦怠等的諸問題——但在這裏不必去接觸他。因為這種觀念的存在之事實，才是我們的出發點，其變化過程才是我們的分析底課題。

建基于農業生產底封建社會，是先行底各種奴隸制度之必然的發展物。其頭部即貴族，是決定而養成其時代之支配觀念底階級。其時代的宮庭的風習。武士的風采，司法制度。藝術的進求，形而上學——一切的東西，是完全當時之特種底農業生產與其分配制度的產物。領有廣大肥沃底土地之僧侶階級，僅不過在他們的領地由貴族來脅迫底場合和貴族衝突，一般的是用以來維持封建制度的。都市的市民，如上所述，是由封建主義開始衰滅時始有勢力的。(1) 支配當時一般的，不外是支配階級的特質之明顯底反映之美的及倫理的觀念，是以真摯底無限底熱心來擁護，為「絕對的東西」而正當化了。

註(1) 這個市民階級的勃興，雖然自有其更基本的物質的原因之結果，事實上封建制度的衰滅是主要原因之一。

像由悲劇之美的觀念所提供例證，可以適切地說明

某一社會階級的觀念以及那階級的藝術家批評家政治家以至形而上學者們的觀念，怎樣由社會構造所由起底物質的條件之性質來決定底事實，恐還未有。十八世紀以前，即到布爾喬亞階級獲得及于社會觀念上永續的影響之充分底勢力為止，對於悲劇的態度，同樣是封建的貴族的。高級的戲劇和低級的戲劇，悲劇和喜劇之區別，是經由中世紀而至封建主義衰亡與沒落之間，在批評家們本質地當為社會的地位之區別。悲劇只是有關高貴的人物——有名的人物，才始可能。倘將悲劇當為有關布爾喬亞的主人公而寫的，那是無異文學的續神。假若我們暫時注意到法國古典主義者陶比那克(Abbe d' Aubignac) (一六〇四——七六)的著作，就可找出明確地顯現這種態度底紀事。悲劇者，陶比那克說：「不是依存於Catastrophe的性質，是依存於人物的身分」其他法國古典主義者，同樣也固執他們的立場。拜利旦爾(Pellitier)龍塞爾(Bonsard)，德盧屯(De Londun)，佛蘭斯納(Vauquelin de la fresnary)，邁斯那蒂哀(Pelet de la Mesnardiere)等也都支持對於悲劇之貴族的見解；且表

示向他叛離是完全不可能的。關於其他許多事情是急進主義者而其死不過離法國布爾喬亞革命的發生祇十一年的服爾泰(Voltaire,)也確信悲劇是有普通一般的水準以上之人物的必要,甚至姚貝爾(Joubert)在其可紀念底『Encyclopedie』之中,說明悲劇是「表出最高的美德或易陷於激情和破局底英雄的生活和演說之模倣,」於此不能忘懷的了,即『Encyclopedie』當時在狄旦洛(Diderot)的治下,自以為比起其他任何文學的或科學的勞作來得優勝,而向 Modernism 邁進的! 伊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們,對於悲劇決沒有唱過自異於貴族的見解。德國的擬古主義者奧辟茲(Opitz)和高德希特(Gottsched)——前者是十七世紀的大部分後者是十八世紀的前半葉,同為一世紀半底德國文學趣味的指導者——也是對於這種古典主義的態度表示同意。在其「論德國詩歌」(Buch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y) (一六二四年)之中,奧辟茲對於詩歌與以貴族的說明。其後於『Versuch einer critische Dichtkunst vor die Deutschen』(一七三〇年),高德希特繼續同樣的批判。例如下揭

從奧辟茲的引用，明確地說明了對於悲劇此等德國古典主義者們的態度。

「悲劇是和卑賤或庸衆的人們，差不多無關的。何以故，因為悲劇是只有關高貴的身分，殺人，絕望，父或子的殺戮，火燒，親族相姦，戰爭，謀叛，悲嘆，號泣，嘆息等等。反之，喜劇是不能不處理普通一般的事件和人物。那是採取結婚，宴會，角勝，臣妾的陰謀鬼計，耀武揚威的步兵們，戀愛事件，青春的浮蕩，老年的貪慾，媒灼……………及其他，一切俗衆之間日常茶飯所起的事件最為適宜」。

高德希特在他所著『*Critische Dichtkunst*』之中，和奧辟茲不相上下，明瞭地叙出同樣的氣趣。

「倘使諸位從諸位的主題創製喜劇，那末其中出現的人物，不能不是市民。何以故，因為英雄王子等是屬於悲劇的東西。悲劇只有在左述的一點上從喜劇區別出來，即悲劇代替笑的，在於喚起驚異，恐怖，憐憫的一點上，因此，通常悲劇，只有關其地位，名聲，丰采上的標識，名

門的人物。抒情詩——在一切詩歌中占最高地位底抒情詩，在其中所處理的人物，不能不是世間印象最深底人物，即王族，英雄，大政治家，而其中的一切，不能不具備魔術的不可思議的驚異的樣子」。

當時的傳奇或悲劇之主題，既已興味深長意義周密地臚述其社會的傾向了。例如，——鮑屈爾茲 (Bucholz) 的『Pleasant Romance of the Christian Royal Princes Herculiscus and Herculadisa and their Princely Company』(一六五九年)，齊格拉 (Ziegler) 的『The Asiatic Eanise, or Bloody but Courageous Pegu Based on Hisitoric Truth but Covered with the Veil of a Pleasing Story of Heroic Love-Adventure』(一六八八年)，盧海斯坦因 (Lohenstein) 的『The Magnanimous General Armimus, with his Illustrious Thusnelda, Held up to the German nobility as an Honourable Example and for Praiseworthy Emulation』(一六八九年) 等這麼一類。

在當時的英國，我們會否聽得聲唱過反對對於悲劇如上的（貴族的）態度？雖然對於英國獻上了那麼多的自由的頌辭。——而他們的藝術家和批評家們的態度，也是這麼明顯而強毅的。對於悲劇是只有偉大者可以做登場人物。「人物的威嚴」——用彭瓊孫（Ben Jonson）的話說。——倘若悲劇要具備崇嚴的要素，那是不可缺的條件。這是斯多勃斯（Stubbes），拜登海（Puttenham）維亭（Webbe），哈林登（Harrington）及其他浪漫的演劇時代底優秀批評家們之堅確的信條。無論在我們上引的彭瓊孫或在王政復古派的任何人的著作上，我們也沒有找出和上述的見解有怎樣叛離。雷馬（Rymer）的主張說：悲劇是「不但自然的東西是必要的，其本質上偉大（高貴）的東西尤為必要」孔格利甫（Congreve）和特萊登（Dryden）兩者，也是擁護悲劇之貴族的觀念。在特萊登的言辭之中，我們發見下面的話「悲劇自很明瞭在我人之前，描出高貴的人物之精神和運命」。而孔格利甫的言辭中，也有悲劇是「依其人物的威嚴，而縱其他卑野的詩歌區別出來」的話。甚至貧牧師之子深悉被剝奪

者底種種苦痛，蒼白底苦鬥底天才高爾特爾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也明說「卑微者（中流及更貧的階級）的不幸，決不像偉大者的不幸力強地感動我們」。因此，對於悲劇之貴族的觀念，決不僅是孤立的突發的現象，是遍及一般而普通地給容受底見解，早已無庸置疑的了。(1)

註(1)佛蘭克 (Kuno Francke) 的「德國文學史」，黑德孫 (William H. Hudson) 及格羅斯比 (Ernest Crosby) 等之文學的勞作，關於這一點曾與以此類根據。不消說他們雖各各捕捉到物質的條件之影響的暗示，但未將蒐集底了實在何等本質的意義上統一，而統一才是最重要。

莎士比亞的戲曲，可以拿來做封建的觀念之適用的好例。他們因為他視野的狹隘因為他對於貴族之頑迷的尊敬對於庸衆之強烈的侮蔑而非難莎士比亞，不僅托爾斯泰和蕭百納，還有很多的人是如此。假若我們可以攻

擊拍拉圖，因為他以士兵為國家的一個重要階級，為研究而促進底階級以戰爭為發展而練習底一個藝術之故，——那末我們也可以責備亞里士多德因為他不非難奴隸制度，使當時的希臘有發達和繁榮之可能的制度之故。此種非難，不消說不管產生他的環境如何，還是持續着。雖然，可以把牠說明的——而使之不可避免的，實在是環境。莎士比亞，不過是表現他的時代之美的觀念。織出關於高貴的有名的人物之鬥爭底一切悲劇，他並不為害他的時代之任何觀念。平民和市民是談諧和諷刺的對象，添加 Comedy 於劇情不過是為了解和劇曲的緊張之手段。卑微的階級——像他們所叫稱的，其自身恆在表示他們的待遇的性質之充分的滑稽的名稱下出現。——如木匠昆斯 (Quince)，細木匠斯捺格 (Snug)，縫工斯坦維林，製絲工人斯磨司 (Smooth)。織工鮑敦 (Bottom) 風櫃製造者佛劉德 (Flute) 等一類。例如「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差不多全是對於職業的嘲笑。除了僅少的例外，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我們到處可尋出普羅萊塔利亞和商人之不成樣子的傳神。所謂

例外，是指描寫忠實的僕役，在「利却特二世(Richard II)」中有一個，在「孫勃林」(Cymbeline)中有一個，還有在「里亞王」(King Lear)中有一個，在「雅典的丁蒙」(Timon of Athens)中有幾個，在「冬天談」(A Winter's Tale)中有一個，在「安東尼與克利奧屈拉」(Anthony and Cleopatra)中有二個——僕人，牧人，兵卒等各各被寫為忠實公正的人。關於較卑的階級之全部，這劇作家(莎士比亞)總是更甚地作諷刺的。在某一場所形容為「Hempen homespuns」(麻織物，意為粗野)，在別一場所形容為「無用長物」(The barren sort)還有形容為「塗脂底飯單拿着繩墨和錘子底機械的(無意識的)奴隸」(Mechanic Slavres, with greasy aprons, rules and hammers)；他且更進地在「Coriolanus」中說是「平民的臭惡之氣」(Stinking breath of the commoner)而詆毀平民為「食大蒜者」(Garlic eaters)，「多產的豚」(Multiplying spawn)，「不值錢的細民」(Worthless peasant)，「侵陋而不修邊幅的鄉下人」(rude unpolished hinds)。此等名稱，完全是相應于當時貴族的態

度。在「哈姆雷特」(Hamlet)中，莎士比亞慨嘆下層階級的抬頭，他說：「時勢變得這麼美好，佃人的足趾接近宮人的腳踵了，他擦傷他的凍瘡了。」於是在「亨利四世」(Henry, III)中，他嘲笑有名的。瓦德且拉 (Wat Tyler) 的反叛——「惡不可赦的暴動」。接着他記述那件事說：「卑微的徒衆，由熱血的青年前導，以襤褸者爲把風，由乞丐來後援。」這劇作家(莎士比亞)在「拜利克萊司」(Pericles)中宣述「王子，才是造物前出像牠自己的一尊模範」。又在「亨利六世」中，指攝 Yark 侯爲「生而卑微的人」。同在「亨利六世」之中，使 Arc 家的 Joan 說出她的「可鄙的身分」。此等事實，不該以爲是提供煩亂的令人氣沮的材料，反之，對於以文學爲造出社會及文學表現上必要祇一切附屬物之物質的條件之產物來研究的科學的批評家，是提供滿意的有異味的材料。在此所以證引莎士比亞，不外是因爲他的作品，卓越地證實了封建時代之美的及倫理的觀念怎樣表現于文學之中，而對於後世紀變化來的觀念怎樣做了銳利而顯著的對照。

像這樣的觀念起於何處？在黑格爾流的觀念論者，也許以其絕對概念的論綱，把他當做絕對的理念之論理的發展來說明。在我們看來，這種說明是極其非論理的。不但如此，絕對論者底論理之座標，像鬼火的顫動而無可捉摸的。反之，我們是能夠容易了解怎麼這種觀念，必然的，不能不從創出封建制度之物質的條件產生出來。貴族存留為支配階級，不是為被監理。而為監理的期間，期待貴族的宮庭的態度之反映以外之觀念，不能不是社會學的『Solecism』（文法違反）。在歷史的任何場合，我們決沒有發見過這種『Solecism』。對於悲劇之貴族的觀念，是存續於封建主義存續的期間，封建制度一旦失了作用——沒落的貴族漸至不能不依存於勃興的布爾喬亞——而不能不讓座於其他更適當而充分地涵容制度之時，這種觀念便消失于神話的世界了。這種貴族的觀念之沒落和消滅的過程，完全是社會的環境之變化——這個社會的環境之變化，基本上是起因於封建主義對於成長來的社會大眾的要求，去適應自己而失敗的事實，已由於適應布爾喬亞階級的勃興之「布爾喬亞」的悲

劇旋即發生的事實無疑地來證明的了。

在英國的封建主義，比較其他歐洲諸國的任何國家經驗了急激的衰滅。因為島國的緣故——便養成了自衛和防禦的觀念——商人階級的存在，自始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其後伴着都市和商業的發達，這個階級日漸增大了。例如法國，為大陸之一部的國家，沒有島國的利益和爭勝機會，布爾喬亞階級，要不是後於英國流血的布爾喬亞革一百四十年，他們是不會反抗的。這種結果，我們可以尋出在英國是很久以前就有布爾喬亞的觀念——政治的及美學的——之發達。法國，和服爾泰（Voltaire）的書簡，所以。決不能當為奇妙的東西。在歷史的各時期，顯著地襯出英國之政治的及法律的自由，究其極，不外是這種地理的要因之結果。

因此，倘使我們的論理不錯，在英國我們不能不尋出從貴族的觀念之最初的叛離。那是事實如此。普通舉以為表示在英國布爾喬亞悲劇之發端的戲曲，是里羅（Lillo）的「倫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這是一七三一年由「Theophilus Cibber」上演的。這個上演

的悲劇，是處理商人徒弟喬治彭懷爾(George Barnwell)的墮落和死刑，不容其度誠實正直的生活之他(喬治彭懷爾)的末路，至為悲慘。要而言之，此劇不外是由不絕底道德的教訓和對於一切剛復自用的嚴責，強調地作布爾喬亞道德的讚美。此劇較諸當時任何劇曲，來得更引起議論和推賞。在仲夏的盛暑，每夜表演於羣集的觀客之前，贏得詩人和批評家的激讚。僅在數年間，其定本發刊了五冊。法皇站在宮庭和裁判所的騷擾之中，對於這個悲劇不辭給予褒獎。其後這個戲曲，又贏得盧騷，馬蒙且爾(Marmontel)，百萊沃斯忒(Privost)，萊星(Lessing)，哥德，許勒的注目與賞讚。又受到狄且洛的無量的頌辭。一七九六年其題材由蘇爾(Thomas Skinner Surr)採入小說，其後製為喬治彭懷爾與其生涯的回想錄。更有鏗百爾(Charles kemble)，茜敦夫人(Mrs. Siddons)，歐文(Sir Henry Irving)等人，令一羣有名的男女優伶表演。倘使由我們現在底演劇的水準來考察，「倫敦的商人」不過是屬於第五級的東西。說教是滑稽的，人物，包含商人蘇羅閣德(Thorowgood)，浮誇而不自然的，

而劇的焦點又出乎意外的稀薄。可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如上所述，這悲劇是重要的戲曲。

不消說，這是必要容認的，「倫敦商人」並不是處理英國布爾喬亞的人物之最初的悲劇。任何社會的運動，在某一特定的瞬間或特定的『Episode』之中，也不能說是已顯現其自身。這個顯現是漸進的，從他到臨的很久以前已暗示他的接近。在海渥特（Heywood）的「以恩惠殺死底女人」（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之中。我們已可看出抬頭來祇傾向之暗示。又在奧士灣（Otway）的「孤兒」（The orphan），蘇孫（Southern）的「致命的結婚」（Fatal marriage），陸蛙（Rowe）的「純潔的後悔」（The Fair penitent）等上面，可遇見比家庭的悲劇更顯著的證跡。但是，此等悲劇不論那一齣都像「倫敦的商人」，及繼此出現的兩個有名的戲曲——「賭徒」（The Gamester）和「不可思議的丈夫」（Mysterious Husband）那樣，尚未徹底具備布爾喬亞的性質，仍然不出乎溫和的微弱先驅者之以上。

封建主義不斷的衰滅，同時在其他諸國布爾喬亞

階級日益抬頭，而貴族的觀念則衰微的了。以德國為例，那裏可以找出萊星曾完成革命家的職掌。一七五五年他所發表的戲曲(沙拉辛卜孫小姐)(Miss sarah simpson)，是描寫德國布爾喬亞生活底最初的悲劇。在這個戲曲上他所做到的業蹟，是和「倫敦商人」上的里羅[賭徒]上的摩亞(Edward Moore)，至為類似。那是不消說，從奧辟茲和高德希特等的見解完全決別了出來。其後由萊星在其批評的著作中，給說明而辯正的了。可是不管對演戲的題材和技巧有他的急進的見解，甚至對佛蘭德立克(Frederick)他作過他底攻擊；在此回味他還是給二十世紀的國際主義者嘲笑為依附於一種國家主義的感情，是很重要的事。倘使當時工業及科學的發達商業和都市的擴張繁榮像後世所見的一樣有世界的規模上底通商，則他方面具備急進的諸特質底萊星，確然會從而捨棄其國家主義的微痕。在『Minna von Barnhelm』之中，他努力描寫「才始覺得自己仍是一個全體而仍然意識到國民的責任之民衆」。然而，期待除此以外的萊星從社會=論理學的見地說，是非論理的。於「愛米利亞伽洛蒂」

(*Emilia Galloti*) (一七七二年)，他碰擊由貴族對於布爾喬亞的壓迫。狂飈突厥運動——係佛蘭克的見解——可以說是從這個戲曲流出來的。在法國，休賽(*Nivelle de la chaussee*)和狄旦洛是「布爾喬亞悲劇」(*Tragedie bourgeoise*)的創始者。於後一世紀，翻譯「賭徒」為「*Beverly*」的作者索冷(*Saurin*)，展開了「布爾喬亞悲劇」而策進於更大的領域。

布爾喬亞的優越被決定的期間——事實，至近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1)陸克斯，傅利葉，聖西門的出現為止，確然是——只有二個倫理的及美學的觀念之存在。其一是支配的布爾喬亞的觀念，還有是後退的或名存實亡的觀念即貴族的觀念。例如拿破崙戰爭以後的時代的亞美利加來看，我們可以發見足以充分表示布爾喬亞階級的抬頭所帶來底影響之實例。從布爾喬亞階級的勝利(2)剛正經驗了底國家，期待爲了貴族或普羅萊塔利亞或彼或此之賞讚而供獻底文學是不可能的，事實又找不出的。無論梅迭生(*Madison*)和冰克納(*Piuckney*)關於憲法制定的三階級底意見有何歧異，(對於梅迭生

的農工商的意見冰克納則爲工農商的意見)在二者同樣相信完全不值得考慮普羅萊塔利亞的國家，要找出以普羅萊塔利亞的人物之悲劇的鬥爭和苦難爲中心底文學的題材，不能不是和社會進化的法則相矛盾的事。在那時代的任何作品上，我們絕沒有找出過將普羅萊塔亞適當地容受爲悲劇中的人物，或將普羅萊塔利亞的不幸，大胆地至少以同情的筆致來描寫的事。歐文(Irving)，以普羅萊塔利亞用爲揶揄嘲笑的對象，柯伯(Cooper)逞其妙想，以普羅萊塔利亞爲和飾以虹霓般底羽毛的印地安人相抗爭的邊防兵，佛蘭克林，以普羅萊塔利亞爲禱求繁榮和智慧之適當的犧牲。還有在佛倫諾(Freneau)，巴羅(Barbow)，霍布金孫(Hopkinson)，德勒克(Drake)等的詩中；吉佛孫(Jefferson)，華盛頓，伯郎(Brockden Brown)等的散文中，都沒有對於普羅萊塔利亞有稍優的處理。在英國如前所述，對於普羅萊塔利亞至此祇有用以爲機智和諧謔的材料。在給休賽和萊星的演劇從貴族的觀念解放了的法國與德國，普羅萊塔利亞，由于美的必然，不能不使之隸屬於爲勃興

來底階級之布爾喬尼亞。

註(1)要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以爲近代空想的社會主義之出發點始自高德溫(Godwin)的「政治的正義」(Political Justice)的話。

註(2)關於認識亞美利加革命(南北戰爭)之商人階級,布爾喬尼亞之決定的勝利,讀者可參加西門斯(A.M.Symons)的「美國歷史上的社會勢力」(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或正統的歷史家底著作——例如范倫特(Farrand)的「合衆國的發達」(Development of the U.S.),希萊辛加(Schlesinger)的「殖民地革命」(Colonial Revolution),麥克馬士德(M.C.Master)的「合衆國國民史」(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S.)等書。還有比亞特(Beard),或翁耐爾(James oneal)同樣可以參考。

在資本主義初期的階級上，布爾喬亞和普羅萊塔利亞間的區別，不像由大眾的增加和集中而社會下層的要素被剝削而擴大其上層硬化而狹隘底資本主義後期的階段上，來得廣大而決定的，聯結其兩者又那麼困難的。但是因為這種剝削不絕地進行，——倘使那裏，例如十九世紀美國所行的奴隸解放政策，欺瞞的因子如不存在，被剝削階級底階級意識是和這種剝削的進行比例而生長的。這個過程到某程度為止，不再發展和激化的期間，則沒有定的意義之階級組織的，而沒有組織，其階級不能影響於社會的活動，也不能起為社會之基本的觀念底決定者之作用。在這個時代即資本主義的發端時代，布爾喬亞是為一個絕對的權威而作用着。亞美利加最初的勞動組合，至一八〇五或一八一〇年才有組織。總之是離產業革命開始時，已是四十五年以後的事。而所組織的，迄於六十或七十年代，尚不能達到何等內包的外延的。不消說，例如哈馬克德（Haymarket）事件，是挫弱了這種組織的目的，一時妨害了他的增大。這種為階級意識（1）底決定的產物之勞動團體，是為日益增大底資本的集積

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發生出的。像這樣，由普羅萊塔利亞的不斷的生長，同時向有明確的階級利害之一個決定的階級方面去組織化，由於普羅萊塔利亞的自己表現上必要底某種教化特權之獲得，社會是不得不承認他（普羅萊塔利亞）的存在之現實性和重要性；而其結果，普羅萊塔利亞便成爲社會的觀念之形成上底一個勢力了。羅懷爾（James Russell Lowell），不管他的悲慘的『Vision of Sir launfal』和他的古典主義的偏見，却是這種傾向的一個喊聲。在哈馬克德暴動前剛巧二年的——一八八四年，他在巴敏根（Birmingham）的演說中，說出普羅萊塔利亞的抬頭，怎樣影響到他的見解和變更他的態度：

「在現存秩序上真正危險的，不是德模克拉西（這是適當地應該當做一個保守的勢力），而是在民主主義中所找出爲支點底社會主義。假若我們不能將人類的頭腦平等化，雖然把生活條件和財產平等化，亦有所不能——某一賢明的人說「有二人乘一馬，其一人不能不乘在其他一人之後」。——爲矯正導至過甚的不平等底狀

態和防止他的激化，不講怎樣的手段，或許是可能的……共產主義意為野蠻主義，但社會主義意為，或希望其意為利害的一致結合，為同鳴，為給予勞力者的份頭雖不能像給予勞心者的多，至少比他們所生產的更多，——實言之，其意為向基督教主義的生活之實際的應用，其中藏有秩序的和仁厚的改造秘訣」。

不消說，這是屬於感傷的或空想的社會主義之部類。這且不問，然而究是由於把普羅萊塔利亞安于經濟的政治的重要性之物質條件上底變化而惹起底一個思想傾向之興味的反映。

惠德曼（Walt Whitman），是這種傾向的光輝底所產，雖是神秘的，在較純粹的詩句中，他表現了他的熱情和夢想，在惠德曼，我們早已找不出以普羅萊塔利亞為劣等的東西或揶揄嘲笑的對象。祇有在那裏發見和英雄的將軍或政治家，具有同等力量與優越底要素之人，夠得上為幽邃的思想和感情及深刻的鬥爭和悲劇之人。假使生於纔逾一世紀以前，惠德曼——然而在那時候，因為他

由完全不同的條件生出的，和我們所知道的惠德曼又是不同的了——早已謳歌其他的（普羅萊塔利亞以外的）英雄們了，在他的詩的哲學中，決不把普羅萊塔利亞的靈魂來具象化的。寄懷「無名底賣笑婦」（A common Prostitute）之歌，他將代以悲悼王女的或許『Thorowgood』的姑娘的慘痛底末路。還有他所呼喊的「世間沒有一種東西比其他東西拙劣」或「在各自假面之下有和靄的靈魂」，他將代以曼唱關於僧正之歌，或爲了魯遇底宮女們和浪漫底好色底姑娘們而撰着戀歌呢。

伸述文學技巧的性質和社會發展的階段之間同樣存有不即不離的關係，是必需而且重要的。以上，我們只注意到普通底社會的觀念怎樣決定文學的內容，至於形式，技巧，創作的構成法怎樣由於和創出社會的觀念之同一底物質的條件來決定的事，尙未觸及。在這裏，只舉出足以證實這個預想的一例。這個時期呈露繁複，我們以小說爲例。小說（Novel）最初所顯現的——倘使我們除去伯德龍紐斯（Petronius）的『Satyricon』，塞爾文次（Cervantes）的『Don Quixote』（1）茜特納（Sidney）

的『Arcardia』，曼蘭夫人(Mrs. Manley)的(The power of Love, in seven Novels) (一七二〇年)等的混合物——是在布爾喬亞權力輝耀底時代之英國，離「倫敦的商人」之上演隔了九年，梨謙特孫(Richardson)的『Pamela』出版了(2)。『Pamela』雖然由費特林(Fiedling)在『Joseph Andrews』中戲擬，而梨謙特孫之小說的一般精神又被斯摩萊德(Smollett)和斯坦恩(Sterne)所嘲笑，然旋踵而至的『David Simple』和高爾德斯密斯的『Vicar of Wakefield』——兩者，同樣是爲了布爾喬亞的善行之景仰而供獻底小說。可是在此，我們並不是像處理戲曲那樣的有關小說之內容(題材)的分析，因爲祇以他的形式爲問題，另外有關內容的解剖，這裏是不及申述了。

註(1) 麥高萊批評『Don Quixote』——這個作品不能不記牢的是比『Pamela』前十二年寫的——說「世間無與能匹敵的最好的小說」。

註(2)在法國，也有在與此類似底構想和目的上寫出的東西，Marivaux 的『Marianne』這小說，比『Pamela』早幾年出版，是一興味的事實。

我們假若深切注意而考察『Fiction』(小說總稱)的歷史——而『Novel』(指短篇小說)祇不過用以爲一個實例——則我們無由忽視一個進化過程，從(不可能)(The impossible)至「未必然的」(The improbable)，復至「或然的」(The probable)和最後至「必然的=不可避免的」(The inevitable)一路進化。起初發見這種特性底許多批評家，甚至阿美利加的批評家——我們敢說——說不定以爲這個進化過程是完全不可說明底事件。可是，在科學的批評家，以爲亞述(Arthur)之神話的傳說的故事和『Round Table』，盛行於諾爾諾民族征服後四或五世紀間，至一四八五年遂結晶於這個可紀念的「亞述王之死」(Morte d'Arthur)底事實，而其內容上全是處理「不可能」的事件之事實，此類事實，既不是離奇的，又不是不可預期的事件。騎士們的激戰，藏在森

林中的可怖底敵人，巨人，龍，只能由魔法的信號或呼嘯而拔出的不可思議底劍，由中世紀的魔法者之邪惡的魔法所賭出的咒文……凡此種種，形造了蕩人魂魄的「不可能」的範疇。(奧忒蘭多城) (The Castle Of Otranto) 「有德的勇士」 (The Champion of Virtue) 勒維斯 (Mathew Lewis) 的「修道僧」 (The Monk) 萊特克利甫夫人 (Mrs. Radcliffe) 的不可思議的故事，甚至高德溫 (Godwin) 的「聖雷翁」 (St. Leon)，都可以歸類於「不可能」的一列中。在哀梨賽勃斯女王時代及十七世紀與初期十八世紀底劇作家的悲劇之中，在更現實的和取信讀者的姿態之下所處理底城堡和戰場的故事，是表示向「未必然的」和「或然的」底階段前進。例如，十九世紀，是小說上的「或然的」底時代。——雖然，亞倫坡及霍甫曼 (Hoffmann) 等的怪異的故事是明顯地「未必然的」底殘存，有時甚至帶着「不可能」的傾向之形相。浪漫的小說，是由于各種社會組織之不同底階段所生出的這種舊傾向的痕跡。此類傾向在他所由產出的社會環境沒落消滅之後而尚存續底事實，其意決不是將可

驚底暗昧底要素遞給歷史的過程。反之，如其舊的意地沃羅幾 (Ideology) 的殘骸不時躍入印刷物中，這才是可驚底暗昧底事實。依因果關係的法則，我們很容易明白，新社會組織的進展雖改變了社會之支配的美的及倫理的觀念，但不能希望強其退入背景底那些觀念的一切殘存物，立即或在一時代二時代完全消滅。例如政治的民主主義不管是已給一切文明各國普遍地容受了的理論，而法國尚有君主主義者的存在呢。

「必然性 (不可避免性)」 (The inevitable) 的觀念，能夠出示科學的形式，是屬於科學向後期的階段發展——即精神與肉體的反應和物體同樣依從一個不可避免的因果律而認出——的事。為科學之目的底預知，現在和在物理的事物上一樣，在精神的事物上也有可能，而因果律是已達到剷滅你然和僥倖上底信仰之不得不然的擴大程度了。要沒有為資本主義組織的發展之一部底科學的發達，這個必然性的觀念決不能夠從宗教的衣裳中透露出來；還有美的觀念亦將因這個關係而不夠發生影響。在散文的或詩的『Fiction』帶有「不可能」或「未必然

的「底性質之時代，不認識自然法則和科學一般化的人類精神，是不要求比這個文學的主題更大底東西的。知識進步了，而現實才從神話的世界檢點出來，同時文學的形式也適應其進展的性質而一變了。總之，和科學的發達湊合了步調，而文學的實踐上必起變形。現代，即二十世紀及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特別在「英國之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及「資本論」(Das Kapital)出現以後，「必然性」的「Realism」發展的了，斯坦恩和斯摩萊德的寫實主義，甚至費特林的寫實主義，都不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所要求的寫實主義，那些人的東西且不是更雕塑的柔順的像在哈第(Hardy)和康雷特「Conrad」的小說中所顯示的，缺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之寫實主義。近代寫實主義之不變的規準是「必然性」。各情景，不得不從互相間必然的流露。各人物，不得不做到僅在他們的生性上所可能的活動，不使他們成爲「不可能」。倘若小說要做到令人傾倒悅服，那是不該依靠僅有的「可能性」和「蓋然性」的，任何國家充

溢着好色的神采奕奕的冒險的五光十色的那種稱作大衆雜誌的疇類，（依旧不改）「未必然的」和「或然的」類型底那些拉哀德和高萊爾式(Wrightian and Corellian)的小說隨在皆是——因此他們爲投資是成功了，可是爲文學却失敗了——敢大胆地發表上述（必然性的）性質的東西，既無一種文學的定期刊物又無一個作家。小說上這種構成的進化，不外是科學態度發達的反映，科學態度帶來了人類行動的本質與其必然性之充分理解，其自身是一個資本主義組織的產物。

文學上，不但其內容如此，其事件的選擇及其配置，性格的描寫與解剖——同樣是依環境而決定的事，自亦了然。現在讓我們轉向到惠德曼以後的文學，即九十年代後期及二十世紀的文學。勞動組織的勃興——上面已說過是爲了普羅萊塔利亞的階級意識之表現的一個必然——是把普羅萊塔利亞的觀念推進到前景的一個恆久的要因。要是沒有這個勃興和對於社會之普羅萊塔利亞的印象，那末以相應于悲劇試作之真實的熱心的態度來處理以普羅萊塔利亞爲主角的小說和戲曲也決不會出現

的。這一點，以文學傾向上的變化當做絕對的理念之發展，或最微妙底打算和動機的變易之觀念論的批評家，無論怎樣高唱總是不夠高唱的了。

試一瞥普羅萊塔利在社會組織上已成為一個勢力底任何國家的文學，其文學因普羅萊塔利亞的抬頭而顯出特色是很容易了然的。這些國家的文學者，會認識平民羣衆中有靈魂的存在，及普羅萊塔利亞是充分具備他的悲劇的慈愛與熱情，此等慈愛和熱情的研究是成了不亞於「哀旦浦斯」(Oedipus)和「亞塔雷」(Athalie)的優美而崇高底悲劇之主題了。像描寫普羅萊塔利亞之慘苦底「織匠」(The Weavers)，「爭鬥」(Strife)，「地平線的彼方」(Beyond the Horizen)等戲曲，可列為演劇藝術的傑作。又像「竇巴維家的梯斯」(Tess of the d' Urbervills)，「悲愁夫人」(Frau Sorge)及「子與愛人」(Sons and Lovers)等描寫被剝奪階級的悲慘與困苦底小說，給容受為真實的活活的悲劇。普羅萊塔利亞悲劇——要是在貴族的悲劇和布爾喬亞的悲劇之對照上必要這樣稱呼的話——可是不能夠設定始自某

一特定的年代或某一特定的書籍。但可以視為在普羅萊塔利亞不斷的激起社會的注目而成爲一階級底過程上漸次發生來的。最早，於一八六四年所出的自然主義小說 (Germinie Lacerteux) 之中，龔古爾兄弟 (the Goncourts) 已處理了一個婢女 (1) 之悲劇的生涯。莫泊三也是——不消說他的小說的大部是有關布爾喬亞的——在他的「一條弦線」中，於可憐的諾爾曼人『Maitre Hauchecorne』的運命上寄與了悲劇的意義。此等人物和梨謙特孫的裁縫女，是以完全不同的風格來處理的。而此種不同點，不外是那些作品出世底時代的不同之結果，兩果，不消說有許多地方，對於普羅萊塔利亞給與浪漫底同情的描寫，這且不管，其描寫，仍然一般地和訴於布爾喬亞的道德及感情底東西相混。而曹拉，不管他的殘忍性，他沒有忘記描寫普羅萊塔利亞的人物之力量和蠻橫的氣勢，這些人，我們應當記好，都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執筆的人。

註(1)在那序文上我們發見龔古爾兄弟的立場之興味的明白的敘述。他們說：「生活在普通選舉和德模克拉西和自由主義底時代之十九世紀的我們，向我們自己質問如下——即，稱爲「下層階級」的東西有沒有對小說提出何等要求的權利？民衆——這個下層的世界——是否仍須繼續享受對於他們的心魂守着完全底沈默的作家們之文學的放逐和侮蔑！我們訊問自己——在平等的今日，還有沒有對於作者和讀者之無價值的階級，過於卑微的不幸，過於污穢的戲曲，在恐怖的戰慄上過於微賤的破局，我們知道了下面的事實，更屬有味——遺忘了底文學和消滅了底社會之傳流形式的「悲劇」，終竟死去了；在身分和法律上的貴族已不存在的國家，貧者的，身分低賤者的不幸，是和偉大者的富者的不幸，同樣感動我們使我們起同情之念，一言以蔽之，低處所流的淚，和高處所流的淚一樣，可使我們流淚」。

但是，穩固的充實的普萊羅塔利亞之文學開始出現，乃是屬於跨入現世紀以後的時期。例如，法國的項伯（Peirre Hamp），在他的以「民衆」爲表題的小說集中，於『The Sweet Smeller』和『The potato sisters』的生活上可找出巨大的動人的悲劇。喬易斯（Joyce）也在他的『Dubliner』中不止一次，特別在『The Little Cloud』中覺察出娼婦的悲劇——普萊羅塔利亞的生活還有更甚于娼婦嗎？試轉而注意亞美利加的文學，我們可發見新的觀念，——容我們以此稱普萊羅塔利亞底觀念？——之顯著的表現。最近二十年間出現於亞美利加的最重要的小說之中，有三種著作——即佛敦（Edith Wharton）的『Ethan Frome』，恩徒生（Sherwood Anderson）的『Winesburg Ohio』德蘭散（Theodor Dreiser）的『Sister Carrie』，說他表現得最爲明快，不致是輕率的批評吧。此等書物的主人公是普萊羅塔利亞，他們的生活底歷史，毫無例外，給織入於奇異的有力的悲劇。這個事實，對於許多人，即使認了出來也以爲不值注目的。這且不問，總之這事是極其重要的事。這是反映着普萊羅塔利

亞的進展。這是附加文學是社會的產物，只能由社會學的方法正適地去接近去研究去批判底例證。

這種社會學的態度所能存在，在歷史的，還是最近的事；不過，因為現在我們的大多數，已充分曉得普羅萊塔利亞的生活經驗，和布爾喬亞及貴族的那些一樣，對於悲劇可提供優異的材料，所以沒有覺察到，還有，某一見解或觀念之僅僅的存在，往往給與有永遠性一類的幻想（1）。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是拿出這個觀念的發生所必要底條件之社會的過程。雖說要理解這個過程，可是我並不主張在他們的作品中把這種觀念具象化底一切藝術家，自覺到使這種觀念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之社會的要因。事實上，有許多地方，且適相反，傾向態度不自覺其原因而擴大的事很多。傾向態度，乃是一種社會的反射。

註（1）見載在四月十二日發刊的【The New Leader】上面，作者的「對於黃色問題之經濟的考察」。

爲科學的批評家之我們，對於任何社會形式不能當他爲決定的永遠的東西。倘若像波利皮斯【Polybius】所預言的——恐怕是做不到的——，普羅萊塔利亞的勃興，接着混亂和變革的時代來臨，最後告終於專制政治的復活和新奴制度的出現，我們在那時不得不發見代替普羅萊塔利亞之另一倫理的及美的觀念，於此不能不聲說的，無論變化到怎樣——復歸於專制政治（Monarchy）（1）也好，倒退於獨裁政治【Dispotism】（2）也好——那是只能依物質的條件上底必然的變化誘致出來。

美學上的革命是依存於觀念上的革命，但觀念上底一切革命，却是一般的物質的條件所生底社會構造這東西的革命之結果。

註（1）（2）這些言辭是由孟德斯鳩在這樣底意義上使用的。

譯者按：這是 Calverton 的【The Newer Spirit】中的第一篇，該書譯者曾於三四年前在某雜誌上介紹過的。匆匆譯成，謬誤必多，希讀者指正。

兩種的小說

K.C.譯 夏目漱石序雞頭

小說的種類，可以由分的樣子，而成爲種種，所以西洋人在批評西洋人所作的作品時，爲便利之故，造出許多名詞來。如傾向小說，理想小說，浪漫派小說，寫實派小說，自然派小說等，都是以從來的述作爲材料，認知了牠的顯著的特色，而從之以分類的。種類不能說這樣就完了。換了個觀點，要發見個新名稱，也非難事。況且以後的作品，如不能滿足於反覆舊有的傾向，由時間，空間，

作家的性癖及發展的希望而別開生面以爲推移，什麼派什麼主義的許多稀稀奇奇的名詞要繼續地出現，是當然的。

虛子的作品，一括而說屬於何派，揆他到在來所有的範圍之內去，我是不願意做的，這並不是說虛子的作品多趣多樣，到底沒有法子來概括之意。也不是說虛子是空前的大才，在來西洋人所用過的分類語，是沒有資格來冠蓋他的作品的意。當讀虛子的作品時，我忽然觸發了一個思想，天下的小說可以區別爲二種類，想關聯於那區別，而談談虛子的作品。

所謂小說的二種類，即有餘裕的小說與無餘裕的小說，不過只這樣說，是不得要領的，而且在言詞之間，好像還含有褒貶之意一般，所以還有說明之必要。

有餘裕的小說，即如名所示，是優遊不迫的小說，是避開“非常”二字的小說，是便衣的小說，借了現下所流行的話說起來，在有些人所鬧着的觸與不觸之中，是不觸的小說，不必說，所謂觸與不觸，字義也極曖昧，而且我所用的也就是照世間一般人所用着的籠統的意味，所

以對於這名詞，不能負什麼責任的。因為想，若本了有些人所用着的的意味，而說不觸的小說，是頂容易理解，所以雖則曖昧，也特地借用了這字面。因此，就把字的定義，作為大家已經有了默契，而有些人却是以為不觸便不是小說。因此我特牠造出一種不觸小說的範圍來，而主張不觸小說不但與觸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可以收同等的成功。

若不把不觸小說的意味再稍加說明，我的意思怕不能貫徹，我說述自己的意思，求讀者首肯了我的這樣解釋也可以是小說已足。並沒有挑鬥的意思，即使有人來爭論，也不想應戰。所以要照想着一般說出來，不受人家的誤解。

在個人一身之上，或一國的歷史上，有由相互的關係（不論是利害問題，德義問題，或其他種種問題）而起了死活關係的大事件。於是渾身全國，全貫注到了這事件了。像普通的人，做着行屎走尿的事體，而到了逆上得到做着不做都不覺得了，上回，一個友人來講過這樣的話。在小田原有風暴時，村上的漁船有二三隻在海面，無

論怎樣不能衝過了浪頭回到岸邊來。從此地拿了繩，越過了浪頭，投擲到那邊的船上使得拉着繩回到陸上來，是他們的目的，不過這樣的目的不能達到，從晚來到次日下午的三點鐘，全村都在海濱上，佇立在風雨之中，可是在這長時間之中，却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吃什麼點心過的，到了這程度，便是連行屎走尿都不做了，是無除裕的極端，是大大的觸到了。同時，除眼前焦眉的事件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世界是很單調了，平面了，打翻身做不成那樣地狹逼。這樣，原也不妨，但，只有這樣才是小說的話怎麼說？世間是廣大的，廣大的世間的生活法也有種種。隨緣隨機於種種的生活法而享樂，而觀察，而玩味便是餘裕，有了此等餘裕然後生的事件，及對於事件的情緒，依然仍舊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人生，有描寫的價值，也有閱讀的價值，與觸小說同是小說，也許有人說淺薄，在淺薄一點，我也是同感的，但作為沒有價值意思的淺薄，却是不對，此處所謂深淺，是和顏色的濃淡厚薄一般意思，沒有說因為濃厚是上等，因為薄淡是下等的評價，所以不能用來定作品的高下。

把橡皮拉長來，拉到再一緊便要裂斷那樣的緊張，這不能說不行，但是若說非拉到這麼樣的緊張不行，那麼當人要被譏為雖解緊張之趣而不解雍容之致，也是無法抗爭的，也不能屈服那些說寬弛的橡皮很悠然而有趣的人。

品茶灌花是餘裕；說閒話也是餘裕，以繪畫彫刻遣興也是餘裕，釣漁，度曲，聽戲，避暑，到浴溫泉都是餘裕。只要國際戰爭不永久繼續下去，世間不是充滿着像蒲克曼那樣的人，餘裕是很多的，而且吾人除不得已時，都是喜歡這餘裕的，因而由這些餘裕所生的材料來做小說是適當的，（因為喜歡所以成小說，便成了小說是為娛樂的意味，要詳細說明，是成了論小說的目的，有機會我也想開陳關於這方面的我的意見，但現在沒有詳說的工夫，不過小說不能以娛樂為目的的議論却不成立；娛樂也可以作為小說的一目的。只說這一句）。

以上是餘裕小說的說明，餘裕小說既經說明之後，無餘裕小說的意義，大概也可以明白了，一句話說來，即是促迫的小說，像喘不過氣來的小說，一毫也不許旁瞬，不

許順便到人家閑話閑話的小說，沒有悠然的態度，安樂的要素的小說，譬如易卜生的戲曲改做了小說的那樣子，是大大地觸的小說，所謂易卜生的作品，先拿住了關於吾人一生沈浮的非常大問題，而取來解決牠，但其解決。又和我們平常的樣子不同，使得大家要吃驚一般地解決，於是人家便稱他觸於第一義的道義觀念，或徹於人生的根元。的確，若非比吾們凡人獨具隻眼，決不能有這樣的工力，就是這一點，也是可以敬服的。但要使有這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解決，演出不同平凡的活動，把篇中的性格全反過來，使讀者知道人間的腹底還潛伏這樣奇妙的東西，勢必把篇中的人物放在異常的境遇之中，非使得他沒有了餘裕不可，非使得他促迫不可，於是大抵有死活問題出來，——生世的浮沈問題出來，（並非說一定如此，人也有偶因一點感冒的動機，而起了內生活的革命的，但大體的傾向是如上所說的）。

把小說分爲這樣二種之後，虛子的小說屬於那一方面的，那裏我以爲是屬於前者，即有餘裕的方面，在他的有餘裕的地方，有些人看來，是不歡喜的，所以把那些地

方是有餘裕的說明了，可以防那些人的誤解，又可以為發揮虛子的長處的方便，要說明這個，舉了例來講更易了解。

文章裏有一種叫做低徊趣味的趣味，這是為便宜之故，我所造出來的話，別人也許不明白，但一句話說來，就是指著每即於一事一物，生起獨特或連想的興味，由左望，從右眺，有徘徊不忍去的風趣，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依趣味戀戀趣味也是可以，但這趣味，如名詞所表示，是要長久佇立於一地方的趣味，所以從別一方面說來，不容易有進展的趣味，換言之，即非是有餘裕的人不能有的趣味，閑人出去買物，半途上停頓起來，看警察崗位前提着鼠子的商店學徒哩，聽清道夫的掃街哩，對於重要的買物，很不趕緊去辦，可是到了忙的人，便沒有此種餘裕，出去買物，買物是目的，買物買了，目的已達，小說也照這樣子，把興味貫注於篇中人物的運命，特別是死或活的運命之下，自然沒有餘裕了，從而便促迫起來，減少了低徊趣味。

低徊趣味，倘使從客觀的主觀的分別起來，也可以分

爲種種，這很麻煩，姑且不提，不過虛子的小說，從這餘裕而生的低徊趣味很多。也有人要說，虛子的小說是短篇，所謂低徊趣味，在長篇且不管，像在此等短篇中，決不會有此種趣味出現的道理。但事實却是反對。長篇的東西，因爲不能單調進行，不論誰人的作品都要混入閑事，又在頁數看，也可以容易有餘裕，所以在長篇之中，到處有此種趣味的散在，却不能據以爲作者有此種趣味的論斷。可是到了短篇，頁數自有制限，在有限之中，若有此種顯目的趣味，便判然可知是作者的嗜好，而無爭執之餘地。

虛子的‘風流讖法’中有小和尚出現，但是並不多說小和尚怎麼怎麼，却只看見祇園茶屋裏的唱歌飲酒，女傭人束着緋色的前垂，舞妓結着京都式的帶結，換言之，虛子對小和尚的運命的變更，關心到的還是對於妓樓一夕的光景，更有興味，而戀戀於其浮想，若沒有和虛子共同賞玩這些趣味的興趣，‘風流讖法’開頭就不成。‘斑鳩故事’也是如此。地點是奈良，在寂寞的春旅中聽得棧音的光景，若沒有耽於眼前浮起的此種情景中的興味，便不會有趣，名叫道子的女人怎麼了？對於只關心於道子

的運命的，定極無味的。‘樂屋’也是這樣，若不是比吉野的人，對於能的樂屋的景色，照葉狂言，的樂屋的景色更有興味，便成了索然無味的東西，‘勝敗’多少意味不同一點，總之若非對於頑童及老人的對話本身，起低排拍掌之感，便連意味都不懂了，童子和老人的從前如何，以後如何，是沒頭沒尾的，‘八文字’又是到了其極端了。

從這立場看去，虛子的小說是有趣味的，在我們所不留意的地方，不能說述的地方，發揮他的低徊趣味。在這集中雖沒有，船中通過京的隧道的趣味，我是還不能忘的，但以人的運命為主而看，如沒有什麼大成功，只有‘大內旅館’是成功的。但這裏完全缺少了低徊趣味，（要說明大內旅館為什麼成功，很費筆墨，雖則想說也沒法。大內旅館並不會得無餘裕派的人的一言批評，那篇雖看如寫着平凡的運命，但其中含着非常的曲折與多岐的複雜性，而且只由那一點頁數以完結，沒有低徊趣味是當然的），

我把小說分為餘裕派和非餘裕派，引易卜生為致者的例。此種小說的特色，如前所述，拉致了人生的死活問

題，而切實寫出運命的極致。讀者也舉出此點，謳歌此種作品，我也在此點，敬服此種作品。但聽了對於此種作品的賞讚之詞，說是第一義，意味深長，痛切，深刻，等等，我並沒有對此等讚詞爭辯是非的心思。雖則沒有，但問這是否小說的極致，便不能不搖頭。不錯，此種作品，也許觸着道念的第一義的。但此所謂第一義，是生死界中的第一義。是無論如何不能脫離生死的煩惱的第一義。人生觀若不能超出這個以上，那便是絕對的第一義了。但若打破生死的關門，而能成立把生死不放在眼中的人生觀，則此所謂第一義者，反要跌到了第二義。俳味禪味之論，由此產生了。

禪那種東西我是不知道的，從前到鎌倉的宗演和尚去，被問父母未生以前本來的面目是怎樣的，而啞然不知所對，是還未見過本來面目的門外漢。所以此地提起什麼禪味，並非因自己對於禪有什麼領會見故。知識所寫的東西中，有悟是這樣的東西，倘使果是這樣，可以有此種人生觀，有此種人生觀，小說也可以用造態度字，不過這樣論究着罷了。

禪僧所寫的法語，語錄之中，常有魚緣樹而牛在水底走那些怪奇的話，却有一貫的此理，着衣喫飯的主人公的我們是什麼，這樣想去想去，到末了便沒有自己與世界的障壁，而成爲天地如一的虛靈皎潔的心情。這也不管，我們本來是什麼的問題，再想去，到了再也想不通的地方，還是硬了頭皮想去，却突然爆發了，判然明白了自己，明白之後，就知道自己並非生出來的，也不是會死滅的，不增也不減，莫名其妙的東西。

暫且把他們的所說當做事實，所謂生死的現象是如夢一般的東西。活着是夢，死了也是夢。生死都是夢以上，則生死界中所起的問題，無論是怎樣重要的問題，怎樣痛切的問題，終不過是夢一般的問題。不能到夢以上的問題。因而在生死境界中是意味頂深的，頂是第一義的問題，都失盡了牠的光輝。被殺也不怕，受了金錢也不怎麼感謝，被辱了也不覺得恥辱。在一切現象界的奧底，有自己的本體，此與流俗相沈浮，並非徹底的沈浮，不過是暫時的逢場作戲地沈浮着。無論怎樣大怒，怎樣悲泣，怒並不是底止的，淚也不是絕路。在底奧裏有退步地，萬

一的時候，就可回到這退避地來的。而且這退避地是不增也不減。無論是天下的大人物也是勢力所不及的安全退避地。有此種退避地的人的喜怒哀樂，和沒有的人的喜怒哀樂，在外人看來，也許同樣的，但從起的人和受的人說，便是大大不同了。所以流俗所說第一義的問題，在此見地的人看來，都墮於第二義以下了。從而我們以為是迫促的問題，在這等人看來，却是有餘裕的。

解釋所謂禪味的人有沒有我不知道，因為是禪僧的趣味所以叫做禪味的吧。那麼禪僧的悟，如果是如他們所說，我的解釋是沒有錯悞的。那麼禪味却和有餘裕的文學暗裏意味一致的。而那餘裕是從生死以上的第一義出發。

我評虛子的小說，說有餘裕。虛子小說的有餘裕，是否因為如前條所說起於禪家的悟。不過世間往往把俳味禪味並列的。虛子對於俳句會有長久的苦心，從而有所謂俳味者，流露於小說之上，一見像與由禪味來的餘裕相一致，而生此餘裕，也未可知。在評虛子的小說時，我以為有說這話的必要。

可是虛子是善變的人 就在這集中，‘秋風’一篇趣就全不同了。不過，對於比較痛切的題目，虛子的敘述的態度，依然是有餘裕的樣子。虛子也許畢竟是有餘裕的人，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 （即1907年）

一個理想的丈夫

王爾德著 徐培仁譯

實洋六角

人與人之間是永遠有一種隔膜的。男與女之間是永遠有一種隔膜的，夫與妻之間是永遠有一種隔膜的。人生的意味，男女的意味，夫妻的意味，便在有了這一種隔膜。王爾德是最了解人生的，最了解這一種隔膜的，尤其在這一個劇本裏表現得淋漓盡致。

愛慾

章克標譯 戲劇

實洋三角半

日本現代的名著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傑作之一。描寫愛的慾念！一步緊一步，像冤家狹路，一點不肯鬆放，——這是一部驚人的悲劇！譯者用忠實的文筆，絕不失原著的精神，的確是名貴的作品。

隨 筆

豈 凡

人 馬

頗有些人以爲中國人是頂喜罵人的人種，舉出了許多的實例，而且創造了幾個很有趣的術語，如國罵等等，的確可以引起我們深思的。但是，這樣說只是申說了一件事實，無論牠有該博的引證 明快的論斷，精到的說明，而所說明的仍只是這一件事，有這樣一件而已，這是我引爲不滿意的。往往現在的所謂批評家等等，大多只做到這一步，指陳出了一個事件 一個傾向，就自己滿足了，

別人也不深求於他，所以更進一步的去推求其所以然的原由，是缺如的，這不能不說是現下批評界上的大缺點。

時常看見一個人批評別一個人，說他是個時代落伍者，反革命的，沈浸在封建思想中，脫不了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的，什麼什麼的，證據有什麼什麼；一篇大文章，一番大道理，說得非常明白，非常澈透，非常勇敢。但是批評的人，總這樣就滿足了，不肯去尋求那個是成了這樣的根原的所在，也許是因為偷懶，也許是沒有想到這地方，但是他的批評，因此而不能發揮批評的力量，却無可諱言的。我想，所謂批評，決不是可以把事實的指陳來算數的。

那麼，批評之不是罵人，更不必說了。雖則現下儘多罵人的批評，我們可以不提，不理，不睬，不管，聽他，由他，任他去狂吠。但我在此地却並不是想談什麼批評，我正是想談一談罵人。留心，請不悞會，我不是想罵人，我不過想談談罵人。

提起罵人，有一本書叫‘罵人的藝術’，著者秋郎，誰也知道是梁實秋了。梁先生是一位中國唯一的保守批評家，他申斥浪漫的，而尊崇古典的，他高喊着文學的

紀律，的確是一位拿了三尺的龍泉古劍來與手鎗炸彈對抗的勇將。他的勇氣，我們的確除了佩服以外，不能有別的感情，我們佩服之中，不敢帶分毫的誹笑和輕蔑，也不敢帶若干憫憐和可惜。但是，對於他，要我們什麼同情却也難，同感也沒有，總之一句話，我們和他是風馬牛不相關。可是，他是個自居而人許的批評家，同時又做了那一本題目就叫罵人的藝術的書，在此地講罵人，就不得不先提到他。

想從那罵人的藝術來談到罵人，我不。第一那一本書我還不會有工夫讀過一遍，再則也不想那麼去偷得幾件罵人的法子來做批評家。却是因為想到罵人的藝術的著者被人罵了，有點好笑，所以特別在此地說說。我的意思，仍舊是說梁先生的藝術很好的，即使被罵，在他本身毫無關係。

恐怕已是幾個月之前了，看見了現代小說那本雜誌上的一篇東西叫‘梁實秋’的，作者是從自稱唯美派搖身一變為自稱左傾作家的海氣滿滿的葉靈鳳，誰也知道葉先生是個海上才子吧，他的聰敏，他的才情，他的善於

變化的筆調，誰也讚許的。這篇小說，他又用了他十分的才筆來描寫了。他十分挖苦了梁先生，不止一個梁先生，是小資產知識階級全體；若照我的算法來計算，作者葉先生自己，也得數在內的，這一點，聰敏的作者，在寫好了印出了之後，怕還不曾覺到吧，就因作者是個聰敏人之故，聰敏人往往看不見自己。

葉先生和梁先生當然是不會同的，也可以說如水火一般地不同，但是在都是具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姑且這樣說）一點上，却有了個共通點。這句斷語，姓葉的一定大不高興，要提出嚴重的抗議，但是請在想提抗議之前，再讀一讀他自己的那一篇大作，做一回他也許是從來未曾做過的反省看，在那一篇文章中，不是活現地表出了他自己的劣根性嗎？是普洛作家的他所應該克服的劣根性，不是極度地顯露出來了嗎？

曾經有人說過，文學作品像一面鏡子，這鏡子在外面把社會一般的事象映寫了進去，而在內面把作者個人的樣子映寫了出來，也有人說文學作品，在某種意味上都是自敘傳，這二句話，在此地到又有了一個佐證，葉靈鳳所

寫的梁實秋。却寫出了葉靈鳳自己。他作中的人，除了他，還有誰！

請讀者留心，我並不是想替梁實秋打抱不平，也不是對於葉靈鳳有何種不滿，非得刺他一下不可，因我在讀完了他那篇大作後，禁不得自己這樣想，現在我自不能不坦白地記述出來，當我讀了那文章後，對於作者發生了一種嫌惡，也是實情，以前對於葉先生的東西，我還不是這樣討厭的，獨有這一篇，真是臭氣刺鼻的樣子了。

我很願意細到指出些確固的證據，再下一點明快的理論，可惜我手邊沒有書可查；那梁實秋我也不過在朋友的書桌上看了一遍，那是很直覺地這樣感到，現在也只得疎粗地寫了。倘使有機會，我想此事或可再提，那便可以細細指陳了。現在我想寫下我的很平常而且是老套的結論：

罵人，往往是罵了自己。

19,4,30.

專 賣 特 許

做生意的人，因為是靠了招牌，可以招徠主顧，所以

對於招牌，是很看重的。一家鋪子的招牌，決不準別家使用，這是商人專利的法子。而且商人很知道一旦招牌賣出之後，便可以高枕無憂，以後貨品的銷場，只有上昇不會減弱的。所以每家店鋪，在新開張時，什麼都巴結，而到了牌子一老，便不行了。

這還不曾講到專賣。專賣，是在工業製作上，有了些什麼新的發造，政府爲獎勵之故，特許他專利若干時間，他把這東西出賣，別人是不能許做造的，做造了就算犯罪，因爲侵害了他的專賣權，不過那東西的值得專賣與否，是要看發明者所發明是否有價值了。而且有許多東西，如煙，如鹽，如酒，等等，往往是歸政府專賣的，那却不是因爲由於政府之發明，是由另外的政治財政上的關係使然的。

我長長地說明了這個名詞有什麼用呢？總有一點關係，他若是聰敏的，該已經明白在我們文學界中有相類似的情形，一個作家的寫作，就和開鋪做生意一般，他的名字，就是招牌，說魯迅，說張資平，正如有一所紹興老酒店號叫魯迅，有一間廣東菜館店號叫張資平一樣。他們很

好，很出勁做他們的招牌。招牌做出來了，名聲也高起來了，於是漸漸成了老牌子的鋪子，其中和商業相同的情形，我想不必縷述吧。要問爲什麼有此種相似，那麼因爲做小說之類，因爲也是要出賣其作品，推廣他著作的銷路，著作既成商品，而且又是要去出賣，他們的行業自不得不成爲商業。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有許多店鋪，因爲已經賣出了招牌，生意鼎盛，他們本作的貨物，工作不努力，或者生產力不大，有個供不應求之勢；在這些場合，聰敏的商店主，會想法把別家的貨色要來，貼上了自家的招牌，充數出賣的。這在我們文學界中，要尋個相似的情形，便是把別人的作品，稍加刪潤，而已經成名的作家，却用自己的名字而發賣；好像也有過這回事。問是誰？總非名人不行了，我很想指出那是什麼人的那一本書，現在却忘了是那一本，所以暫且不說，等查明了再說。

文學界的所以產生此種情形，一半因爲作品成了商品，一半也因購讀的人沒有選擇力之故。有了一大羣的盲目的讀者階級，只憑招牌而選貨品的顧客，更使得這商

業化的趨勢增加其速度，而且有了這個傾向之故，新的人才很受了壓迫，不易鑽出頭來，老的舊的益加猖獗，而可以毫無顧忌地粗製濫造了。

廣告，在商業上的力量是很重大的，文學成了商業之下，這廣告的力量，更加重要。要成名，要收吸讀者，要佔領個地位，在在非有廣告不可，但這地的廣告二字，不能專解登載在報章雜誌上的公告，却連黨同伐異的一切論調行爲都要算入在內，頂好還是叫做宣傳。宣傳在文學上，現在是占了絕對的勢力，你只要宣傳巧妙，便可以名利雙收。

這些，都是商業的傾向。頂可笑的一種，却要算奪正統。在前像趙景深先生曾經在文學週報上指摘過的革命文學家爭頭功，現在那一班人像又在爭正統了。一個說我們是無產文學，別一個說我們是真的無產文學，再別一個說我們是真正的無產文學，還有一個說，你們都不配，我才是老牌頂真的無產文學，好熱鬧！

有一位紹興的某先生，講過一個革命故事：在辛亥革命的時候，紹興城裏聽到了杭州已經光復的消息，知縣

已經躲了，地方的紳士就相議獨立，當時是叫獨立的，即脫離清政府之意，於是掛了白旗，臂上纏了白布，就算已經歸入革命軍勢力下了。可是黃金發來了，進了城還要來獨立，他對紹興人說，“你們是什麼，你們怎的可以獨立，你們的獨立是不算的，現在要我來獨立”。他也同樣地掛了白旗，叫人臂上纏了白布。這黃金發是什麼人我不知道，紹興人纔曉得的，大概是個軍人吧。

現在的無產文學者，頗有這位黃先生的氣概，“除了我，誰都不配是革命或者無產文學者！”這一種雄偉的口調，我們真是只有佩服的。這一種人，再好向政府請得專賣權，以免他人來侵害他，可惜思想，文學那些東西，不會有什麼專賣權，除了頑愚的政府當局不許人民思想言論自由以外，正面的許可專賣却未曾有的。

因為政治財政的關係，酒，鹽，等是歸政府專賣的，那不是因為發明，是因為別種緣故。那麼在不是由發明而想得專賣權的地方，總有別的原因，而那個原因，却又逃不過一個利字，在這裏我們又可以知道他們爭奪招牌爭奪正統的地方，是有個利字在着，不是爲了利而在亂動着。

上海有不知其數的陸稿荐，杭州有不知其數的張小泉，我們文界上現在也有了不知其數的無產文學作者了。究竟是讀過書的人聰明些，知道了合羣之力，各各混成了個團集來爭正統，不像不學的商人只知掛一塊“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招牌；但是果真使人會承認他們的每個團體都是正統的了嗎？況且，這個正統，又是什麼用呢？正統不是在無產者的立場上所該最先打倒的封建思想嗎？但是像羣狗奪骨一般着，還是事實，可惜！

19,51,1.

宣 傳 和 廣 告

Propaganda! 這個字聲音很好聽，比之宣傳二字好得多，宣傳也者，是宣揚加傳播的意思，同商業上的廣告性質有點相同，不過實際却是不一樣的，關於這裏面的分別，我有一點私見，現在想開陳一下。廣告是廣示於衆，給大家知道，Advertise 的唯一意思，是使得大衆，周知，別的是不管的，所以範圍要廣些，我想。

大廉價，大減價，破天荒大賤賣，關店大賤賣，特別大

減價，……這一類不可錯過機會的，往往用了四不像，不入調的樂隊 或者門口站了一雙的活人翁仲（恕我杜撰這個名詞）叫着，跳着，也許申報新聞報上登了大大的廣告，宣傳那個舖子的賣強貨的事情，那是廣告，不是宣傳。假使有一個人，在教壇上申說他的所信，用了煽動的口吻，使別人同情他的主張，和他起共鳴，以至來和他握手，加入他的運動，做他的同志，那是宣傳，不是廣告。由這樣的實例來看，兩者的分別是很明白的，但是果真明白了嗎？

第一，那個分別在什麼地方呢？說一方面是爲利的，一方面是不爲利的嗎？但譬如一個選舉的事件，候選人爲要求人的推選，要人的投票而演說，宣揚他的主張政策，這也可以說是爲利的，這就算了廣告嗎？更進一層，在宣傳某種主義時，目的是要人信仰他的主義，那麼這個目的的達成，在他們不就是利了嗎？所以用個利字來做分別的根是不妥當的，

我想從發動人的態度上來說其中的區別。在廣告時，廣告者對於所廣告的內容，取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譬如廣告賤賣，而在實際上也許反是比平日賣得更貴，至於宣

傳，則一定宣傳者對於其所宣傳的有確固的信仰，本來 Propaganda 一字，是指羅馬教的傳道大會，從宗教方面來的，所以從於宣傳的人，大都對於其所宣傳的，有宗教的狂信迷信，在傍人看來，也許十分可笑，在他本人却十分真誠的。我想由此種發動人的態的不同，來作兩者的區別。

倘使照我這種區別來講，現在有許多的傳道師的宣傳，只能看做廣告了。譬如基督教的牧師之流，其中已很有些對於基督教根本懷疑了的人，那麼這一流人的說教講道，我們可以看做同商店夥友誇讚他店中貨品的佳美一樣是廣告。至於廣告可不可以是宣傳，若廣告的人真心誠意以為他的確是如廣告所說，賣強貨的店主人，自認他的確在賣強貨。這有點難，因為廣告是以廣告本身為目的，而宣傳却有更深一步的要求，這又是一種的不同吧。

現下，我們新興文壇上的某一部分的人，對於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學，真是熱心極了。據說是在宣傳，但到底是宣傳還是廣告，我們有點不敢下斷語，這緣故，因我把宣傳和廣告二字，下了有如上的分別的限定。看其中的人的

態度我很想用廣告二字了之，但是有點不忍，難道中國竟還如此可憐！這就是不敢下斷語之故。

看所謂左傾的，無產階級乃至同情於無產階級的許多雜誌等等，只見他們在亂舞着，像舊戲中全武行一般亂動着，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只隨便地亂跳亂叫，打斛斗，打旋子，跌交，鬧得煙霧塵天，不但看的人莫名其妙，連動作着的他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吧。這樣倘使可以說是宣傳，那是另一種的宣傳，不是照我上面所定的分別所規範的。那麼在我守了我假定的規範，便不能承認牠是宣傳。

再舉一點不關重要的事，廣告可以虛張聲勢，而宣傳則不可。因為宣傳是根據了他的確信而來的，沒有確信的虛張聲勢，即在排斥之列，而廣告則不論手段，只求達到他的目的。記得在某雜誌上見過有一個雜誌的要目預告中，這當然是廣告，有一篇是批判金屋月刊的思想的，想來次一期一定有了，可是始終不會見，因為那是廣告，所以我也不生什麼驚奇，但倘，全部雜誌而充滿了這一種精神，那個集團不會全成了個廣告的東西嗎？

這是閑活，我想不多說了，因為我怕他們不但連宣傳和廣告的區別都不會思考過，即他們自己在幹着什麼事也不意識着的罷。

否則，爲什麼能天天去跳舞場遊蕩，而筆下高叫着參加勞動運動去？去嫖妓買淫，而高喊女子解放？坐汽車，吸雪茄，吃大菜，而喊打倒資產階級的享樂劣根性？穿着得紳士氣貴族氣十分，而說勞工神聖？一切在物質上的享受，心上所希望享受，達到的是資產階級的一切，而喊着打倒資產階級？……還有，喊勇敢去參加運動的，往往在運動的當時悠然在沙利文吃咖啡？喊不怕死衝上去的人，總躲在後面臨陣逃脫呢？

夠了，因為是廣告，廣告者對於所廣告的內容可以什麼責任都不負的。但是中國的所謂最進步的最急進的集團，倘使真是如此，未免太不像樣子，太可惜了，太令人喪氣了。我不願意下這個斷語，我要暫且擱置着，不下斷語，希望做宣傳的人，做點真的宣傳。

19,5,1.

關於蜃樓

章 克 標

1. 故 事

在革命沒有成功之前，中國國內頂高貴的是皇帝，一切權力屬於皇帝。皇帝當中第一個稱皇帝的，是秦始皇帝，誰也知道的吧。說到秦始皇帝，却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兼併六國，統一了天下之後，廢除歷來的封建制度，設郡縣，把天下的大權，集中於中央政府，專制皇帝的一身。他修築萬里長城，又起造阿房宮，還有焚書坑儒等等烈烈轟轟可歌可泣的舉動，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雄略的

君王了。

當他沒有併吞六國時，他只覺得生活很有意思，對於政治，對於戰爭，他感着很大的興趣。但到了敵國一一削平，什麼對手都消亡之後，他漸漸覺得無聊起來了。在他的無聊之中，他就想出改革政治制度，社會組織的事情來，於是便創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政體，延長了三千年直到今日。也是在他的無聊之中，他想出來修築萬里長城，到現在還是世界上頂偉大的工程之一。也是在無聊之中，他做出焚書坑儒的舉動來，也是到現在還令人拍手頓足的事情。

可是秦始皇帝的無聊，並不因此而減消，政治制度的改變，並不會遭逢多大的反抗，築長城也很容易地就役使了數十萬的人工，焚書坑儒，只能使儒生戰慄逃躲而並不產生絲毫抵抗，秦始皇帝因為沒有爭鬥的對手，也因為沒有追求的標的，以致他的沈悶，無聊是漸次擴大去的樣子。

後來，他又把女人來做對象，用征服女人的心來作為他的工作，他起造阿房宮，徵集天下的美女來供他的享

用。他滿望有些有志氣的女子可以使他費心，可以破他沈悶，給他些費手脚的事幹的；但是普天下的女子，聽得了皇帝的徵召，來得未恐不速，未恐不得皇帝的寵幸而爭相獻媚。並不需要多少時間，宏大的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阿房宮的樓閣中，已經裝滿了天下的美女，而後來者還絡繹於道路，秦始皇帝又捩着他花白的鬚鬚而煩悶了。

他的煩悶的結果，便造成了巡幸各地的事跡。

在他登泰山封嶽之後，又東到海上。這一天正是天朗氣清的日子，空間雖則流着微風，海面却不起漪漣，如同鏡面一般地平靜，秦始皇帝扈從着許多臣下，從縣城走到海邊來。

這時，他忽然覺得眼前有些異樣，本來是青紺碧綠的海面上，忽然白漫漫起來，如同升起了一陣薄霧，可是比霧更淡，在目力差一點的人，是覺不到的；秦始皇帝雖然年紀老了，但精力還很好，目力也不壞。在這輕煙縹緲之中，他又見了出奇的東西，他看見在海面上浮出的，有比他的皇城更繁華更熱鬧的城市街道宅第，人物的熙攘往

來，工商的列肆作業，都比他國內頂興隆的地方還興隆的樣子。他吃驚了，回頭問他的侍臣，只證明了他的所見並非於個人的幻覺，他想：那是什麼地方呢？也得把牠征服下來！

他問他的侍臣，如雲的侍臣，沒有一回能回答他的問題，因為那地方是地誌上所不載，而這些侍臣又是不很讀書的人，博學的儒生，秦始皇帝素來不看重的。這時來看皇帝的駕從的許多老百姓之中，有一個耄老的長者，因為多活了幾個年頭的緣故，曾聽故老的傳說，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這消息被侍臣中的一個探得了，那老人便被傳喚到皇帝前面來，說了這一番話：——

「海的那邊是神仙的鄉國，這些大概是仙鄉的遠景象吧，因為神仙們對陛下表示敬意，所以撥開了永遠封鎖着的明霧，把他鄉國的景色來給陛下觀賞吧。」

「什麼是神仙呀？」

神仙是什麼，秦始皇帝不懂，他只知道皇帝是天下頂高貴的。

「神仙是不吃什麼東西而可以永遠不死的。我們人，

無論是皇帝或是百姓，總有死的一日，神仙却和日月並存。」

「當真可以不死？那麼，我也想做神仙了。可有法子。」

「人是沒有法子做神仙的。」老人決然地回答：

「嘿！」

這話，顯然使皇帝不快了，善於趨奉的侍臣，這時又開口了。

「神仙總也是人來做的吧，否則神仙又從什麼地方來？一定是服用了什麼丹藥而白日飛昇的，我看到有些書上提及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後來黃帝也得仙去。黃帝可以成仙，皇上一定也可以，只要求得丹藥來服用就行了。那邊既然是神仙的鄉國，一定有仙藥的，只要派人去求好了。」

「這，不成吧」老人却不甘退讓地再申說，他也不管皇帝的心情如何。「神仙的住居，是散在海中的許多島上，其中有名叫蓬萊，方丈，瀛洲等是頂大的，環着這些島，有弱水三千里，那水質是天下絕輕的東西，即使是一根鵝毛落下去，也直沈到海底的，船舶之類，是當然不能航渡了。所以無論如何，那是不能達到的地方。」

秦始皇帝聽了這一番話，抬頭再望望海面，仍舊是重樓疊閣，金碧輝煌地堆湧着，殷盛的市集和興隆的氣象，像在嘲笑他的愚騷。

「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地方，沒有不能達到的！」

他沈默了一刻之後，輕聲而堅決地說出了一句話。的確，在他從未逢着過不成功的事情，他根據了以往的經驗，下這句斷語，並且心中決定要去到那蓬瀛仙境求了丹藥來。奇怪的是在他說了這一句話之後，海上的薄霧，同輕煙消散一般，殷盛繁華的景象，一剎時影跡全無，恢復了本來的一碧無際的海天。

從這事以後，始皇帝每年派人到海中去求這仙鄉，也常有方士來獻長生不老的丹藥，他也求方士帶了船舶去搜索蓬萊各島，可是只見船舶的出海而不見進港，自從派了徐福帶着五百童男童女出海去探索，這是頂大規模的探訪，也沒有消息，始皇帝的心是由緊張而趨於衰頹了。

以後他心上雖忘不了這事，但因為每次的派出人去從未有過回來的，所以也不再派了，

隔了幾年之後，他又出來巡幸；仍舊到東海上來，他重到舊游的海濱，只見煙水渺茫，一片汪洋的青碧。

就是這一次巡幸的歸途上，沒有到京師，始皇帝就死了，也許是服了長生不死之藥而飛昇到了仙界去，但也沒有人能證明其確如此。

秦始皇帝所見的海上樓閣，就是屨樓，否定神仙的存在的人，是這樣主張着。

1930, 2, 12,

2. 屨樓我觀

(給邵洵美的信)

洵美兄，

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集，就叫名屨樓吧。你囑我寫一本長篇的屨樓，我却寫不出來。

關於屨樓那些東西，不必說，我未曾見過，便是想也未曾想過的。但是我們所經歷，所見聞，不全都是屨樓一般的東西嗎？我們，確實的我們，又是什麼呢？誰又知道

他自己呢？每日，我們的生活不是如同做夢一般的嗎？不必一定要想像的戀愛，未見的美女，狂妄的希冀，即是日常極平凡的事，已經有足夠的奇妙，使牠成爲屢樓了，倘使我們仔細想想。第一，人的存在於世界上，就是一個絕大的不可思議。

這些，我且不多囉嗦。我講，我的寫小說，我寫小說雖則有成爲一種職業的傾向，但我在寫時，決不當牠是騙飯吃的一種工作。我以爲無論那一個作家只要他還有些微的藝術的良心，他在制作時決不會在他心中存了個換飯吃的念頭，我可保證的。這個超越了利害關係的態度，就足以知道文藝是與以利害關係的衝突或一致而分割的階級是無關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懂提倡階級藝術，革命文學等等的人們的理論，但我也不能在此地得罪他們那些英雄好漢。

我只講我自己吧，不必一定自己，每一個人對於他的社會的實生活，多少總感着些不滿，那是一定的。因此有的便發爲革命的行動，革命的呼喊；別的人雖則未必呼喊吶喊，但也有別的方法來替代喊。做夢便是其中之一法。

。我時常會做夢，而且喜歡做夢，更喜歡做白日夢；空閑的時刻，一個人孤身枯坐着，那便是尋夢的絕好時節了。

關於種種的夢，我不想在此地縷述，因為要說就不能不多，而多了，在這小信札中便要容納不下，但我可以說一切夢是如同文藝的創作一般的東西。在夢中可以得到實生活中所不能滿足，不能實現的境地，文藝也給我們同樣的功効，平常說文藝是什麼苦悶的象徵，個人性的表現，意志的發揚，什麼什麼，都是同一意義吧。

夢境是如同屨樓一般的東西，文藝也往往是同屨樓一樣的。對於一切事物，倘使是在睡夢之中，便超越了利害關係，和我們平常的看法有一種不同的關心，文藝創作時的心神，我說過是超越了一切利害關係而興奮着，那又是與夢境相似，對於俗世的實社會，當如遠隔而空幻的屨樓。

對一切事實，直接的觀察原是必要的，在文藝上也有以實描實寫的寫實主義的主張；但有時從遠處隱約地看去，反而更能得到進一層的真相，高一級的美麗。巍然的

高山峭壁，從遠處方能窺見全體，廣漠無涯的海洋，倘不放眼四望，決不能體會真實的情味，春雲擁繞的月亮，不比明朗赤裸的秋月少些美趣，加了面紗的美人，反而比露面的更加動人，一切虛構的事情，往往比真實的更有高貴的價值，所以我們不能和俗世間的庸愚抱同樣的見解；對於夢境，對於蜃樓，絕對的菲薄鄙棄，我們不。

從前秦始皇帝統一了中國，玩殺了天下的女人，殺盡了儒生，便來從事於探求這蜃樓了。但他却存了個長生不死的念頭，所以這事情反變了自尋苦惱。不知即使長生不死了，又有什麼好？天下的事情，反反覆覆地逃不出幾個公式，世間的狀態，也只是單調地繼續着，長長久久同樣地活下去！豈不乏味，惟有知道變化無端的夢境，虛無縹渺的蜃樓的旨味，纔可以免脫此種苦惱，始皇帝只注重於探求的正鵠以外的長生不死之藥，忘却了根本的所在，因而受苦了，但皇帝也是人，人總免不了如此。

即如我們，又何必做什麼創作，攻什麼文學，出版什麼書籍，安安穩穩地過着無思無慮的生活不是更好嗎？但因為我們是平凡的人，人是常常會無事忙，會自尋煩惱

的生物，所以我們便有了文藝，便有了廢樓，便要做創作，便要刊行什麼書冊了。在別的人看來原是很傻氣的，但傻氣却是人的所以爲人的最純粹的地方。

說了一陣連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話，將要使你捉摸不到我的意思。我是說，倘使能設有超越一切利害關係的眼來看一切，一切都可成廢樓一般美妙的東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什麼都可以是廢樓；這正同革命文學家的理論一樣，只要他是革命文學者，他的作品無論如何，總是革命文學；否則，無論如何總不是；的確是一絕大的真理。

那麼，請看我的廢樓吧。第一篇變曲點，是好幾年前的舊作，曾在獅吼半月刊上登載過，當時我還未結婚，是應該有的那種空想，第二篇渦旋，寫這文時是春天的五月，我在日本京都，後來曾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第三篇的一夜，是已經在上海生活過了一年多以後的寫作了，在一般雜誌上登載過，其次的做不成的小說，這原很可作全書的總題，是在金屋月刊上刊登過的，也是我一點點的幻想。最後的一篇廢樓，現在用爲做全題的總題名了，是你

初次看見的吧，成稿時在十八年六月，是我不久以前的好夢，此地只有這篇是新材料。我這樣編成了一冊書來搪塞你，你不致見怪吧，因為我已經說明了什麼都可以是蜃樓。

章克標 1930.2.14.

4. 尊題拜借

(給郁達夫的信)

達夫兄，

我想來一回掛着羊頭賣狗肉。據說狗肉的味道是十分香美，決不是腥臊的羊肉所能比其萬一。但是掛羊頭而賣狗肉，却歷來都以為是有罪的。這是因為違反了商道德之故，貨真價實，是商人所該恪守的義務，掛羊頭自不當出賣狗肉也。

不過，我可不是商人，我想你也不是商人吧，那麼這一回，我的小說集，襲用了你已經廣告過的表題而出版，你總不致於會動怒，或者要抬出商人所用為武器的，什麼註冊商標專賣特許等等道理來非難詰責我吧。

蜃樓這題目的書，我相信你會做得好，因為你也是時

刻做着夢的人。我曾見你在東京公園中浪蕩，在淺草遊樂場中徘徊，在咖啡店中逍遙，在上海馬路彷徨，在城隍廟裏閑散，你也是個終生永世不會得志不會騰達的人，天註定如此，地生成如此，而且人也甘願如此，我想。

我現在却如同打劫一般搶用了已經替你廣告出去的書名來出版這一本書，在你或許會感着些不爽快，因為你定然想只有你一人才配有屨樓，而別人的屨樓，都不是屨樓。你由你自身的生活狀況來肯定這見解，強固這自信，這原是不錯的；你早應該有很像樣子的一部屨樓出來了。你的迷羊出版已近兩年了，而且銷數也總在萬冊以上了罷。

因為你是在為生活而奔波奮鬥，沒有工夫坐下來寫，這我也可以知道。那麼文藝終究是閑人的閑事嗎，這話你定然會反對，便是我也不相信。但是書你不寫出來，又有什麼話可說？對不起，我不是什麼書店老板，決不是這樣兇惡相地向你催稿子，我不過奇怪着，為什麼你始終不寫出來。

現在反正你不曾寫出來，因此我來把你的題名借用一下。你必然有允諾的雅量，我是知道的，所以就決定用

了，也不先和你商量，因為我相信，你不是商人，而商人的書店老板，雖則替你登過廣告，也許會來和我過不去，可是我會對付他。書名的相同，誰也不能禁阻，正像思想的不同，誰也不能強制其統一一樣。

沿用別人的題目，是有一點志氣的人所不屑為的，而我竟用了你的屨樓二字，這並非我自居於沒志氣的地位，須得申明。我的所謂屨樓，未必就是你的屨樓，但同名為屨樓却是無法使牠不同的。不過因為你會說過要做屨樓，而書店老板即根據你的說話登過廣告，倘使未有登廣告這一回事，那麼你心中口中所說所想做的題目必然極多吧，又有何法可以保障別人的不和你相同。

但是屨樓兩字，我真個中意了牠，我就非沿用不可。你的書本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來，是誰都不知道的，譬如你七八年前就說要做的「信陵君的死」到現在仍還沒有下落。信陵君的生死，和不是雞鳴狗盜的我，沒有多大的關係，而屨樓，我却覺得有這樣一本書名的小說的必要，所以我大膽地竟用了這名詞，倘使有人要說我掛羊頭賣狗肉，我也不想規避這責備。 章克標 1930.9.15.

魯 男 子

東亞病夫造 眞美善出版

認識作者的，當能想像到在一間狹長的書室裏，——四壁糊了棕色的花紙，一進房門便見到有一排齊的書架，裏面是密密層層編了號碼的法蘭西傑作，自最古到最近；中間一隻圓桌，上面有一隻木雕的香煙盒，及一隻古銅的陳火柴的盤子；圓桌的周圍是三隻有極厚的絲絨墊的椅子；更進去是一隻寬大的書桌，上面堆滿了書籍，雜誌，草稿，香煙，洋火，一大瓶墨水，兩枝鋼筆，一隻長方的端硯，紅木的蓋上，已積了一片灰塵，更有一杯熱燙燙的清

茶。……一位臉色清瘦，舉止溫雅，感覺敏活而細緻的學者，低垂了他一雙仍保持着他童年的靈光的眼睛，在深思，在回憶，在幻想，忽然，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在推動着他，突然張大了眼睛，舉起了那杯清茶，向嘴裏倒了一大口，一壁放下了茶杯一壁便又急忙地拿起鋼筆蘸了些墨水，將一疊稿紙拿在手裏，（作者有心臟病，不能伏在桌上寫字），一口氣便寫了不少張。寫好了便自己重覆地念吟，又仔細地修改，直至兩頰的肌肉一鬆，嘴邊又透出慣常的淺笑，於是便放下了筆，將稿紙放進抽屜裏，自己便離了書桌走進隔壁房裏。這般地一天天過去，‘魯男子’便一節節在真美善月刊上登載出來了：中間作者也曾因了偶然的感冒及因了平時心臟的柔弱而精神恍惚，休息了幾次，但是第一部的‘戀’終於先印成單行本與我們見面了。

第一部‘戀’不過是魯男子全書四分之一，看了一部而便去作一個全書的評定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因了這一部的形式上似乎是可以自成首尾的，那麼便把看了這一部而發生的感想寫出來也不妨。

本書的結構是嚴謹的，每一個人物都給予有一種精細地描寫出的性格，這都可以由讀者自己在原書中去找，用不到我在這裏說，但是便爲了上述的兩個優點，讀完了本書，我們的腦子裏便都深鑷了書中每一個人的印象，每一幕的景色；使我們不覺得書中描寫的時代，已不是今日的時代，使我們不覺得書中的一切或是由作者虛構出來的。同時，也便爲了作者的成功在人物的描寫，讓我來把幾個重要的人物講講。

(1) 魯男子

最重要的當然是魯男子，他是一個神童，或者可說是才子，我們祇要着他才‘十歲辰光’已看了‘來生福等類的唱本’，及封神榜，列國志，西游記，鏡花緣，三國演義，紅樓夢，飛燕外傳，雜事秘辛，搜神記，王充論衡等許多舊名件便可以知道了。作者也曾在書裏說明，‘魯男子生性十分聰明，祇是十分淘氣，記性很好，祇是有些貪多嚼不爛；悟性也還可以，祇是常常見異思遷’，這更可以證明魯男子是個才子的坯子。可惜生在那個時代，竟變成了個賈寶玉的化身。試看魯男子和宛中，不便是寶

玉和黛玉嗎？魯男子最後所趨的方向，不便是寶玉所趨的方向。所異者便是魯男子能講幾句‘精神愛’的擁護文章而已，其實他還不是儘向肉體裏墮嗎？魯男子雖然在宛中身上曾克制過自己去服從性慾的衝動，但這決不是他對他‘精神愛’的澈底，這仍不過是被當時的環境禮教所束縛罷了，依我說，不論‘精神愛’‘肉體愛’都不過是兩性結合進程中的某一段落；有人以為‘精神愛’可以永久者，不過是不向前走，或者是走得慢罷了，當然，向前走，便早晚有走到終點的一日；但假使有人更能了解了愛的進程中的步驟的時候，那他定會在這個庸人以為是終點的那一邊，又能發現條新的路出來，譬如魯男子也會在最後的一封信中說出‘死是戀的永生，’這便是他已了解了愛的進程的步驟而在終點的那一邊發現了一條新路。雖然他自己不像我這般說。總之，魯男子的一切，已完全包括在上錄的六句評語中了，

(2) 齊宛中

狠明顯的，作者把齊宛中造成一個對於性知識更長進的林黛玉：她會清早走出門去，像古希臘女子在性煩悶

時走到海邊去臨風抒襟一般，到朝山宮去哭；她會知道不待魯男子懇求而貢獻她‘最寶貴的童貞’，可恨當時魯男子又被禮教來蒙住了良心，說了些虛偽的‘良心話’，把機會錯過，而齊苑中便又回復到林黛玉的巢臼中去。否則因一些旁人的離間猶怎會在第二十四章裏又不睬魯男子了呢？

(3) 朱小雄

‘那時朱小雄正是十五歲，魯男子恰交十六歲。却都已生得風貌豐秀，肌膚紅潤，顫動的筋肉上時時浮現情感，活躍的眼光裏處處流露聰明，早成了兩個發育充滿的青年了；但是朱小雄，身材矮小些。臉色肥白些，舉止驕貴些，勇敢而躁動的性情裏，燃燒著無限快樂的火苗；魯男子身材略覺長大，臉色略帶清瘦，舉止似較溫稚，敏活而細緻的感覺中，籠罩著一層伊鬱的暗影’，這是第五章裏朱小雄與魯男子的對照，在這裏我們便儘可以見到小雄的性格了，祇有他，才說得出像下面這幾句爽快的話來——‘我們不必把精神愛抬得神聖似的高，也不必把肉體愛輕蔑得糞土似的穢；若說完全不要肉體愛；便能滿

足我們愛的要求，甚至犧牲了，反感愉快，這是我死也不相信的’，像這樣的人，是積極地前進的，當然受不起一些挫折，而挨打的羞辱便不會使他更積極地去報復，去毀滅他的‘仇敵’——他所說的「現行的社會」，而竟然「下意識地」做出最消極的舉動來，我祇為當時的社會惋惜，要知假使幸而小雄不走這條下策，那麼，他對於當時的社會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來，環境固賦予他以相當的權利的。

(4) 湯雲鳳

書中有許多處刻作鳳雲，（第五章中均是）但因後面的幾張都已改作了雲鳳，而她的姊妹叫儀鳳，因此我敢斷定雲鳳是對的，她的性格可以說跟小雄一樣，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他們倆的結合，原是必然的事體。而雲鳳的理智更比小雄優勝，看她先小雄說出「我們厭煩死了」可信。（第258頁）覺得生活厭煩的人，一定是儘自己的量去享受生活過來的人；而一個女子能儘量去享受生活的，不要說當魯男子的時代，便是二十世紀的今日之中國，也是極難找到一個的，再看她勇敢地到祠堂

裏，同樣地受了辱打，但是她在未與小雄一面以前終還不肯死去。這便是她勝過小雄萬萬倍處。

上面是四個主角，還有配角阿林也寫得好。描寫的人物中，我們所引為憾事的便是最重要的角色，破壞兩主角的結合，使全書的空氣到了末了完全變換的汪鷺汀，寫得太不吃緊了。對照湯紀羣未免有喧賓奪主之概。

作者寫這本書，是早就設下一個方式的；更是有了一種議論，而想造一個事實去證明來的，因此在本書裏所發生的事情便很少有偶然的。這可以說是作者的好處，也可以說是他的缺點；好處則是一氣貫連，順上起下沒有一些兒格頓；缺點則似乎有太呆板之弊。當然像‘朝山宮’「朴作教刑」這兩段傑出的描寫是無論如何不能抹殺的。看了前一章我們會跟了宛中妬恨；看了後一章我們會跟了小雄怨怒，這便是作者藝術大成的地方。假使我要抄兩段好文章，那麼從第161頁至第165頁止，第358頁至第360頁止這兩段便夠我們去玩誦了。

書中關於靈與肉許多的討論是作者吃苦處，也便是作者不討好處，我們不得不對作者致敬禮與抱歉。

‘最後一信’放在那裏使讀者感覺最不舒服，但是事實上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方法能使這許多精義高論與我們見面了。

讀了第一部魯男子，我所能寫的僅是這些，四部出全後大概可以多說些；而或者四部出全時，我以上所說的話有好些是不能成立的了。(文)

小家之伍

郁達夫譯 北新書局出版

怕便祇有‘廢墟的一夜’和‘幸福的擺’兩篇，這本譯文也已值得一讀的了。

本書共收集曾在‘奔流’發表過的譯文五篇，是五位作家的短篇傑作，原文一時不容易全找到，但是像我們不識原文的讀者本不想如某人批評徐蔚南譯的‘泰塔絲’般一個個字地挑剔；我們祇要有比現代中國流行的那種新小說稍微不淺薄一些的東西，或是比魯迅譯的論

文稍微讀得順口一些的文字，已滿足了。何況達夫這般有丰韻的文筆呢，便是他的譯筆，那麼，假使他每篇篇末所說的都是真的，總何嘗不都是極謹慎地工作著的呢？

達夫的創作我是本來愛讀的，讀他的作品我們所感到的印象，也便是對他作品唯一的評語，便是‘成熟，’筆法的成熟，情節裏面一切應付的手段的成熟……讀這本譯文，我們所得到的印象也一樣。

當然，我決不是說譯者把原作「達夫化」了，要知當他在選擇翻譯的材料的時候，便早已胸有成竹 不同道毋相謀；因此選擇的，便多少和他自己是相近的。

對於選擇我又極佩服達夫；每一篇都有悠長意味的作品：除了第一篇，其餘的差不多是中年人的面面觀，一種疲倦的熱烈，一種頹廢的道德 本來，依我個人想，人生的進程中，也祇有中年是最適合于寫出的，少年時代太多的是夢想，過火的是感情，讀著似乎太是浮面的；而老年時代又似乎太入于空虛了；祇有中年時代才充實，才深刻，才值得玩味：因此我對於讀品題材方面，也最歡喜看解剖中年時代的東西。當然，這是完全主觀的。是從我一

個人自身上著想的，不足爲批評的根據。我說這些不過是要使人知道我的所以對於達夫的這本譯文的讚美在通常一方面外還有我特殊的理由。

我最愛的當然是那篇‘幸福的擺’，原著的結構，譯筆的通達，都可以引人入勝，但也便爲了這篇給我的感覺太爽快而那篇，‘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便使我分外的不舒服。底下的一篇‘流浪者’也有許多句子生硬，太是一個個字地翻譯的樣子，但作者在後面曾聲明是由夏萊蒂譯了頭道的。不知這篇沒有說是人家譯過頭道的爲什麼也給我和底下的一篇一般的難受，簡直不是譯‘幸福的擺’的那隻手譯的了。我希望達夫能解釋一下子。我來隨便抽兩段出來一比好了——

‘可是我在睡著之前，總有三四十分鐘要開著眼睛作豪奢的夢。於是我就看見我自家處在一個幸福的，特異的境遇裏：我得著了大白鴿票的頭彩，燒烤好的鴿子突然會從空中的各方面飛到我的身邊來，我變得狠富有，狠有名，狠有勢力…真是！…我使全世界或者說愛倫琪兒瑪罷，因爲她就是我的世界 驚異。——喂，海

耳曼 你有沒有和我一樣的做過這些可笑的笨事情過？你有沒有開了眼睛夢見過你自家已經成了內閣首相，百萬富者，現代世上最大文學作品的著作人，得勝的元帥，議會裏的政黨首領或其他與此相類的人物？我是通通經驗過了……’（幸福的擺第至86至87頁）

‘每天早晨，起床之後在她的那些整潔的處女時代的器具什物及娘家的一切所有物的中間走來走去走走的當兒，她看來看去總感覺得：彷彿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親愛者們的面孔以後怕將看不見了的樣子。當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她原可以把這些物事帶一部分去的，可是呀，把牠們的舊日的情形位置變換之後，那牠們簡直要不是本來的牠們一樣地變成一種新樣子的。并且此外還有許多在她的這個滿足而清靜的生活的特異之處，她大約也非全部捨去了不可……’（一個紐英格蘭的尼姑第194至195頁）

兩篇中間的程度實在相去太遠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是譯者早年的工作嗎？是太忙了而疎忽了嗎？說雖這般說，但從譯文裏我們仍可以知道本篇題材的深切，情節

的緊湊，轉折的緩疾得體。況且也決不要爲了這一些而抹殺了全書。

其實達夫爲什麼不再多譯幾篇林道的作品，連了幸福的擺」另外印本集子呢？（文）

近代藝術

倪貽德編著

實洋四角半

藝術是什麼？近代藝術是什麼？藝術爲什麼？近代藝術爲什麼？這是人人所應當知道的，不必一定要研究藝術的，或是藝術欣賞者。倪先生以他不少對於藝術的心得，又參考了各國許多名著，寫成此篇；當牠是研究藝術的書看可以、當牠是現代社會的基礎，現代思潮的趨勢看也可以。

文學生活

藝術三家言的作者

張若谷著六角

不用介紹的，誰也知道若谷先生是我國文壇上一位健將一批評家。他幾年來努力於各種藝術的批評，都是憑着公正的態度，準確的眼光，獨特的見解，注力於深刻的文筆上，抒寫出辛辣的文字來。言人所不敢言，道人所不敢道，他的大胆和勇敢，值得佩服的。這一部隨筆，共十四篇，有法朗士的文字生活，有聖德伴物月曜講活有郭沫若譯的少年維持之煩惱，有莫伯桑的一生，有鄧振鐸的文學大綱等，都是披沙燃金的文字；並有傅彥長等的序。可見價值的一班。

金屋郵箱

(一)

看了威尼市蘭人

葆炎：

我們有一年不見面了。但是我每當看到一本好的劇本的時候總想到你；我想見你紅了臉寫你的「受戒」「惜春賦」時你心裏的跳動。而每當我讀著一首靜艷的詩歌時我又會想起你；我想見你飯後伴了你夫人叫了條划船在西湖裏蕩漾。啊，葆炎，你在西湖邊住，雖然享受盡了湖山的清秀但你却錯過了多少熱鬧的會集！上海是更熱

鬧了。南國去年演莎樂美時的情形你當然早聽人說過了吧？戲劇協社這個月又在演他們的莎士比亞劇本「威尼士商人」。是顧仲彝譯的。你認識顧先生麼？我也是今天去看「威尼士商人」才由谷劍塵介紹認識的。

演中譯的莎士比亞的劇本的確還是第一次。這便是吸引我冒了頭痛去參觀的第一個原因，當然要看女詩人的扮演也是我最大的目的。

在沒有去看以前，聽人講那扮夏勞克的一個做得最好。我很相信，因為扮演壞人本來比扮演好人容易，尤其是凶惡得露了骨的夏勞克，看了以後，我却並不覺得他做得什麼樣好：第一，他的音調太欠蒼老；第二，他的舉止也欠穩重，這都不能完全表演出一個這樣年紀這樣奸狠的夏勞克，雖然扮演者也帶上了灰白髮鬚。還有他的身材也太低一些，這一則是中國人生得本來不高大，二則要找十分相稱的人材當然不容易，但當他撒野的時候未免壓不住別人，在審判的時候，以及借債的時候，都缺少面部的表情，尤其是眼睛不能露出凶險和奸詐的光芒。總之，這是扮演者年紀太輕的原故，而要是以他的年紀作為

原諒他的理由，那麼，他的成績已經是可以使人佩服的了。

講到我們的女詩人，那麼，她的美麗，莊嚴，聰明，溫柔都是適合濮茜亞的身分的，我們不能不羨慕戲劇協社覓得這樣一位演員，僅一的缺點，怕是她咬字不準（譬如把酒鬼的鬼字讀作平聲等）但是她的好處却多著呢。最顯明的是在「求婚」一幕；當白山奴選擇箱子，他碰上一隻，濮茜亞有一種的表情。當她愁悶的時候她仍保持著她的嚴重，當她狂喜的時候她還是不失掉她的大方，這簡直是天才！最令人心醉的是在最後一場，她把戒指還給白山奴時說出：「他給我的，白山奴少爺，原諒我，爲了這個戒指，他昨晚跟我睡在一起」，那種有意作弄她的情人而仍是帶著處女羞的一笑，你可沒看見呢。

這齣戲我在倫敦看過一次，劍橋看過一次，在巴黎也看過一次；他們的摩洛哥王子與阿拉岡王子都是用丑角扮演的，而戲劇協社扮演這兩個王子都是很莊重的，但演來也是一般地有精彩，尤其是吳楨先生扮的阿拉岡王子，舉止得體，而且音調的抑揚，面部的表演，也都能顯示扮

演者的老到，我對於吳棣先生表示十分的敬意。

最不成樣子的是高樸。在理，高樸是這齣戲中最重要的丑角，但是楊先生演來，簡直使人討厭；加之他穿的襪又是太短了，（是普通的長統女襪）致大勝赤裸，更使人看了難受。

我看了以後，便有上面的幾個感想，總之，戲劇協社的間或有錯誤的大胆是可愛的。

關於服裝與佈景上我也有些意見，我們見了面再討論吧。

我大概過了端午節便可以到杭州來。

浩文五，二四，上海，

（二）

法 蘭 西 通 信

克標：

你上月六號發的信，前天方才到我這裏。你可知道我當時的感觸！往常早晚在一起的好友，現在是相隔有五

十四天的路程了。你還記得我們在東京一同夜步麼？你還記得我們在江灣一同看天亮麼？這種都是過去的過去了。便是等我從歐洲回來，那末，你也一定不是以前的你了。年歲當已將不少的辛苦堆在你肩膀上，而你當變得穩重了，老成了，不肯輕易嘻笑了。本來，你也不是輕易嘻笑的人，但是你的天真的笑顏却自從我們第一次遇見一直到最近一次的告別是始終在你臉上的。

你不見我呢？我的心是更年輕了，但是我的臉却更衰老了。貿然看去我已像一個四十出頭的人，但在散課的時候，偶然興濃起來，我竟也會跟了有幾個同學做著許多小孩子的事情。不講出來給你笑話了，讓我來問你幾件正經的事情。

(1) 金屋已出至幾期 何以我收到的還祇第七期？

(2) 金屋的脫期，是否稿子缺少，還是你們編輯的懶惰？我已差不多是局外人了，所以要這樣問。

(3) 金屋有金屋的主張，但主張的理論何以極少發表？你們要是沒有工夫，要不要我來做一篇？不要不開口，而使人家對我們懷疑呀。莫非你們的沉默猶有特別

原因麼？

(4) 新月胡適之們爲什麼這樣起勁，有特別的計劃麼？

(5) 海外的消息說郭沫若死了，不確罷？

(6) 聽說有人將穆理思的「烏有鄉消息」譯成了中文是否？他爲什麼不譯威爾士的「威廉葛連沙的世界」呢？

(7) 你的「銀蛇」第二部已完稿否？

暫時想到的，這幾樣，希望你早些答復我。還有兩件事情要告訴你的，大概你們早知道了。

(1) D.H.Lawrence 及 Robert Bridges 的死，這今年兩件最可惜的事情，金屋應當寫些文章。望與浩文商酌，

(2) 梁宗岱等編輯了個雜誌，聽說已交新月印了。這本雜誌成績大約不會差，雖然聽說有幾個是並不怎樣的。等出了出來看罷，不要先瞎批評。

我這裏情形很好，對外國文的興趣我已一天高似一天了；每日除功課外，我自己立了一張很有系統的表，想

把英法的傑作，再細細讀過，將來做一本極精澈的「英法文學史」，這是我的希望，成不成當然是個懸案。

你近來幹些什麼，下次來信時望勿嫌繁瑣詳細告我。我在這裏雖然也有極投合的朋友，但是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寂寞……

光壽五二。九。星島。

男性的悲哀

左 幹 臣 著

實 洋 六 角

這本已不是左君的處女作，便是說，這裏的已是左君成熟的作品了。他可以用一種極細膩的筆法寫出極簡單的事實；他可以用一種極清利的文字表現極複雜的背景。你讀了准會要求再讀左君的其他著作。本書封面本由沈子丞君繪就，原畫不能製版，所以現在用的是錢君芻君的大作

做 父 親 去

洪 爲 法 著 實 價 二 角 半

這是九個短篇小說集，裏面充滿着淒涼的情調，寫一個人貧困極頂的時候，偏又逢着妹的出嫁，妻的生產，使何讀後不由地激發酸楚的同情。作者在自己的序詩中却對我們說着：——

我不是個測度命運的星士，
也不是個抗拒命運的戰士。
在這生命的征途中，
祇用我全副的精力，
開掘成罪惡之淵。

金屋談話

實在沒有法子，只得兩期併在一起出，這在時期上可以快些，而文章也可以多容納些長篇的。關於誤期等等，我們已經不要再道歉，道歉似乎是可笑的了，但是我們想用別一方面的努力來彌補這個缺陷，內容上我們當力加整頓。那麼雖則我們是這樣的延期，而諸君見了我們別一方面的成績，總可以見恕吧。

說到延期，真有點可笑，上一期的本誌，的確在去年年底已經弄好了的，但是被印刷所折欄污以致遲了三個月，真糟透了。那個承印的地方，已經收歇了，我們的原

稿也幾乎不能收完，那一期的仍能和諸君見面，雖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不說一聲僥倖呢。因為上期一脫，本期連帶地脫了下來。

脫期且不管，近來風起雲湧的雜誌之中，馬虎的東西真太多了。可以夠得上水平線的創作，簡直沒有，一方面在理論上，却又高調着某種主義，想用一種唯一的單純的思想來統一天下，其愚抑何可笑。我們始終相信文藝是廣大的，是無所不包的，決不是一黨一派一系的東西，雖則有功利的效果，而不能以功利為目的。

這是閑語，說我們這一期的雜誌吧。兩期併做一期，我們有兩期的分量，一點也不少，不過定價上我們却減低了些。對於訂閱本誌的定戶，我們將來當另有一種辦法，總不使他們心裏以為吃了虧。現在暫且不發表，只記得二期的價該是兩個二角八分，而本期則價為四角，相差是一角六分，不久的將來，有一個滿意的回答的

介紹一下我們的稿子吧。開頭三篇是上一次徵文中另外選出來的，他們也很好，比較起來，雖則不能入選，但素質很不差，所以也贈一點微薄的禮物，作為鼓勵。

再生的連續下來論文學本質的文，現在漸漸展開了，將要進入佳境，志摩的詩不用說了，開瑜是一個頗有憂鬱性的新詩人，我們以為他很有希望的，薔薇女士的稿子，本來是寄給女作家雜誌的，但女作家現已停刊，所以在此地發表，那的確是一篇難能可貴的東西，在女人筆下能寫出這麼大胆放姿的作品來，中國還是第一次吧，而她的筆調又是多矯健多輕妙呢！

雪清的小說。充滿了清新之氣，在現下沈滯而佈滿低氣壓的文壇中，是值得注意的。滕固也從京都寄了一篇稿子來，我們很感謝他，他益加努力於文學，脫離什麼政治政黨，是我們所祝禱的。克標的一作，又是另闢蹊徑，是近來少見的妙文，對於散文方面，他好像也在十分努力，近來沒有小說做，大概在寫他的長篇吧，我們引領望着他早日完成，

洵美在這裏又介紹了 George Moore，說起這位老人，是現英文壇上碩果僅存的了。姊妹一篇，也是他老先生得意之作，洵美譯得很出力，希望讀者不要粗疎看過了。

文學的社會學的批評一文，讀者或者要奇怪，本誌爲什麼也載了此類文章。但是請不必奇怪，因爲我們的信念卽在於文學的自由和廣大，這也是可以說說的，也是一種見解，也是一種道理，但以爲是唯一的真理，那我們還不至於如此偏狹，這請讀了下一篇克標譯的二種的小說就可知道了。我們始終要擁護文學的自由與廣大，想統一天下的獨裁君王，我們始終反對！不問他是列寧式的或莫索里尼式的。

(K.)

金屋書店

最近出版的書

- | | | | |
|---------------|----------------|------|---|
| 1. 屨樓 | 章克標著 | 六 | 角 |
| 2. 末日 | 滕剛著 | 三 | 角 |
| 3.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 Moore 著
洵美譯 | 三 | 角 |
| 4. 戀愛四象 | 章克標著 | 六 | 角 |
| 5. 男性的悲哀 | 左幹臣著 | 六 | 角 |
| 6. 仇之戀 | 周學普譯 | 四 | 角 |
| 7. 最後之勝利 | 俞世鵬著 | 四 | 角 |
| 8. 新都巡禮 | 張若谷著 | 四 | 角 |
| 9. 圍着棺的人們 | 田漢譯 | 二角五分 | |

最近預備出版的書

- | | | | |
|------------|-------|-------|--|
| 1. 外遇 | | 滕固著 | |
| 2. 春滿哥哥 | | 薔薇女士著 | |
| 3. 雪萍小姐 | | 火雪明著 | |
| 4. 烏賽羅 | 莎士比亞著 | 朱維基譯 | |
| 5. 凱撒與姑婁巴 | 莎士比亞著 | 朱維基譯 | |
| 6. 兩年 | | 傅彥長著 | |
| 7. 緣分 | | 浩文著 | |
| 8. 永久繼續下去的 | | 邵洵美著 | |
| 9. 桃紅的咀咒 | | 滕剛著 | |
| 10. 腥紅的酒漿 | | 胡開瑜著 | |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 | | | | |
|-------------|------|---------------|----------------|
| 1. 平凡的死 | 小說 | 滕固著 | 五角 |
| 2. 火與肉 | 論文 | 邵洵美 | 四角五分 |
| 3. 花一般的罪惡 | 詩集 | 邵洵美 |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
| 4. 愛慾 | | 武路小路著
章克標譯 | 三角五分 |
| 5. 道連格雷畫像 | | 王爾德著
杜衡譯 |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
| 6. 妖媚的眼睛 | 小說 | 黃中著 | 六角五分 |
| 7. 文學生活 | | 張若谷著 | 六角 |
| 8. 十六年之雜碎 | | 傅彥長著 | 四角五分 |
| 9. 一朵朵玫瑰 | 詩集 | 邵洵美譯 | 二角五分 |
|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 | 王爾德著
徐培仁譯 | 六角 |
| 11. 死線上 | 長篇小說 | 王任叔著 | 六角 |
| 12. 漩渦 | 小說 | 陳白塵著 | 六角 |
| 13. 春夏秋冬 | 詩 | 郭子雄著 | 四角 |
| 14. 做父親去 | 小說 | 洪爲法著 | 二角半 |
| 15. 七個絞死的人 | 小說 |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 四角半 |
| 16. 三角戀愛 | 小說 | 黃中著 | 七角 |
| 17. 銀蛇 | 小說 | 章克標著 | 八角 |
| 18. 近代藝術 | 論文 | 倪貽德著 | 四角半 |
| 19. 姐己 | 戲劇 | 徐葆炎著 | 三角 |
| 20. 北美印象記 | | 廚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 六角 |